

大山水

徐刚

青海湖青色的波涛从容地鼓荡起伏,从湖畔的煨桑台遥望雪山,我猜想:当地球上南北两极确立,在造物的作坊里,造物主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一个没有高度的世界,会不会带来整个人类的平庸呢?“要有第三极!”于是,在烟波浩淼之下,在一次又一次的抬升中,造山运动的奇观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宽阔与高程。

啊,青藏高原……

第一章

“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这是公元前339年至前278年间,由屈原发出的《天问》。中华民族第一个伟大诗人向着苍天的追问与呼唤,至今仍然是鲜活的,在青藏高原踽踽独行时总是不期而遇的雪山下,你抬头一望,雪吻蓝天,鹰击空山,庄严和神圣油然而生,谁都会发出这样的呼唤:“天那!天啊!”惊讶与感叹,借着雪山的雪、神山的神,我们的心灵真正可以游走九天了吗?或者竟是就在这样一个瞬间,来自灯红酒绿名利场上的浮躁,居然得到平息,如有彻悟之感。“天那!天啊!”没有比这句短语更痛快淋漓、更触及灵魂的了!

然后是冥想,冥想雪域高原的创生。

雪域创世纪的神话说:天地混沌的远古,一片黑暗。那黑暗无边无际、重重叠叠,

水、风、火、土、空五种元素在黑暗的虚空中交错运行,混沌而又静谧,时间贯穿其中。黑暗不是停滞的,当五种元素运行时黑暗也随之运行,并且磨砺着时间,无始无终的时间被碾成粉尘,纷纷扬扬地飘荡,与黑暗若即若离,似乎有着某种使命或者渴望。时间的尘埃是天地黑暗时期的最早的流浪者,那是看似漫无目的的流浪者,可是惟有流浪者才能走出自己的路,并且冲出黑暗的重围。哪有比流浪的心胸更宽阔的呢?更何况它们是混沌中的时间粉尘!它们已经呼应着另一种黑暗之外的气息了,“那遥远的、终将会到达的、甚至倍感亲切的气息”(《藏域春秋》,才旺瑙乳、才让等著,青海人民出版社)。

使黑暗发生变化的,其实就是那气息。

笼罩在巨大黑暗之中的宇宙的变化,是



细微缓慢、深思熟虑的。由气息一点一点地推动成为风，祥和的风，不是狂风，是婴儿的稚嫩而纯净的呼吸，细小、绵长，让庞然大物不能不生出怜爱的那种呼吸，也仿佛是唱给时间碎片那些流浪者的颂歌，缓缓地摇晃着黑暗，气息开始集结，微风、小风渐次壮大，撕裂了黑暗并且在其中搅动，整个混沌开始动荡并且从黑暗的深处生出了不安。

然后是等待的。

美好是可以期盼的，但你要耐心地越过漫长、漫长。

风与黑暗的最后的较量开始了，风催动了诸种元素的运行、碰撞以及神奇的组合。气息和风彰而不显，却孕育着存在，并且要使存在显现为可能，风牵动时间，从黑暗中夺路而出。那些曾经被研磨成碎片的尘埃有

的复归于时间的轨道；有的遵照一个神秘作坊的指令继续流浪，它们的使命是要在暗夜中发光，陪伴并照耀那些地上的流浪者。

风还在吹，黑暗并没有散去。突然有霹雳轰鸣，一连串的霹雳，以两个为一组呈十字架形，在风与黑暗的交接处，那一个无比宽阔光滑的边缘空间炸响，终于有了光，从乌云裂缝的峡谷中照射开去。这是黑暗之中神的宣示：要有光，光便有了。光显现之后随即收敛，天上开始下雨，是破天一般的大雨，落到地上汇聚着，那是造海的雨。

不知道这一场大雨下了多长时间，是几年还是几十年？当大雨停歇，乌云散去，地上出现了海鲜、原始的海，凡原始的都是新的，新海。每一层波涛都蕴涵着从天上来到地上的不知所措，显得凝重而平静，甚至还带点

羞涩。那新海的表层光滑如混沌的边缘,如婴儿的皮肤。那寂寥却是辽阔的,茫无际涯。风呢?风啊风,你在哪里?假如没有风吹过海面,哪会有波涛汹涌?哪会有冲击浪雕塑海岸线?哪会有藻类登陆开始的生命故事?风来了,不是姗姗来迟而是正当其时,从混沌深处集结,奔驰而来,正是原始的海、新海有所等待时。先是小风、微风,海面上有涟漪,至少这海的表层开始活跃了,那种气息又从海上湿漉漉地飘散了。风渐渐地迅猛并且呼啸,这偌大的海洋一层一层地掀起又跌落,跃至谷底,掀到空中,再跌再掀,风似乎潜入了海洋的底部,那种伟力不是从根本上爆发,怎么能把这海浪托顶到九霄云中呢?风运动着海,海运动着风,所有的运动都会在运动中指向这样的目标:毁灭或者创造!

天那!天啊!大地和高高的山峦从大海之中升起了、高高地升起了。

开始,大地和山峦像冰块一样浮在蓝色海面上,风没有停止,这吹散了黑暗孕育了海洋的风,又聚积起云层笼罩大地和山峦,大雨再次降落但不再猛烈,雨水在山的周围和大地上汇合成无数的大大小小的海洋,五光十色,各有风姿。风说“这是我喜欢”,便引领着时间,在大海之上踏浪而来,在山峦和大地之间穿行,无声无息,创造废墟,创造历史,让风景在四季更替中以不同的色彩显现,不再混沌的宇宙诞生了。

“宇宙的中心是须弥山,它是神的住所。这座大山由七种宝石组成,色彩缤纷,交相辉映。山上有无数宫殿园林,楼台亭阁,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树木,每一种树都发出一种特殊的香味,芳香布满森林。须弥山的四周是湖,湖的四周是一片起伏的金色山峦,在它的外面是另外一个湖,又被一片群山环绕,共有七个湖和七层金色的山峦。在众湖和山峦的外面是外海,海中形成了四大部洲,它们像四座海岛,形状和特征各不相同。南瞻

部洲像一个尖端朝下的圆锥形,西牛贺洲是圆形,北俱卢洲富饶的土地是正方形,东胜神洲呈弯月形。每个洲的两边各有一个小岛,具有相似的形状,四大部洲和八个小岛构成一个世界。外海的最外围又被铁围山团团围住,为了不使海水流溢到另一个世界。而遍及十方的无数无量的这样的世界,构成了深邃辽远,浩瀚无垠的整个宇宙(《藏域春秋》)。

雪域创世神话所吐露的信息是:混沌、气息、风与雷鸣电闪及大洪水和海洋,海洋中升起陆地、大山与四大部洲。美妙的洋溢敬畏之情、口口相传几千年的神话,正在现代的喧嚣中一点一点地消失。就这样,远古的、不知道出自何人所言何人之手的大智慧,在当今人类浅薄而又自以为是的蔑视下,有的已经或正在飘逝,有的被当作了迷信。可是,距今为止,人类仍然在为“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终极思考所困惑,面对终极思考的哪怕是最浅显的冥想,都会无一例外地把我们带往远古、混沌。假如原始大雨浇湿了我们业已干涸的灵魂,还能重新生出敬畏与感激吗?

这是一块化石,1964年采集自青藏高原希夏邦马峰北坡海拔5900米处的高山栎化石,记录着这个神秘高原地质沧桑的若干细节,仿佛是时间深处的沉思默想,平静而凝重,既看不见开始也看不见终结。但,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知道了青藏高原不是瞬息之作。那么,青藏高原究竟是怎样出现的呢?

《第四纪环境》(刘冬生等编译)说,根据这一块高山栎化石的推测,在第四纪早期,高原平均海拔已达到2000至3000米,许多山峰达到雪线以上,高原四周的一些盆地中,有巨砾沉积。在这之前,青藏高原海拔在1500米左右时,孢粉组合表明:高原上分布有温带森林草原、草原和荒漠草原环境,湖泊星罗棋布,是淡水湖,但大多数尚未完全

封闭。晚更新世是中国大陆进入第四纪以后最冷的时期，青藏高原继续抬升，冰川冻土、高原沙漠已成为一统天下，湖泊面积缩小成为咸水湖。距今1万多年时，青藏高原已达到现在的高度，作为地球屋脊的使命完成，耸立在亚洲南部，垂直谱系完整，雪线上下，是珍贵而丰富的多样性生物冰清玉洁的家园。斯时也，青藏高原已成为至高至巨举世无匹的高寒环境系统，独立苍茫，托举雪山，孕育冰川，发源江河。在这之后，人类始祖从史前地理大发现开始，便视之为大荒凉、大神秘、大神圣的吉祥之地。

地球之巅的庄严妙相啊！

青藏高原是一片浩瀚古海的骄子，这个古海叫特提斯海，即古地中海，确切地说，它是青藏高原的摇篮。

1990年，中国科学家在青藏高原腹地岗齐曲、移山湖一带考察，发现了可以确切地显示海洋性质的蛇绿混杂岩石，以及大量放射虫和海绵图针化石，让人惊喜莫名。是次考察，科学家同时发现的三叠纪的海洋生物计有：双壳类、腕足类、孔虫、钙藻等多类化石，以及侏罗纪的海星化石等。这是一次层理分明的3亿年前留下的海洋生物碎屑岩层，这样的碎屑岩层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是海洋，是距今遥远的原始的古海洋，谁也不知道古海是什么样子的。但，古海在被逼退乃至消失之前匆忙之间留下的这些生命的证据，虽然已经成为化石，挤压成碎屑，展示的仍然是几亿年前生命辉煌的图景。古海不是空海，古海不仅有蓝绿藻，还有多彩多姿的海洋生物。那是地球的方向吗？有生命的地球，注定要走向生命的广大和美丽。

藏北无人区双湖东南侧有一座山，人称化石山。山上原始古海中常见的腕足类生物化石石燕俯首即拾，在亿万年的风霜雨雪吹打之后，两片鼓起的扇形贝壳依然不分不离紧扣在一起，纹路清晰。尖锐的一端略有勾

起，上缀两个深色圆点，恰似燕鸟的小眼睛。与石燕相伴的是满山遍野的扇形贝，如同张开的羽毛。在文部，裸露在地表的各种化石目不暇接，有的大如手掌，盘绕成弯弯的圆圈，每一条纹路都极为精美，这是谁精雕细刻的呢？当地牧人说，是小羊角变的，非也，那是几亿年之前的海洋生物菊石。高高耸起的化石山，并非出于造物主的刻意安排，却成了沧海扬尘的生命故事。每一种贝壳化石都有一段惊心动魄的从生命到岩石的过程，当它们成为沉积岩层的一部分，然后如达·芬奇所言，“化石是过去的生物遗体与海底堆积物一起石化，后来由地壳运动被带到了高处”时，便成了青藏高原史书的一章一节，是真正的“孤本”，肯定也是“残本”。因为复杂而激烈的地质运动，便显得支离破碎，人要去拼接或者猜想，只有这些化石才能告诉我们哪里是古海？高原因何而高？

残缺是不可避免的。

哪有什么完整啊——在海陆巨变之后——残缺的才是美妙的。

亲爱的读者，现在让我们站在青藏高原无人区的化石山上，追思曾经的古海，漂移的大陆。大陆漂移说最杰出的创始人魏格纳在1915年写作的《海陆的起源》中说，在很远很远的大约10亿年前，地球陆地是连成一片的超级古大陆，叫做“潘加亚大陆”，亦称“盘古大陆”、“联合大陆”、“汽大陆”。大陆的周围是汪洋古海，即特提斯海，也叫古地中海。后来，“汽大陆”解体，分离成“冈瓦纳大陆”、“劳亚大陆”。“冈瓦纳大陆”也称“南方大陆”，包括现在的南美洲、非洲、澳大利亚和印度半岛。“劳亚大陆”也称“北方大陆”，包括北美洲以及除开印度半岛和阿拉伯半岛之外的欧亚大陆。以后，漂移的各大陆板块继续漂移并在漂移中分离，合而又分，分而再合，古海与古大陆板块是盲目的呢？还是自有它们的方向？

大约在距今两亿年前,古地中海的疆域还是如此辽阔,今天中国版图上的长江流域西部均在波涛覆盖之下,西藏、青海南部、云



南西部和中部、贵州西部均为茫茫海域。而四川盆地与湖北西部,则是古地中海向东突出的一个海湾,这一海湾一直延伸到今日之长江三峡,就连长江中下游的南半部也沉浸在海底,不知道那时的海底是平静的呢?还是已经开始了躁动不安?风,先是和缓后来猛烈的风,在掀起古海的波涛时有没有透露某种信息?那些海星、菊石、扇形贝还如往日一样安然自在吗?

发生于1.8亿年前的古海巨变,后来被地球学家称为印支造山运动的岁月开始了,地球要造山了,地球正在从海底造山,地球为什么要造山?从此有了初始的昆仑山,可可西里山,巴颜喀拉山和横断山,秦岭也随机突起,长江中下游南半部成为沼泽湿地。

今西藏、青海南部、川西、黔西、桂西不再受制于波涛汹涌,原始云贵高原形成,古地中海不得不大幅度后退。1.4亿年前的燕山运

动,是又一次轰轰烈烈的造山运动,唐古拉山脉形成,青藏高原缓缓抬升,地壳表面褶皱成许多高山深涧、裂谷洼地,长江中下游的巫山和大别山相继隆起,古地中海继续退缩。到白垩纪时,四川盆地上升,云梦泽、洞庭盆地下沉。距今4000万年左右,从“冈瓦纳”古陆分裂出来的印度板块无所羁绊地俯冲到欧亚大陆底部,并势不可当地楔入,那

是多少个雷霆万钧之力啊,青藏高原强烈隆起,抬升到2000米左右的高度。大约距今300多万年以来,青藏高原又经历了喜马拉雅运动等至少三次强烈的隆升至海拔5000米的高度,世界屋脊形成,地球的最高峰喜马拉雅山岿然屹立。

中国西高东低三个阶梯地理大势确立。
最高处为山原之地。

峰峦耸立,江河归源,从这一时刻起,由青藏高原从极高处开始显现,并沿着江河之水顺流坠落,所展示的大地风景的完整性,已经一览无余,华夏大地有幸了,中华民族有福了。那大山之原也是冰源之源,源出青藏高原的长江、黄河、澜沧江,雅鲁藏布江等江河生生不息,长江黄河从西到东,自高而

下,贯穿并滋润着从极高极寒极旱之地到彩云之南,黄土高原、漠北燕赵、江南水乡的大漠荒野、阡陌田畴,那不正是中华民族、大地家园的精神和象征吗?

青藏高原的横空出世,对于天空中大气环流东西和南北方向的运行,是始所未料的,然后的重新组合,“引起我国乃至全球大气环流格局的明显变化,首先,由于青藏高原的热力作用,使高原面相对于四周自由大气来说,冬季是冷源,夏季是热源”。并且,“阻挡了来自印度洋向北输送的水气,越过高原的气流在高原北缘发生下沉作用,焚风效应使西北广大地区冬季干冷、夏季干热,当地环境不断向干旱化方向发展”(《第四纪环境》)。也有环境学者认为,如果没有青藏高原这一屏障,南部亚洲的降水会明显减少,天气不会这样温和湿润,当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洪水之灾。但是,阿拉伯半岛和北部非洲,却不会如此燥热。

我们已经看见了,就连自由的大气因为青藏高原也有了短暂的不自由,后来复归于自由时,它也必须得升高,找到另一条路并且架构新的格局。地球上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根小草、每一片雨水、雪花或者丝丝缕缕的大气,都感受着青藏高原的存在,在风景与灾难之间,在高寒与干热之间,在流水与荒漠之间,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望而生畏!

现在,我们要说说风景了。

地球是风景之集大成者,亿万年来,反反复复的激变和渐变,无不指向一个神圣的目标:使大地成为风景,唯风景之地才是家园之地。风景包罗万象,从太阳、云彩到星光月色,从自由大气到宇宙中的微粒、尘埃乃至山脉、江河、草木,从真菌、微生物、软体动物到飞鸟走兽,人在其中,家园在其中。

假如我们承认地球的高度也就是承认风景的高度,那就可以这样说:那一处辽阔而神秘的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的崛起,

是地球上最伟大、最意味深长的崛起。从此人们可以认定:崛起不只是高度还有风景,风景是有高度的,风景乃源头之地。正如爱默生所言,大自然不是精神,但充满了坠落的精神。人啊,你感觉到了吗?从青藏高原源源不断地坠落的,那是怎样的风景?那是怎样的精神?

青藏高原屹立于我国西南部,平均海拔4500米,高逾6000米至8000米耸立在雪线上的大山星罗棋布,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及第二高峰乔杜里峰位于喜马拉雅山的中国、尼泊尔边境,及喀喇昆仑山中国、巴基斯坦边境。高原外缘地带,山脉奔突雄峙,分别以海拔4000米、3000米、7000米的峻峭挺立于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四川盆地,衬托着青藏高原的峥嵘伟岸。

青藏高原不仅高而且大,其幅员西自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东至横断山脉,北起昆仑山、阿尔金山和祁连山,南至喜马拉雅山脉,东西长2700多公里,南北宽1400公里,包括青海省、西藏自治区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缘、甘肃省西南边缘、四川省西部和云南省西北部,面积250万平方公里,为我国国土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以上。

青藏高原丰富多彩,地质地貌极其复杂,它拥有自古生代以来各个不同时期地壳变异、碰撞的完整记录,而且绵亘多条1000公里以上的又高又大又长的山脉,冰川广泛发育,大大小小的湖泊密布,楚楚动人。山脉之间,高原、盆地和谷地互为镶嵌,是世界上已经不可多得的珍稀野生生物,尤其是大型动物的家园之地。

超然辽阔的青藏高原啊,山宗水源之所在!笔者向往的就是勾勒这雪域高原上的几座大山、几条河流、几个峡谷,用我心里吐出的由敬畏而生成的墨汁,远远近近地素描,然后融进原始的气息,雪域创世纪的神话,六字真言的诵经之声,回想那风。

青藏高原的至高至大,是以冰川雪峰而银装素裹,宽阔起伏地绵延着大神圣,大荒凉的。冰啊,雪啊,如此之多的冰雪从何而来?因何而来?不能不使笔者想起《老海员》中的文字:“这里有冰,那里有冰,到处都是冰,冰爆裂,冰轰鸣,冰咆哮,冰怒吼,好似声音在瓮中!”你看见冰雪,你就看见梦想了。

第二章

100多万年前,第四纪行将到来。这是古大陆解体,较小的陆块在移动中下沉,而古海被年轻洋壳取代的不可思议的年代。在这个过程中,海底的平均高度增加,大陆板块与海洋环境的一系列变化的共同作用下,大规模的海侵开始,然后是北半球气温明显下降,冰川大规模发育,大大小小的冰盖形成。全球气候变冷已是大势所趋。

刘东生等编译的《第四纪环境》说:“在第四纪时,发生过诸多环境变迁,但无论是哪一种变迁,都没有像很多大冰盖的发育那样,对地表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就全球气候而言,它们的重要性也远不如大冰盖的形成那么大。”地球的圈层结构中,水圈还包括了冰冻圈,包括冰盖、冰川、海冰、陆冰。在末次冰期最冷的阶段,由于全球范围的降温,

冰几乎覆盖了陆地表面三分之一的地区,除了南极和格陵兰全部被冰覆盖外,冰川还覆盖了现在没有冰盖的加拿大的一部分、美国北部、斯堪的纳维亚大部分地区以及北欧。冰盖从高纬度推进到北纬36度附近,冰舌从现在的密歇根流过,最南端到密苏里州,阿尔卑斯型的山岳冰川甚至在热带的高山上也有出现。

这里是冰盖,那里是冰川,巨大的冰块自北而南缓缓移动,一派第四纪地球上的王者气概。

冰川的运动是破坏也是塑造。

冰川所到之处,森林无一例外被齐根推倒,因为冰川是只能缓慢移动的“巨无霸”,可以给它将经过的树木留下了撒播最后的种子的时间,落在北方冻土上的,落地便冻



僵了。因为冰川在碾压中带到南方的种子，反而得到了落地生根的机会，长成新的对南方来说是陌生的森林。这就是为什么格陵兰和阿拉斯加的北极林被冰川毁灭后，那些树种却在南方遥远的土地上出现的秘密所在。因而，北方说冰川是毁灭者，南方说冰川是播种机。可以说，第四纪冰期的冰川，匪夷所思地先是把经过之处的大地风景统统搅乱了，但仅仅指出这种浩劫一般的破坏是远远不够的，冰期消退以后的重新组合，竟然使欧洲和北美洲没有一种共同的乡土树种可言。也就是说，以森林植被观之，只是冰川才能使欧洲成为欧洲，北美洲成北美洲。这是冰川另有深意的浩劫吗？这深意的指令又是谁在宇宙中的什么地方发出的呢？

我们只能据此又一次感叹：“哦，真的，

风景带有神性。”

在冰期之前，欧洲的森林与北美洲的森林，因为树种的大致相同其风景也差不多，冰川不喜欢，它要改变这一切。当欧洲的树种随着冰川南移时，它们最后碰到的是高峻寒冷的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等山脉。严酷的气候使南下的树种难以成活更难以成林，冰期前的树种在欧洲因此而全种覆没。北美洲的情况恰恰相反，这里所有的山脉都呈南北走向，南下的树种通行无阻、随遇而安、落地生根。自此之后，你已经看见了，欧洲和北美洲的风景便各有风姿了，前者秀美而典雅，后者苍劲而古朴。

当巨冰撤退，植物重新发生的过程重现在裸露的土地上时，其序列和亿万年前的一模一样：先锋植物还是藻类和真菌，随后是

苔藓、地衣与厥类。残冰融化、气候转暖之后,云杉、冷杉、落叶松等北方森林的旺族相继出现,植物群落的恢复,也是地球景观重组合的恢复,地球可以承受各种灾变,但地球不喜欢丑陋。如此说来,冰期出现、冰川的移动是有方向的。当冰期最盛地球处于低海平面时,这是个短暂而又美好的教人想入非非的时期,覆盖欧洲的冰雪一直延伸到泰晤士河,法国与不列颠之间并无海峡阻隔……斯时也,欧洲和亚洲最后完成了史前人类大迁移,或者说地理大发现。第一批从西伯利亚到美洲的原居民是步行走过白令陆桥的……后来,海平面上升,波涛汹涌,人们在各自的土地上生活,当陆桥复归海洋巨冰融化之后,人类便各有家国了。

这是一个正经过去的,对于人类来说值得怀想的冰期,

现在,我们要回到青藏高原,触摸那里的雪山冰川。

中国是地球之中,低纬度国家中山岳冰川最为发达的国家,共有冰川 46298 条,冰面积为 59406 平方公里,冰储量 5590 立方公里。世界上另外几个冰川大国是美国、加拿大、俄罗斯,这三个国家是因为纬度高、雪线低而形成了大面积冰原。中国的冰川则尽现着中国特色:在中低纬度极高山上的山谷中,冰川晶莹剔透地以雪山为依托,与雪峰、峡谷和草木相伴相望,其冰清玉洁的壮观及生机盎然,世无其匹。中国冰川的水资源约为 236 亿立方米,分布在内陆河区的水资源为 236 亿立方米,占内陆河水资源总量的 20%。在水危机迫在眉睫、水污染日益加剧的趋势下,中国宝贵的冰雪资源,是将来的救命之水。

冰川是高山寒冷地区的降雪层累积聚之后,经过变质作用形成的自然冰体,冰川从积累、移动到消融的过程,贯穿着水分与热量的变化,冰川与大地、冰川与冰床之间

的相互作用,构成一个复杂的冰川系统。2000 多年前的中国古代文献中,就有对冰雪的记述,如《礼记·月令》说:“孟冬之月,水始冰,地始冻,仲冬之月,冰富坚,地如圻。”西汉《韩诗外传》称:“凡草木花皆五出,雪花独立六出。”六出即六瓣。也许是限于山高路远及环境闭塞,中国人有悠久的欣赏和描绘山水的传统,对雪山和冰川却咏者寥寥,但也不是一片空白,有的还是堪称经典的记述,如唐玄奘师徒去印度取经,于公元 630 年左右途经天山木札尔特冰川,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描述极为生动:“其山险削,峻极于天,自开辟以来,冰雪所聚,积而万凌,春夏不能,凝亘汗漫,与天连属,仰之皑然,莫睹其际。其凌峰摧名,横路侧者,或高百尺,或广数百丈,由是蹊径崎岖,登涉艰阻,加以风雪杂飞,虽被履重裘,不免寒战。将欲眠食,复无燥处可停,惟知悬釜而炊,席冰而寝。七日之后,方始牛山,徒侣之中,馁冻死者,十有三四,牛马逾甚。”这一目击冰川的生动记述,早于欧洲 11 世纪冰岛文献中的冰川描写近 400 年。

回答冰川是如何运动的现代冰川学,则发生于欧洲。1751 年,阿特曼提出重力说;继之,包第埃和福勃斯提出粘性流说。20 世纪上半叶,冰川学家认识到冰是结晶体,又有了接近融点变形的解释,使冰川运动的原理显得更为合情合理。第一个对冰川作系统观测的人是阿迦西。1830 年,阿迦西对阿尔卑斯山一条移动冰川的各部分作了流速测量,其结果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冰川中间部分的流速最快,而向两侧、源头和末端减缓。阿迦西还是第一个冰川观测站的建立者,他还以极富想象力的观察而证实了第四纪大冰期的存在。

中国学者中较早涉及冰川研究的是竺可桢先生,他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编著的《地学通论》中有论述冰川的章节。袁复礼曾

测绘过博格达山北坡的冰川地形,黄汲清是天山南麓第四纪冰川的深入考察者,著有《中国冰川》等。使中国现代冰川学在艰苦卓绝中走上轨道的,是从1958年中国科学院在兰州设立冰川研究机构开始,由施雅风先生主持对祁连山、天山、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阿尔泰山、横断山及西昆仑山的冰川进行一系列考察,并建立了冰川观测基地。

中国冰川集中分布在西部地区,北起阿尔泰山,南到云南的玉龙雪山,东自四川松潘的雪宝顶,西至帕米尔边境。

虽说大地之上的一切自然物都是历史的,但,冰川却以它的冰清玉洁显示着自己的独特,它的遗世独立的冷峻,不禁使我想起,是岁月忽略了其存在?还是冰川自己的我行我素卓然不凡?

冰川以及南极和格陵兰的冰盖,也是造物之于水的对这个人类世界的永恒的提醒,这是一个既缺水又不缺水的世界,全球五分之四的淡水资源约3300万立方公里的淡水,聚积在冰川、冰山、冰盖之中。你说这世界还缺水吗?但,那是明日之水,那是属于我们子孙后代的水,而今天,在非洲,在中国干旱缺水地区,土地龟裂着,荒漠化还在推进,那龟裂的土地口干舌燥地呼唤着:水啊水!

关于冰川关于水,我还想起了博尔思的一段话:“我们的知觉和意识已在很大程度上被麻醉,语言可为此作证……我们称地球储水中的极少部分为饮用水,不难想象,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有一定品种的空气作为供呼吸用的空气,而实行定量分配。”这一天快要到了吗?

1994年9月,笔者第一次穿过河西走廊踏访风沙线,曾在嘉峪关远望祁连山上林和雪,为地球的创造而惊叹不已。祁连山位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是介于河西走廊、柴达木盆地、青海东部高原之间的巨大山系,由多列平行山脉和宽谷组成,最高峰为疏勒

南山团结峰海拔5808米,还有不少海拔超过5000米的高峰,形成了冰川中心。而河西走廊就由南侧的祁连山和北侧的腾格里、巴丹吉林、库姆塔格三大沙漠夹峙着。这三大沙漠形成了1600公里的风沙线,800多个大风口。从祁连山的东端乌鞘岭下西行,每走一步便多一分干旱与燥热,年降雨量从不足200毫米到不足100毫米,西至敦煌时竟是39.9毫米了。西行路上,总能望见祁连山头乌云抖乱,山上下雪了,正是祁连山的冰雪融水,成了疏勒河、石关河、黑河三大水系56条内流河70多亿立方米径流水资源。

假如没有祁连山的冰川雪山,河西走廊早就不是河西粮仓而是河西荒漠了。

透明梦柯冰川位于祁连山北列山地大雪山的北坡,温情脉脉地俯视着河西走廊。瞬间,我忽然想起了儿时仰望母亲想要喝水时的、从母亲的眼睛里吐露出来的慈祥的光。透明梦柯是蒙古语译音,意为高大宽广。40多年前一支现代冰川考察队发现它时编目为老虎沟20号冰川,我造访祁连山时又称老虎沟12号冰川。2001年,当年的考察队员、冰川学家王宗太重返老虎沟时正式给这一冰川命名为透明梦柯。诗一样的名字啊,我们的冰川学家不仅了解冰川,而且洞悉名字的命名力,推而广之,中国冰川不都是有时透明有时不透明的美丽的梦想吗?

梦想之一:出玉门西行穿越一片“雅丹”,高高低低的“雅丹”如迷宫魔鬼城,进入昌马盆地,大雪山赫然在目了。碧空蓝天日光之下,羽状分布的冰舌在戈壁滩上作轻歌曼舞状。透明梦柯长10.1公里,面积为21.9平方公里,是典型的大漫坡冰川。在宽广的雪原上,冰面洁净,很少有冰碛物覆盖,冰蘑菇、冰塔、冰洞等天然冰塔林位在陡峭的山坡上,犹如一堵高达20多米的冰雕,默默地又是炫目地显示着冰雪之神以其魔幻手指塑就的风景。

那风景是冰冷的,是艺术,是大自然。

梦想之二:2000年10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当我驱车从乌鲁木齐到达天山脚下时,天空阴云密布,天山下雪了。天山的雪落在绿色的松树上。溪水流得很急,潺潺有声,流水之下的鹅卵石清晰可见。但远处天山的身影是模糊的,就连眼前的天池也有些隐隐约约了,纷纷扬扬的雪花中,前行,远眺,我问自己我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了梦想。

书上说,天山是典型的褶皱断块山,寻找那些已经被雪花滋润有点湿漉漉的褶皱。在古老和年轻之间,天山的历程告诉我:那是独特的大山。天山是古老的,在古生代就具备了现代山脉的雏形,经过中生代漫长的剥蚀,呈现出夷平状态,不再高大也不再险峻。当第四纪即将到来时,或许是受青藏高原的强烈抬升的影响,已经夷平的天山山区作强烈块状隆起,托木尔峰海拔7439米,另有40多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高山,高峻而又成群结队,耸入云端的峰峦雪山之间是亚洲中部主要的冰川中心。天山的历程是隆起——夷平——再隆起。造物主啊,你真是太能折腾了,而且总是折腾得如此得心应手,忽高忽低玩天山于股掌之中,什么叫随心所欲?

岩壁上有一条裂缝,那是原始的裂缝,有雪花温柔地落在这裂缝边上,那是

雪与山的接吻吗?天山和雪吻,那是天山所以显得英姿飒爽,冰川显得光彩夺目的秘密之所在吗?

冰雪接天、云缠雾绕的天山托木尔冰川长达41.5公里,其中18.4公里的冰面被厚达10到40厘米的表层冰碛覆盖。在白雪皑皑的托木尔峰四周,是一重复一重的雪山,蜿蜒其间的冰川似一条条玉龙从天上腾飞而下,冰峰闪烁,雪山重重,冰川连绵,冰原无垠,冰舌涌动。那涌动的冰舌发出声音了吗?它是在唱歌呢还是在细语?它的歌是怀念高高的顶峰吗?它的细语是祝福阿克苏河滋润更多的绿洲荒野吗?

梦想之三:如果说冰雪使亚洲更加魅力无穷的话,青藏高原便是这魅力的发生和坠落之地了,而西藏则更是中国冰川分布最集中的地区,冰川面积达27676平方公里,接近全国冰川面积的二分之一。所谓的“集中”



是原始意义上的极高大山脉与极美妙之冰川的集中,是阳刚与柔弱的互为观照,是以老子《道德经》为代表的“道可道非常道”之“道”,在苍茫之中的蛰伏、隐道、恍恍惚惚,或许为这雪山冰川的高大神圣所感动,在心无杂念的瞬间得到启示:道,是由上而下坠落的啊!

那启示冰凉,是曾经游走于天地未开时大混沌中的那种气息……

你最好再望一眼珠峰的山体,你会突然发现它所呈现出的使人震惊的巍然奇绝的金字塔状,哪怕是对着一张拍摄角度极佳、清晰度极高的照片,多望一眼,也是心灵难得震撼的享受。你甚至会发现某些细节,比如天蓝得如艾青诗里说的:“就像打翻了一瓶蓝墨水那样蓝。”而白云和珠穆朗玛峰的缠绵,已经不是若即若离而是难解难分了。珠峰的岩石是一层一层地排列,层垒相叠的,此种巨大巨厚的沉积石灰岩,只有在深海底才能沉积而成,其沉积速度每年不到1毫米。地球上这一高峰的形成先是以极慢的速度极富耐心地在极其漫长的岁月里和黑暗中,在海底创造而成,然后升出海面,最后抬升到了今日之最高点。高峰的形成与沉积,岁月的漫长和黑夜,板块的漂移和碰撞,如此等等,对于我们理解“崛起”这一已经甚为时髦的字眼,不知有否助益?

耸立在地球上最年轻也是最高大的珠穆朗玛峰,其北坡在西藏定日县境内,南坡在尼泊尔王国,珠峰之迷层出不穷,就连它的被发现和得名也曾迷雾重重。

其实,定日县的藏民是珠峰最早的发现者和命名者,他们世代相传称之为“珠穆朗玛”,意为“第三女神”或“圣母之地”。但,这一“珠穆朗玛”的名字正式进图典,为国家所采用,则是清康熙年间的事情了。1717年,清康熙56年,清政府派遣的理藩院主事胜住和两个喇嘛,测绘珠穆朗玛峰的具体位

置,并根据当地藏民世代相传的称谓,称之为“朱母朗玛阿林”。“阿林”是满文译音山峰之意也。1712年,用木板精心印制的《皇舆全览图》问世,在这张地图上标明了珠穆朗玛峰的具体地理位置,并采用了“朱母朗玛阿林”这个最初的汉译名称。乾隆年间,清政府根据藏语音韵又在文字上略作修正改译为“珠穆朗玛峰”。是此,清政府一直沿用这一名称。《皇舆全览图》是皇家编制系清朝中央政府地图,其权威性不容置疑。可见,珠穆朗玛峰是近三个世纪前由中国人发现并命名且载入了国家图舆,美中不足的是《皇舆全览图》绘制之后深藏宫禁内府,外界知者见者寥寥,以至后来珠穆朗玛峰另有其名,直到今天世界上还在沿用英国人所取的名字:埃佛勒斯峰(MOUNT EVEREST)。

1849年,印度的英国殖民当局对喜马拉雅山脉进行了一系列的勘察和测量,将山峰由东至西用罗马数字编号,喜马拉雅山的东部有79座山峰,珠峰排在第15位,英国人即以名之XV。当时印度测量局在珠峰南坡山脚处设立了六个观测点,平均距离珠峰120公里以外,数据繁多而又完全靠人工计算。直到1852年,最后数据出来时,英国人才发现:XV竟然是世界最高峰!1856年3月,时任印度测量局长的英国人乌阿写信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陈述其前任局长埃佛勒斯的贡献,请求以其名命名XV峰,埃佛勒斯峰的名字由此而来。

到底是珠穆朗玛峰?还是埃佛勒斯峰(也有译作额菲尔士峰的)?

说《皇舆全览图》外界知者寥寥,却并非绝对没有。早在1733年法国皇家制图官唐维尔(D·ANVILLES)居然获得此图,并在巴黎重新制版发行,将珠穆朗玛峰音译为Tchoumour Lancma。在该本图集中,珠峰经纬度的标识已经和现代地图十分接近了,尽管如此,直到19世纪中叶才“发现”并命名

的埃佛勒斯峰这一名称，却仍然大行其道。殖民者的霸道告诉我们：地理科学已成了殖民主义者语言霸权的工具！1921年英国探险队到了珠峰脚下，他们确切地知道珠峰的本来地名后回到伦敦，在皇后大厦的报告会上说，“西藏人称埃佛勒斯峰为珠穆朗玛”时，皇家地理学会称：“我们现在确知藏名是珠穆朗玛，但埃佛勒斯峰的名字不能改，必须维持我们熟知的欧洲名称。”

时至当今，纪念珠峰登顶50年的美国《国家地理》的封面上是这样的英文字眼：EVERSET。谈及珠穆朗玛峰的历史时，发表了一张埃佛勒斯的照片并配有文字：“EVERSET，一个威尔士男子，1830-1843年在印度任测量局长。他的继任者建议用他的名

字来命名XV峰，但他更希望使用一个当地的名字。”不知道是权威的美国《国家地理》孤陋寡闻呢？还是不敢正视历史？毫无疑问的是，珠穆朗玛峰这一中国当地藏民世世代代的称呼，并由近300年前清朝政府在皇家图典上沿用的名字，早已镌刻在青藏高原上，流淌在华夏民族的血液中了。国运式微任人凌辱的时代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第三年即1951年，王勤培先生在《开明少年》上发表文章，指出珠峰的原有名称，而埃佛勒斯峰是后来夺名的。北京大学林超先生《珠穆朗玛的发现与名称》一文中，追根溯源，廓清疑云，真相大白。1952年5月8日，中国内务部与出版总署正式通告世界将埃佛勒斯峰正名为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峰

还是藏传佛教文化一部分，相传喜马拉雅山五座高大的雪峰是五位女神的化身，这五位女神分别是珠穆策仁玛、珠穆丁结桑仁玛、珠穆朗玛、珠穆党本珠桑玛和珠穆德格日卓桑玛。珠穆朗玛位居第三，是翠颜仙女，其余四位分别为掌福禄寿的祥寿仙女，掌农田的贞慧仙女，掌财宝的冠咏仙女，掌放牧的施仁仙女。

没有比这更美丽的神女了，没有比这更美好的名字了——珠穆朗玛峰！



梦想之四：然乌湖来古冰川地处西藏八宿县之南，是滇藏线及川藏南北两线必经之地，冰川、湖泊及冰川末端的来古村，组成了一个“天地、冰雪与人共处的家园”。从自然环境来说，这个家园堪称美好、和谐；从来古村藏民的生活而言，却还在被疾病与相对的贫困所困扰。

然乌村尽头处的神山——雄伟的三座雪峰比肩而立，几条冰川不期而遇，汇合成巨大的来古冰川，作树枝状。不知道是谁为这一冰川命名的？来古来古，从古而来，从古而来的历史，一大部分由岁月以废墟的形式保存着，惟大山、江河、草木、冰川虽历尽风霜却依然和人类相依为命，是最古老的，也是最新鲜的。来古冰川末端因冰碛物阻塞而成的两个湖泊使观赏者流连忘返，一个湖碧波澄清美如碧玉，湖水深，泥沙砾砂，经过沉淀，冰雪融水便显得清纯；还有一个湖水水质混浊犹如黄河。为什么是这样的呢？细心的观察者发现，碧绿之湖的上源是一条活动正在减弱的冰川，而混浊之湖的上源就是那条树枝状的来古大冰川了，在这冰川的磨蚀和掘蚀之下，大量的冰碛物被推入湖中，湖水只能浑浊。但这一湖浊水，却也是冰雪融水。如果运气好，这两个一清一浊的湖面上，有时还会漂浮着冰山，在太阳的照射下，闪发出来的光却是蓝幽幽的，那是冰雪蓝精灵吗？显然这湖上的冰山，是伸入湖中的冰川末端的一部分，后来断裂因为这湖水的吸引而要去漂浮，成为冰山之舟。

不可思议的是，从高高雪峰上向下流动的冰川，蓦然间在来古村嘎然而止。

来古村有500多人，房屋是清一色的泥顶木楞平房，大部分家庭都没有床，睡觉时打地铺和衣而眠。屋内陈设非常简单：一新一老两个火塘，老的火塘是被废弃的，只有残余的灰烬默默回想曾经的火焰；新的火塘是一家人吃糍粑、喝奶茶、会客的地方，火塘

两边有藏式柜子，一间起居室，一两间牛圈羊舍。来古村为半农半牧区，因为海拔高，农作物除了青稞只有少量的豌豆。有十几头牦牛，二三十只羊的家庭是殷实之家了。

虫草上市的季节，村民中的青壮年甚至十几岁的孩子都上山了。正是虫草使来古村在三四年前有了摩托车，现在已基本普及，还有了拖拉机。挖虫草的时候早出晚归，也有干脆找个避风处露宿山上的，虫草收入几乎是来古村及然乌镇附近村民一年的主要经济收入，几百元、几千元人民币对来古村的藏民来说，是好多好多钱。虫草的价格逐年攀高，到2004年时，一根大一点的虫草可以卖20元钱。可是虫草越来越少了，年年滥挖，环境破坏了，资源也濒临枯竭了。村里有老人忧心忡忡的说：“把山里的树都砍了，虫草也挖光了，以后怎么办呢？”

然乌湖、来古村，是我的梦想之地。

梦想之五：这个村叫米堆村，村子坐落在一条冰川的末端，人们叫它米堆冰川，位于有雪域小江南之称的林芝波密县以东约100公里的玉普乡。一个峡谷，峡谷总是会隐藏一些什么，那陡峭的绝壁不动声色地拒绝所有的提问，走啊，走进峡谷便看见了。一个宽阔的谷地，一座座雪峰，那些雪自由散漫地堆积、铺陈，从6385米的高处从容地坠落，冰川也从这些雪峰上流下来，由两道冰瀑布汇流而成，冰瀑之间分布着一片葱郁古老的原始森林。从高低的冰山绝壁，冰川一直延伸到朝气蓬勃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其末端则是一幢幢木楼木屋。倘是七月时分，木屋前金黄色的油菜花盛开怒放，芳香四溢，油菜地的边上，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山花野草点缀其间。从雪峰冰川而下，真可谓一山连四季，五里不同天。米堆告诉人们的是雪山、冰川、湖泊、森林、村庄、寺庙和田野，以及生活在其上、其中的万类万物的共生共存的和谐景象，是大地完整性的完全注

解。也是冰雪圈、冻土圈、岩石圈和生物圈的镶嵌与复合，一道难得的迷人的风景线。

那么，冰瀑布又是怎么回事呢？

当米堆冰川向下流淌时，经过一处悬崖，然后从4850米处跌落至4100米，750米的落差便成了冰雪世界中少见的米堆冰川瀑布，冰飞雪溅、冰裂雪崩，叫人惊心动魄。冰瀑跌落之后，那冰面上便是罕见奇特的为冰川学家激赏的弧拱结构，黑白相间，犹如波涛起伏，叹为观止。黑白何来？弧拱何来？冰川学家告诉我，那是冰瀑与悬崖的杰作。原来，冰瀑跌落悬崖时冰雪量的多少，是随着季节与降雪的多少而周期性地变化。当雨季来临，大雪纷纷，冰瀑挟冰雪而飞身直下，是以成峰，冰川上的冰峰，昂昂然突起在冰面上。旱季时，雪山空旷几无补给，冰瀑声势骤减，是以成“谷”——凹将下去。有峰有谷岂非波涛？凝固之波涛。黑白相间是因为冰川切割自陡壁的种种冰碛物，很难留在高处，往往是随着融水从峰上落到谷底，大自然就这样，任由冰雪和悬崖自由发挥，它们所创造的弧拱并间之以黑白纹饰，成为风景成为艺术，而且抽象。尼采说过，“对许多人来说，抽象是艰辛，于我则是良辰佳节和陶醉。”在我看来，米堆与尼采不同的是，它什么也不说，它只是流出，它并不是想抽象时抽象为抽象而抽象，它只是在冰川巨大而流动的具象上，经过高高的跌落，把抽象的意味冻结，消融再冻结如是往复，成为简单，抽象者弧拱也。

思想跌落之后的碎片，那是抽象？

梦想呢？

米堆冰川地属帕隆藏布江流域，帕隆藏布江为雅鲁藏布江支流，出中国境流入印度为布拉马普特拉河，流至孟加拉为贾木纳河。因此雅鲁藏布江的是否安澜，对这条大江的下游国家来说更加敏感，流淌着生命之水的一条江河把不同的国家连接，某种程度

上也是系安危于同一条大江了，而无论种族、信仰和社会制度的区隔。

冰川，闪着蓝光的冰川，伸出冰舌的冰川，跃过悬崖的冰川，创造了冰湖与村落的冰川，还有如海螺沟那样，穿过原始森林的冰川，那是梦想的冻结、消融与滴落吗？当我在青海在帕米尔高原在横断山区遥望雪山的冰雪时，我总是把冰雪和梦想联系在一起，但总是想不清楚，这是人看见了冰雪在梦想呢？还是人因为冰雪而梦想？

梦想并非总是轻盈的，有时也沉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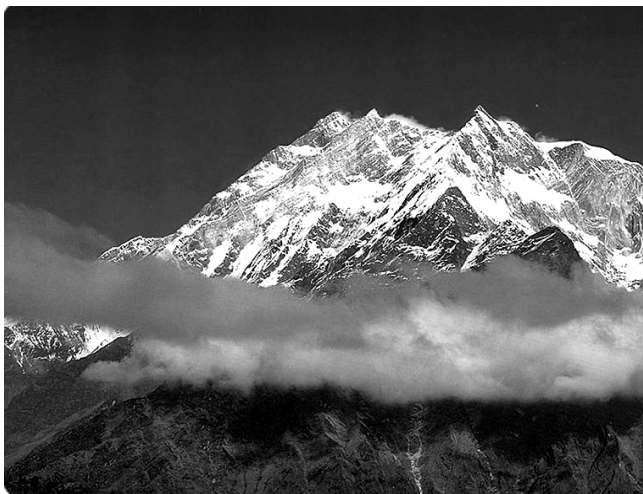
比如米堆冰川，美妙神奇的另一面是冰川泥石流。

或者还可以这样说，当现代生活中环境日益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把物质追求视为人生目标，而对大自然根本不屑于敬畏时，我们要梦想美好，也要梦想灾难。

冰雪作为地球上宝贵的淡水资源，可以说最后的库存，对于日益变暖的天气以及为了金钱和财富进入集体“高烧”的人类来说，冰雪又是最后的拯救。关于冰雪的利用比如灌溉、发电、旅游，可以想见关心者会越来越多，并且能很快进入实质性的开发论证阶段，在发展的名义，开发商和有一些专家、学者及地方官员总是能一拍即合，他们举杯共庆时就是中国大地上生态灾难，从砍树到圈地，从圈水而圈冰雪的延续与深入！

可是作为大自然，作为大自然中最具特色的冰雪风景，一种只有造物才能创造的晶莹的艺术，当今人类面对这一切的整体感觉可以说是一片苍白，没有梦想只有算计：把风景当作钱财，漫天飞雪是漫天飞扬的钞票。冰川自行断裂的灾难是惊人的，但那是由自然规律支配，人可以从观测中预知而防范。我们现在面临的则是如洪水猛兽一般的思想的断裂，由此引起的一切风景的崩溃便是万劫不复的了。

冰雪为引领者，它是青藏高原的神圣之冠。于此拾级而下，中国地形西高东低自不必说，且各种地形类型大致围绕着青藏高原，气度不凡地作半圆形逐级降低。此时此地，当默念“第一才子书”中的话：“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垠之野；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欤？”



第三章

中国的地理形势，是大地特别设造和恩赐的，概言之高峻博大，气势磅礴，包罗万象，应有尽有。

青藏高原是中国地形的最高一级阶梯，它居高临下，虎踞龙盘，圹垠苍范，接天揽云，谁能不望而生敬畏而生畏望而生羨？高原上横卧的一列列连绵雪峰，无言地昭示着雪域圣地神圣静穆。这神圣静穆需要荒野、需要隔绝、需要护卫。于是便有了自北而南的昆仑山、唐古拉山、巴颜喀拉山、念青唐古拉山、冈底斯山和喜马拉雅山，越过青藏高原北缘昆仑山、祁连山以及东缘的岷山、邛崃山、横断山的边缘地带——请读者留意这“边缘”一词，其中大有美意，后文将有铺陈——仿佛在一声指令之下，地势便下降至平均海拔 1000 米至 2000 米左右，是为第二级阶梯，其范围从大兴安岭至太行山，经

巫山向南到武陵山、雪峰山一线。翻过大兴安岭至雪峰山的一线，举目向东直到弯弯曲曲如花边饰带一样的海岸线，是海拔 500 米上下的丘陵和平原，是为第三级阶梯，开阔而丰腴。从海岸线再向东，听涛声而拾浪花，踏沙滩而寻残贝，便是波涛汹涌不绝，岛屿星罗棋布，水深不足 200 米的浅海大陆架区。这一区域位于海陆边缘，资源丰富风光别具，其重要性在未来岁月里不言而喻，笔者在 1997 年出版的《地球传》中说过：“不会超过 21 世纪的前 30 年，中国国家地理的教科书上将会把这一浅海大陆架区，正式列为中国地形的第四级阶梯。”

亲爱的读者，现在让我们一起读中国的山，那些美不胜收的大山、高山，却未必是当今名山的山。

山、山脉是大地的骨架，它的高耸入云

起伏逶迤,决定着地形的排列、江河源头的高程及流向,雨水多寡及气候差异。山远离着喧嚣和人口密集的城市,山似乎总是拒人类于千里万里之外。其实不然,山是大地之生灵万物之集大成者,山也是至真至美之风景的发生地,山是大地的守望者。山,从来不会因为高大而孤独,在中国的大西北或大西南,我们看见的往往是一个或几个山峰,而不是山的整体——山脉。山总是连着的,岭总是接着岭,一起高大,一起绵延,一起奋发,几百公里乃至几千公里的地下和地上的奔突,嘎然而止。人不知何以言之,想起了人体的四肢百骸、经脉网络,称之为山脉,而江河之水便是奔流不息的血液了。倾听一座大山,你总是能听见一种律动,那是大地的脉搏,也是大地之上我们这个古老而又历经苦难而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的心音。

中国山脉形胜错综复杂,主要为东西走向,也有东北和西南走向,还有特立独行为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

东西走向的山脉中,天山是横亘于亚洲中部的巨大山系,东西绵延 2500 公里,山脉中间夹峙着断块陷落盆地,如西段的伊犁谷地东段的吐鲁番盆地。吐鲁番盆地的最低处是艾丁湖。2000 年 10 月 10 日,作为凤凰卫视大型纪实电视片《穿越风沙线》的嘉宾主持,跋涉近两万公里后,我们要从火焰山下去寻找艾丁湖了。当两亿年前,受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的影响,地质运动中有最高山峰的出现也必有深沉的陷落,这就是吐鲁番盆地。盆地中的艾丁湖是地球上仅次于死海的第二洼地,低于海平面 154.43 米。天山的西部高峻雄伟,主峰汗腾格里峰海拔 6995 米。东段较为低缓,有的山口成为南疆与北疆的交通要隘,如大板城隘口,大风四时不断,有成群结队的风车优雅而美妙地转动。从乌鲁木齐再往东,山脉渐渐为沙漠所淹没。天山山脉一直延至甘肃的龙首山、合黎山等河西

走廊边沿的山地相连接,只是这些山是我见过的山中最少生机者,这是高山之末路吗?当地延伸 to 内蒙古中部时被称为阴山,海拔在 2000 米左右,却高出河套平原 1000 多米,那是历史上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富饶之地,也是中国游牧和农耕区域的分界线。

当我在十一月的冷风里,站在帕米尔高原一处藏族村庄的雪地里,遥望环列拱卫于青藏高原北缘的昆仑山时,怎么敢想象就是这巍然挺拔的山脉向东一直延伸到四川盆地,与秦岭比肩而立,再延伸到黄海之滨,潜入海底后又在日本的土地突起,日本人称之为“中国山脉”。昆仑山是高大山脉中独具江湖风韵的浪迹天涯者。地理学家告诉我,中国境内的昆仑山长约 2500 公里,昆仑山向东延伸出三支,一为阿尔金山,东延是祁连山,一为其曼塔格山;一为可可西里山,东延为巴颜喀拉山,是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

秦岭横贯中国中部,北坡是一个巨大的断层,大地构造运动升降分明:秦岭循断层上升,渭河谷地循断层下降,站在西安郊区的黄土塬上眺望秦岭山脉,不知道为什么,会使人联想起那些高大、英武的兵马俑,默不作声自有威严。自西向东,严阵以待,而悬崖陡壁古树枯藤,都是它们手执的武器。在这步兵方阵前是一队骑兵,昂起的山头如战马长嘶,鬃毛飞扬……俄顷,这样的阵式又成为中国腹部的森严壁垒,阻挡了西北风南下,也阻截了东南风带来的云和雨。秦岭风光奇特,岭北为暖温带,岭南为亚热带;岭南的河流浩浩荡荡,岭北的水道短小精干。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为南岭山脉,也称五岭,是中国东南丘陵的典型,也是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分水岭。五岭并不高峻,却是重要的地理界线。五岭以南终年温暖,五岭以北的冬季仍有寒意,所谓“一样春风有两般,南枝盛开北枝寒”也。

我们再回到青藏高原南部边缘——这

是一种何等巨大何等高贵何等美丽啊，喜马拉雅山雄峰并列的边缘地带，矗立在中国西藏和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的边境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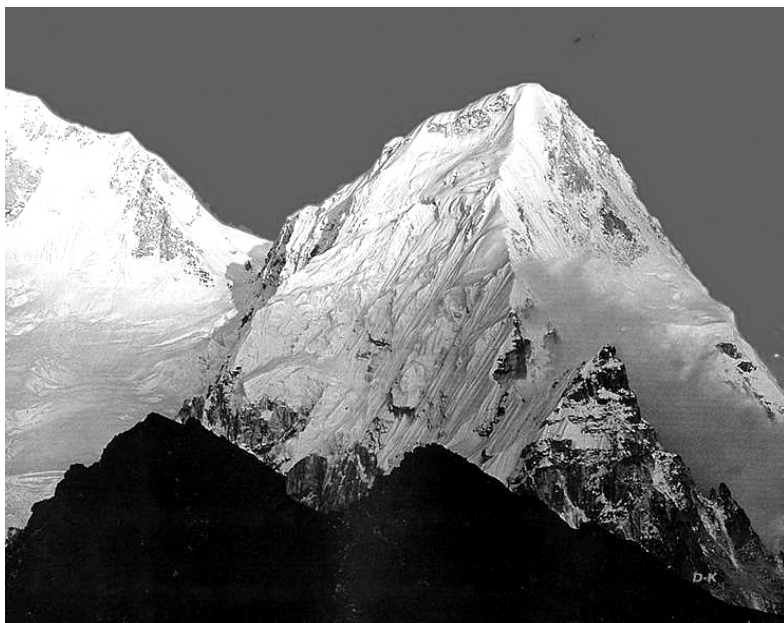
喜马拉雅山脉海拔在6000米以上的高峰有40座。追思亿万年前地球第三极的崛起，那是高原与多少座高峰的崛起，珠穆朗玛峰为其中之一。第三极高则高矣，寒则寒矣，其极高与极寒，却是在极为深厚而广大的雪山峻岭之集群中显现，孤仞难以插天，独冰岂能久冷？

喜马拉雅山的東西两端有两座神山，即世界第15高峰海拔7782米的南迦巴

瓦峰，及世界第9高峰海拔8125米的南迦帕尔巴特峰。这两座神山又恰恰位于两个神秘的地结之上，从某一个视角去看，两峰遥相对称，同时又被两条大河——东端雅鲁藏布江、西端印度河以近似的方式缠绵环绕并深深下切，然后又交汇在印度洋。冥冥之中，当创造之时，这是谁的指令？

南迦巴瓦主峰高耸入云，说不清是蓝天吻雪还是雪吻蓝天。高空气流造成的旗云，如旗帜般壮美。生活在峡谷里的人们，他们衣着简朴生活贫困，肩上总是背着大篓子，那篓子里背过柴火背过粮食背过日月星辰，可是他们总是会停下艰辛的脚步，虔诚地向南迦巴瓦的雪山望去，嘴里念念有词。那时候，他们眼神如同蓝天、湖水一样明净而美丽。藏民会告诉你，当峰顶上蓝天下旗云飘起，天上的众神已经降临于南迦巴瓦峰

了，众神聚会在煨桑台上煨桑，那旗云是桑烟缭绕而成，是众神之烟。南迦巴瓦峰的三角状峰顶陡峭险峻，藏民视之为神山，是众



神聚会之峰、通天之路，是万万不能打扰的圣地。他们赋予南迦巴瓦峰无与伦比的阳刚之气，称之为“雪电如火燃烧”、“长矛直刺蓝天”，还给予它诸多不同凡响的身份：受“英雄之神”念青唐古拉娇纵的拥有非凡俊美和英武的爱子，争斗中砍下了亲人的头颅的暴虐的兄长，不许他人旁观自己分离痛苦的拥有极强自尊心的丈夫《中国国家地理》2005年10期）等等。笔者很难追溯这些传说的来历，关于青藏高原至高无上美轮美奂的诸多神山雪峰，几乎没有文字资料可以钩沉，但无疑，我们已经读出了南迦巴瓦峰的孤傲与神秘，感受到了那种无穷无尽的、若隐若现的、缥缈不定的却又发生自藏民心中的宗教意味。

至高无上的地方怎么能没有神迹？

美轮美奂的地方怎么能没有佛祖？

南迦巴瓦雪峰是喜马拉雅山脉的长老，其峥嵘严厉看来也是有因。而珠穆朗玛峰，则是高出它一头的后起之秀。地质学家说，南迦巴瓦雪峰是喜马拉雅群山中最早从古海的波涛中生起成陆的，时间约在7亿年前。它是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的先行者应无疑义，当初这一山峰冒出海面时，总是稍显孤独，莫非先行者都是孤独者？

中国的山脉大多呈东西走向，只有横断山是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高大山脉组成，海拔在2000米至6000米以上，山势雄伟奇特，广及西藏、四川、云南的接壤地带。这些山峰曾经使中外探险者、地理学家惊讶，其排列独特的众山齐骈、纵贯横切，不知何以名之。“横断山”一词源自中国近代早期的地理教科书编著者邹代钧先生笔下。因为形象贴切而且生动，人们很快接受了这个名词，接受了对这一大系列南北走向之山脉的命名，其含义未见专门解释，可想而知对中国乃至亚洲山脉东西走向的一般特点而言，无疑是横而断之了。

在怒江、澜沧江和长江上游金沙江之间，众山虽有高低却齐峰并进，陡壁峡谷相间，森森然处皆是畏途，属于地质学上的三江褶皱带，这是狭义的横断山区。广义的横断山区还包括：金沙江以东至大渡河、岷江之间，自怒江以东至元江之间。在这一堪称地球奇特而又难以深入其中的苍山大野中，六大山系挟裹着六条江河浩浩南下，或者说六条江河千百万年来以水滴石穿的韧性，咬山凿壁，奋不顾身，奔突于六大山系之中，形成了六江并流的壮观气象。

六大山系及六大江河为：

伯舒拉岭——高黎贡山，
怒江（萨尔温江）；
他念他翁山——怒山，
澜沧江（湄公河）；

宁静山——云岭——无量山——哀牢山，
金沙江、把边江、元江；
沙鲁里山，
雅砻江；
大雪山——贡嘎山，
大渡河；
岷山——邛崃山——大凉山，
岷江。

在中国地图上，以4000米等高线勾画出的地域轮廓，即为一般所指的青藏高原，包括了横断山的大部分。若把等高线降低为3000米，则全部横断山区均在青藏高原范围内，如是观之，横断山脉是世界屋脊的边缘，而这一边缘又是如此妙趣横生与众不同，也意味深长。横断山的主体构造是青藏高原地质体系的延伸，风云雨雪无不受青藏高原气团的影响。可是在生物地理的层面，横断山区却又有相当的独立性，是许多动植物种属的分布中心。有地质学家认为，在青藏高原一次又一次的抬升后，横断山所属的边缘位置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古环境，从而使一些物种得以保存。

边缘为保存者；
边缘为镶嵌者；
边缘为过渡者；
边缘为风景集大成者。

蓝天白云的边缘是地球第三极的边缘，第三极的边缘是世界屋脊的边缘，世界屋脊的边缘是横断山脉的边缘。如是而下，心神随着雅鲁藏布江或金沙江奔行、流淌。当我们从乌烟瘴气的城市逃离，带着一身疲惫扑进青藏高原的怀抱，仰望雪山时，那冰雪、林木、村落风景最佳处，往往就是边缘之地。但，那边缘是宽阔的，边缘的连接呈镶嵌状，边缘没有明确的界线。边缘使人想起，风景坠落时也曾左顾右盼稍作停留，如思想者。

然后再沿着中国地形的三个阶梯拾级而下。

屹立在青藏高原的贡嘎山,是横断山脉大雪山的主峰,海拔7556米,因为冰川的剥蚀,山坡陡峭怪石多姿,山峰为金字塔形,冰雪漫漫,沟深谷暗。即使是当今世界曾经攀登过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者、探险家,都要朝拜贡嘎,贡嘎是王者之山。无论你来自什么国家,说着什么语言,面对贡嘎山,你只有敬畏。也许简单地把真正的登山者想象为心雄气傲企图征服一切的人,是不公平的,他们之中不乏具有献身精神的,思想与脚步都很沉重。他们会先来到海拔3741米的贡嘎寺,然后去旁边的玛尼堆朝拜贡嘎山神,这个不大的玛尼堆说明来者寥寥。玛尼堆上飘扬着经幡,经幡上写着经文,风就会和诵经者一起吟诵给山听、吟诵给水听、吟诵给冰雪听、吟诵给所有的万类万物听。万类万物皆有灵魂,而所有的灵魂无不需要经文的爱抚与引领。

梅里雪山位于云南迪庆德钦县和西藏察隅县交界处,地处横断山脉中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的腹地,是藏传佛教的圣地,位列藏区八大神山之首。冰峰接踵而来,雪岭横亘其间。这列巨大的南北走向的山系,其实由梅里雪山和太子雪山组成,卡瓦格博是太子雪山的主峰,海拔6740米,是藏民保护神的居住地。当地藏民深信不疑,并世代相传的是:神山可转可拜不可攀登,一旦有人爬上峰顶,神便会拂袖而去,没有神的保护,灾难就会发生。但,这样的事情轻易不会发生,因为藏民的虔诚,神深爱他们,这就是迄今为止无人可以登顶的原因所在。卡瓦格博,藏语意为“雪山之神”,犹如一宗长蛇阵那样排列的13座海拔均在6000米以上的高峰,一律银装素裹,犹如一列白衣天使仪仗队。大自然的魅力在于:无论你有什么样的宗教信仰,或者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面对梅里雪山,人都会望而生畏、肃

然起敬。

梅里雪山的植物分布带自上而下由北寒带向热带过渡,雪线以上冰雪连绵,茫无际涯。雪线以下森林葱郁,鲜花盛开。冰川沿山谷蜿蜒而下,冰舌一直伸至海拔2700米的森林,离澜沧江江面不足1000米,江水几可携手冰川,冰舌是想舔吮涛声吗?

卡瓦格博东坡山谷有明永冰川,冰川下是藏族小村明永村。有旅行探险者发现,村里一户藏民的牛圈门是用一截登山绳拴住的,另外一个登山扣作门锁用。这一家的藏民到冰川找自家的牛时,发现了这些物件,另有一把登山镐,一个对讲机,两只冰鞋,一副缺了镜片的眼镜架,以及一个写有“松井”二字的双肩挎登山包。

藏族人心目中的雪山是神山,是神住的地方,他们心甘情愿地对雪山朝拜,从来不曾有过“征服”的念头。只有神保佑人,哪有人要去征服神的呢?转山便是他们对神山朝拜的一种方式。按照藏族的传统,以及藏区各地的习俗,不同的属相年朝拜一座特定的神山。2003年是“羊年”,转山朝拜地是梅里雪山,这一年又是藏历60年一个轮回的“水羊年”,从四面八方赶到梅里雪山的藏民有10万之众。远从青海、西藏、四川跋涉而来,每一个人的眼神里只有兴奋和虔敬。他们是一个盛大庄严的宗教活动的参与者,有无上的光荣并为此而感激。什么苦啊,累啊,还有留在家里的牛啊羊啊,一切皆置之度外。10万人秩序井然,在转山的起点是祭神的煨桑台,充满激情的祈祷声如海浪般涌起,柏树枝、柴草燃起来了,藏民们纷纷取出早已准备好的祭神之物,青稞酒洒向冲腾的火焰,洒向高高的雪山,炒面在燃烧的柏树枝上堆起“小山”,放飞的风马“随风而起,经幡飘飘,阳光普照。

转山者绕煨桑台三周后,按顺时针方向开始踏上那坎坷不平却又充满亲近和神秘

感的山路。什么叫路？转山者的脚下都是路，那五体投地叩长头的路是贴着心灵的路，无所谓有路无所谓没有路，神山无处不神圣，一块形状怪异的岩石，一个冰洞或者石洞，一棵老树一丛野草，都是转山者心灵深处的圣迹。而一阵突然降临的细雨，从雪线飘落的一阵小雪，乃至惊天动地的雪崩，都是神的使者，神说：我爱你们！我和你们同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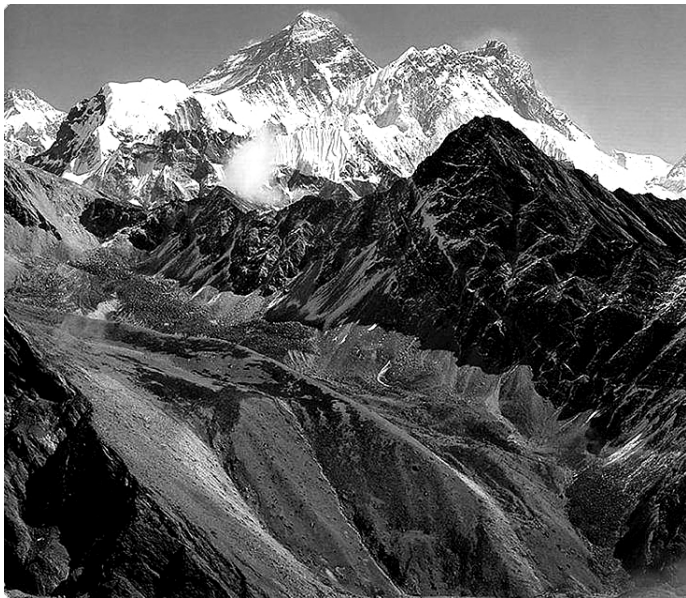
转山路上，还有病人与年迈的老人，他们只是转得更慢一些，那脚步却格外坚实从容。也许岁月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为此，每一次的转山之路成了更加紧迫神圣的灵魂之旅，他们深信，因为转山因为对神的敬畏，今生结束之日就是灵魂升天之时。藏民中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在羊年转一圈等于平常年份的13圈，而在水羊年转一圈则相当于60圈，一般的转山者都要转两到三圈，一圈为自己转，一圈为家人转，一圈为地和牛羊转。转山还有外转和内转之分，外转是绕着整个梅里雪山转一圈，大约10天时间；内转是在梅里雪山的部分地区转行，需时3天。转一次山，对于一个贫苦的藏民来说，至

少要花费一到两年的积蓄。也就是说，“转山”之后，这10万藏民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便一无所有。有一家藏民是从稻城亚丁赶来的，父母亲带着17岁的儿子、15岁的女儿，终于到了梅里雪山脚下。为了这一次神圣的梅里之行，一家人准备了两年，省吃俭用积攒食宿用费。一路上吃完了自己带的干粮后，一天只吃最便宜的一顿饭，即便如此到了梅里便把所有的钱都用光了。但，他们仍然很高兴，为什么要为钱发愁呢？看见梅里雪山了，白白的雪好像在心里融化了。他们一个也没有饿着，帮别人背行李，陪老人转山，顺便照料老人的生活。当地藏民说，转山的人都是金钱的贫困者，心灵的富有者。他们深信，人不是只为今生今世而活着，人只是走过今生今世，而走过今生今世要做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一是到拉萨朝拜；一是转山。这就是修来世，让灵魂明明亮亮干干净净，否则怎么升天呢？

2005年9月《中国国家地理》上温普林先生的文采，久久地震撼着我的内心，从一个旅游者、旁观者到参与者，艺术家的温普

林难能可贵地演绎了一个哲学命题，即何为海德格尔所说的艺术的拯救与生存？

温普林告诉我们，叩等身长头首先打动他的“是仪式的庄严和形式的美感”。他们的双眼直视苍穹，口中喃喃自语，手上戴着专用的木掌手套——有的还钉着一层铁皮，啪、啪、啪，平和而响亮地拍出生三声。伴随第一声，双手高举过顶相击；第二声响在额际；第三声则在胸前。据说这是对佛、法、僧三宝的



顶礼。三次极富美感的合十之后,他们向前迈出一大步的同时,陡然扑到在地,拍打出一阵薄薄的飞尘。于是,朝佛者大都是灰头土脸的,他们前胸系着的那块专用围裙,虽然由整张牦牛皮制成,也早被磨得斑驳不堪。他们的额头无一例外地留下了厚厚的茧子,有的甚至突起了一个蛋黄大小的“瘤子”……

亲爱的读者,你不觉得这样的仪式和形色是神圣而美丽的吗?离开这些仪式和形色很远的我们,过着所谓幸福生活的我们,除了堵车、赚钱、跑官、开会、吃饭喝酒,还有什么仪式让我们惦念?而充斥生活的又是一些什么形色?

所有转山、转经、朝佛者的笑容都是灿烂的,目光是清澈的。藏民认为,一个藏传佛教的信徒一生要叩10万次等身长头,这是修行的基础,是心灵的洗礼,而心灵的洗礼要有严酷的仪式和形式,并经历苦行与磨砺,朝向一个目标,为了心灵的洁净。长磕到拉萨之后,在大昭寺门外,他们都会先在拉萨河沐浴,然后穿上一套陪伴他们一路长磕而来又精心包裹好的藏袍,进入大昭寺,诚惶诚恐地燃起酥油灯,闪亮在释迦牟尼12岁镏金像前,内心里感觉温暖、荣耀之极,夫复何求?

对于普通人来说,朝佛者一个长头接一个长头地以五体投地丈量信仰的行为,是感人的也是不可思议的。这究竟是为了什么?笔者在青海曾询问过一个带着女童长磕在朝佛路上的母亲:

“你觉得辛苦吗?”

“心里很快乐。”

“孩子太小了。”

“她就这样长大了。”

“你祈祷什么呢?”

“天上下雨,地上长草。”

2005年第9期《中国国家地理》所发表

的一个小众调查是这样的:40岁的洛札和38岁的次仁井巴兄弟俩,从那曲一路长磕到拉萨,“为了给一切好心人保平安”。

37岁的阿贡带着5个从几岁到10岁来的儿女从当雄老家出发,朝拜至大昭寺,她说:“心里特别平衡。”

73岁的曲加从青海长磕到拉萨,用了7年又9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他从66岁磕长头,磕到73岁。一路上的圣迹几乎都朝拜过了,曲加的收获是“身体健康心里幸福”。这7年多,他天天为“全世界动物平安与世界和平”而祈祷。

次日贡布一家是四川色达县人,夫妇俩带着两个孩子,朝拜的路边磕边走用了两年多时间,感觉“很不错”。

康巴汉子普布赤列是牧人,两年长磕到拉萨,他认为“朝拜是生命中最重要事情”,因而“感觉心里特别快乐”。

温普林还写了这样一个传奇的“青朴故事”,青朴是山名,扎囊县雅鲁藏布江北岸苦修地青朴山下,有西藏第一寺庙桑耶寺。“青朴故事”中的男女主角分别为丹增和德钦,两人在老家相识相爱后,各自给家里留了张纸条,告别以前的婚姻和家庭,双双出走。以乞讨为生,朝拜了西藏几乎所有的圣迹,一直到了印度、尼泊尔,两人又乞讨、转经回西藏到了青朴,再也不愿离开了。两人还双双剃度出家,成为红教的僧人。红教不反对僧人娶妻,丹增和德钦仍然住在一起,如影随形一起修行。这个故事的开始其实也就是相恋出走而已,后来的乞讨为生和风雨中如此漫长而艰难的朝拜之路,就不一般了,这是苦恋吗?谁知道呢?也许是甜的,因为还需什么来证明丹增和德钦的恋情是真的、美的呢?乃至在苦修地青朴出家,修持佛法的同时仍在谈情说爱,那种心灵得以解脱之后对幸福和美好的体验与感觉,应如阳光照耀雪域一般温柔明丽。

青藏高原是山宗水源之地,当我们仰望高山时,便是在倾听涛声,有山有水就会有人类以及别的万类万物的生命故事。每每念及与众不同的横断山脉夹峙六条大江,在深谷高沟间奔突南下,深切坠落,完美地展现着大自然的精神时,我总是为之心动,并且猜想在神山雪野的护佑下,那几乎与世隔绝的大山深处,因为从来不曾有所张扬,所以这山与江必定是在创造及保护着什么。

第四章

横断山脉中由西向东分布着六条南北走向的大江,依次为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和岷江。

怒江源出唐古拉山,上游叫黑水河,是我国含沙量最小的河流之一。经西藏流入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纵贯贡山、福贡、泸水入保山市出境。怒江干流的中下游河段——色邑达至中缅边境全长742公里,天然落差1578米,离开中国国境时的平均流量为每秒2229立方米。

怒江因怒族得名,但绝大多数中国人除了在地理课本上得知这个名字外,对怒江鲜有了解。六十年前,正是怒江天险阻挡了日本侵略者从缅甸进入中国内地,后来,怒江又被遗忘,但涛声依旧。进入21世纪后,怒

江声名鹊起,先是因为“三江并流”获得世界自然遗产称号,继之是怒江十三级梯级开发,引起大争议,所谓“三江并流”指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在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丽江市、迪庆藏族自治州境内并行奔流而得名。在宽约150公里的山岭间,三江并行,一山一川相互夹峙却又比肩而下声气相通,绵延上千公里,形成了地球上独一无二的“三江并流”奇观。在北纬27度30分附近,三条大江的直线距离不到70公里,怒江与澜沧江仅相距18.6公里。河流与河流的亲切友好,同时却又各有河道各有风姿互不袭夺,能让人生出不知多少联想。一山容不得二虎,在横断山脉滇西北纵谷地带,却是三江并首各自流!



我甚至想过,在天然博大的和谐诸要素层面中,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人的标准所判定的美和丑、有用无用去衡量、筛选,我们必须接受一切。怒江是任性的,有时激流滚滚挟雷霆万钧之势,有时波澜不惊任渔舟撒网唱晚。冬春枯水,怒江之水蓝如绿,温良驯顺;夏秋时节,山呼水啸任你山壁多高多险,毫不掩饰粉碎一切桎梏的气概。怒江峡谷的江边山坡上,因水土流失严重,已很难找到一棵像样的树,可是再往上走便是茫茫林海。以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为例,全州 98% 以上的面积为高山峡谷,坡度在 25 度以上的占 76%,全州 72 万亩耕地大部分挂在陡坡上,全州有 22 万贫困人口,基本丧失生存条件的有 4.4 万人,受泥石流滑坡危及生存的

2.3 万人,全州有 5.7 万个农户住茅草房、“叉叉房”。怒江州真是够贫困的了。可是另一方面这个地域又是丰饶富裕之地:“三江并流”区的面积占中国国土面积不到 0.4%,可是它却拥有全国 25% 以上的高等植物,25% 的野生脊椎动物,77 种国家级保护动物。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珍稀、濒危动植物的最后避难栖息地,地球上不可多得的物种基因库。怒江有 48 种特有鱼类,其中 32 种为本区特有,其中的 1/3 因为修电站和环境破坏已濒临灭绝。

可是,无论如何,怒江是美丽的!

这里高耸的山川与河谷构成了世上少见的高山峡谷,汇集了北半球除沙漠与海岸以外的各种各样的风景。如此之多的景观集

中在一个小小的区域内,难怪有人说怒江的横断山纵谷区,是巨大而壮观的地质博物馆。而守望并生活在这里的是傈僳族,自明朝以降400多年间,他们依恋着怒江,繁衍生息,他们从来不曾抱怨过怒江,如果不是怒江的冲刷和淤积,哪会有州府六库呢?哪会有小小的平地可以耕种盖房呢?哪会有20多万人的沿江家园呢?迄今为止,怒江水还是洁净的,怒江涛声还是激越的,怒江的浪花还是美丽的,能不能说这是“诗意的安居”,可以待考。但对傈僳族人来说,“辛勤劳碌”却是毫无疑问的。傈僳族为古氏羌部落的一个分支,口口相传千百年的关于这个民族先祖的来历,已经十分简单了:“来自大水不能淹没的高山。”公元862年,樊绰从长安经四川进入南诏王朝的统治区域,他撰写的《蛮书》中始有傈僳族的记载。由此推论,在唐朝时,傈僳族在四川的盆地河谷中生活,随后因为唐朝、吐蕃和南诏之间的兵连祸结,夺城掠地,傈僳族中的一部分族群便西行到了澜沧江的峡谷之中。明代,丽江纳西族土司与西藏封建领主为争夺澜沧江与金沙江上游的土地,打了80多年的仗,傈僳族中的莽氏族在首领括木必帕的率领下,于嘉靖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再次迁徙,翻越碧罗雪山进入怒江峡谷。这里山更险地更少,但总算可以安居乐业了。莽氏族之后,到19世纪,傈僳族的其余部分先后进入怒江,18个氏族终得团圆,也成了怒江地区各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

为什么横断山区的大江大河都成了民族迁徙的大走廊?傈僳族的历史至少告诉我们:在列强相争的战火风暴中,这些人少势单的少数民族,为了保护自己,除了走避别无他途。往哪里走?自然不是富饶之城、宽阔的坝子,只能是深山高谷人不敢涉足之处。他们退隐在高山峡谷的深处,他们以退隐的方式保全了自己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以及宗

教,从而保全了一个族群,一个隐退的民族,一个不怕被人遗忘的民族。一个坚守自己信仰的民族,是不会轻易消失的民族。

但,我们仍然要怀想怒族,这个民族显然曾是怒江某一时期的旺族,否则怒江怎会因怒族之怒而命名呢?如今中国云南境内的怒族约为3万人,怒江峡谷的主体民族不得不让位于傈僳族,这又是一段怎样的历史,使得怒族远走他乡的呢?或者竟是因为怒江涛声的指引,怒族寻寻觅觅、沿江而下,从此一去不回?

当金沙江与岷江在四川宜宾附近汇合,始称长江。

岷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之一,也是长江水系中被误解最多的一条江,从《禹贡》所称“岷山导江”起,几千年一直以岷江为长江正源,直到明朝末年徐霞客明确指出:金沙江才是长江的正源,反对者仍然众多,直到20世纪中叶,江源认定,岷江才告别徒有虚名的正源说,并由原先称之为“江”、“大江”、“江水”正名为“岷江”;在这之前,“岷江”只是别称而已。至今对岷江的误解远没有结束,人们仍把大渡河当作岷江的支流,错也。大渡河全长1062公里,乐山市以上岷江干流河段为735公里,无疑根据河源唯远的原则,准确的表述应为:岷江是大渡河的支流。

大渡河源出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东南麓,青海与四川交界的果洛地区三江源。东源有马柯河与麻尔曲河,在阿坝汇合后称脚木足河;西源的多柯河、太阳河、俄热河聚流后为绰斯甲河。脚木足河、绰斯甲河、梭磨河在金川县梦笔山下相拥相抱,便是蜚声海内的大金川。大金川是如此的美丽迷人,支流蜿蜒,河网密布,从高山草甸到雪山河谷。河作漫滩发育,流水汨汨多情,冬则千里冰封,夏则山花烂漫。大金川南流至丹巴城,丹巴的“千碉之国”、“美人谷”和“甲居藏寨”,被称为丹巴三绝。碉则碉楼也,笔者在三江源

所见的碉楼为今日藏民的居所，而丹巴的古碉楼高可达50米至60米，外形有四角、五角、八角乃至十二角的。其用途分为四大类：打仗攻防的防御碉，传递情报的烽火碉，祈福求财的风水碉，避邪祛祟的伏魔碉。在丹巴，大金川、小金川、草什扎河、东谷河四流会师，是为大渡河，又南流穿行于横断山脉东北部的大雪山与邛崃山之间，山崖收束，流水不让，河床深切，绝壁纵横，危机四伏，险象环生，涛声汹涌声震数十里外。大渡河是锲而不舍的驰骋的雕塑者，雕塑着康巴风景，也雕塑着康巴汉子、康巴美女。

奔腾咆哮的大渡河，宁静祥和的大峡谷。

几个巴丹姑娘身着藏族的盛装走在泸定桥上，突然间回眸，美目流盼，看着一顶不知是谁放在铁索上的红军军帽。历史从硝烟与苦难中穿过，和平像阳光一样洒落温柔和美丽。

一个脸上皱折凸凹沧桑毕露的老太太，左手捏着念珠，右手转动着经轮，端坐在一块破旧的藏毯上，阳光从侧面的山谷间照射到她身上，她嵌了黄铜的锃亮的经轮上，光芒闪烁……

大渡河流淌着佛教的信仰之魂。

源远流长雪山高耸的山河境界，本身就是宗教的，至少充满着宗教的况味。

人类对江河流水的感恩、关爱，以及对洪水汹涌的惧怕都会生出宗教情绪，如同高山仰止，夜望星空一样。

因而，几乎所有江河都是流动的历史文化长廊，而宗教在其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乐山大佛在岷江东岸凌云山西壁、栖霞峰断崖处凿成的一尊弥勒造像，又称凌云大佛。嘉州地方志载，唐开元元年即公元713年，海通和尚由黔州自南至北，溯岷江、大渡河云游峨眉，途经古嘉州（今之乐山），登凌云山上凌云寺，但见大渡河、青衣江、岷江三

江合流波高浪险，又听当地人说，在这一航道险段，樯倾楫摧、舟毁人亡已属平常，经常发生的水患更是殃及两岸民生。海通慈悲为怀决心凿山造像以为镇水之宝，苦于经费无着，便奔走大江南北到处化缘，居然筹得不少银子。回到嘉州请得一应石工、雕刻师准备凿山动工时，却有本地官府将海通传到堂上，以擅自凿山藐视官府罪令其交出银子，海通不语，随即用双手食指戳进自己的眼窝，生生挖出两粒血淋淋的眼珠子，置于盘中说：“双目奉上，银子要修大佛，岂敢动之毫厘？”从此，地方贪官再也不敢染指，瞎子海通声名远播，当地士绅百姓纷纷施以援手。海通辞世，造像还没有完工，诗人、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继承海通未尽之业，于唐贞元19年即公元803年完工，前后历时九十年。大佛通高71米，其中头高14.7米，宽10米，肩宽2.8米，眼睛长3.3米，鼻子长5.6米，耳长7米，头上共有发髻1200个，耳孔中可并立两人，头顶能置一大圆桌，脚背上可容100人坐而论道。真个是山为一尊佛，佛乃一座山。大佛凿成后通身彩绘，并建有13层楼阁，名大像阁，宋代称天宁阁，毁于明末战火，而大佛无恙。至今大佛依然在凌云山绝壁上，以无限亲切面对着芸芸众生。

岷江发源于四川松潘与甘肃交界处的岷山南麓，南流途中被邛崃山与茶坪山夹峙，又为青城山挡住去路，东行至灌县，今都江堰市，复南行。奔突于岷山脚下的岷江，山高浪急，水量和水力资源均是长江各大支流中首屈一指者。川西一带是多雨中心，素有“巴山夜雨”、“西蜀漏天”之说，峨眉山一带的年降雨量达2000毫米以上。岷江有充沛的雨水补给，年水量达868亿立方米。可是当岷江一旦进入成都平原，江面骤宽，流速顿减，泥沙淤积，河道堵塞，或者泛滥或者干旱，成都平原曾经是多灾多难的水乡泽国。

后来有了都江堰，这个世界上最早的无坝引水工程，建成至今 2260 年间，“分四六，平潦旱”造就了一个天府之国。与平均寿命 50 年的现代高坝相比，乘其自然疏导治水的都江堰是中国的，也是整个世界的奇迹。历史以一个具体而生动的榜样告诉人们：因为水流动的天性，对天然河流影响最大的是在河流上筑坝，比之于人身上的血管，那就是人为的梗塞。

都江堰的修建主要是为了军事航行之用，秦王朝和李冰也许都没有想到，这一水利工程泽被千年的却是灌溉与防洪，否则哪会有“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

公元前 280 年秋天，秦国大将司马错从岷江上游出发进入长江，南下攻打楚国。秦兵能攻善战自不待言，可是因为山高路险粮草的转运、补给跟不上，大军在今日之涪陵、重庆一带被阻，进退不得。公元前 272 年，秦

王计划将岷江改道经过成都得航行之利，从而成为一条可以争取时间，在战争中抢得先机的补给线。蜀郡太守李冰认为，必须在岷江河道上建造一个既能引水又可以防洪的水利工程，工程的位置选在山区和平原的交接点上，而渠道工程则在灌县城西玉垒山下。有资料说李冰率 10 万兵丁役工以竹片编成竹笼内置卵石，再用渡船载运抛至江心，历时四年，岷江河道间出现了一个类似于大鱼嘴的江心坝，把岷江一分为二成内江、外江。内江为引水河道，也就是引岷江之水通往成都的河道。史说“凿离堆”就是凿开玉垒山，以火烧石再用水激之法，使之分崩，凿通了一个宽约 20 米长约 80 米的引水口，成为岷江之水进入成都平原的咽喉，世人惜之爱之称为“宝瓶口”。公元前 256 年，这一至今仍是惊世之作的工程竣工。其秦汉时代的名称已经失传，晋、北魏时称湔堰、湔棚、



金堤、都安大堰，唐时称犍为堰，宋朝改称都江堰至今。

公元前 111 年，司马迁由长安出使四川、云南，途中曾有都江堰之游，在《史记·河渠书》中说：“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溉浸，百姓饗其利。”

李冰造都江堰的过程、都江堰造福天府之国的悠久历史，透彻着自然的神妙与人智慧的合一、和谐。笔者在都江堰踏访三次查看了各种水文资料，惊讶莫名的是，2000 多年来，有文字可考的测量记录告诉我，无论岷江洪水多大，进入“宝瓶口”的流量从不超过每秒 800 立方米，其二是“分水鱼嘴”，取分流法使岷江成为内江和外江，内江引水，外江分洪排沙，分洪以减灾，引水以航行、灌溉。然后是在“宝瓶口”下开凿并拓宽郫、检二江，再以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类推，分解出诸多渠道，使岷江之水分流安澜自流灌溉，人称“飞沙堰”。概而言之，“分水鱼嘴”先把不驯的岷江分成内江和外江，“飞沙堰”边排沙边溢洪地流进成都平原的万亩良田，而“宝瓶口”总是自如地控制着水量，自然神力使之成为“枢纽”。都江堰是 2000 多年前的古人设计创造的一个系统工程，当分水、飞沙、宝瓶各司其程而又成为一个系统之后，在互为依存、互相关联之下，便产生了远远超过各自自力效用的整体功能。都江堰告诉我们：水利工程最根本的结构原则，应是工程与自然环境的一致性，然后是工程各部分的一致性，始能既不破坏自然又可以造福人类。

100 年间，中外水利专家纷至沓来，面对都江堰除了赞叹有加外，还进行了三番四复的勘查、测量、计算，论证之下，后来便总结出用现代语境表达的“正面取沙、侧面排沙、二级排沙、动力平衡原理”等科技经验，从而达到使“引水与排沙在时间上统一，在

空间上分开”等等。果然，这是李冰和他的建设者们始所未料的，到底是后来的水利科学理论证实了都江堰的伟大呢？还是都江堰的伟大引发了水利科学的猜想？从根本上说，都江堰留给后人的是今李冰庙前的勒石之句：“深淘滩，低作堰，六字旨，千秋鉴。”千秋之鉴，为什么在于一“深”一“低”？为“乘其自然，因势利导”也。敢问中国高坝大库的专家们，那“千秋之鉴”你可曾鉴得一二？

都江堰西南 16 公里的青城山本名清城山，唐开元 18 年即公元 730 年始称青城山。又据传说，皇帝曾封青城山为五岳丈人，故又名丈人山。东汉时五斗米道创始人张道陵在山中修炼，青城山又有道教第五洞天之称。四川的导游告诉我，峨眉向佛，青城得道，峨眉山向佛时可见天下之秀，青城得道后心怀天下之幽，先上峨眉还是先去青城，大路小路你慢点儿走。

都江堰始有如同一张错落有致的水网，彭山县江口镇是水网的一个结扣，内江、外江之水在这里重又汇合，岷江南流。北宋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的故里就在岷江西岸眉山县。三苏故居在眉山市城西南角，明洪武元年即 1638 年改建为三苏祠，后颓败，清康熙四年重修再造。岷江过古嘉州小三峡——犁头峡、背峨峡、平羌峡，与大渡河、青衣江汇流，青衣江古称平羌江，藉藉之名，后因 24 岁的青年李白买舟而过时写的《峨眉山月歌》而脍炙人口：“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峨眉山位于乐山市西 30 公里，与五台山、普陀山、九华山齐名并称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我们平时所说的峨眉山其实只是峨眉山的一部分，即大峨山，另有二峨、三峨、四峨，合纵连横乃成峨眉山。“峨眉”之名最早见于左思《蜀都赋》，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写道：“去成都千里，秋日澄清，望见两

山相对如峨眉，故称峨眉焉。”这就是相对而出的大蛾、二峨，望之如美女之峨眉，峨眉山因而得名。有另作解释者，“峨”乃高峻也，“眉”乃秀色也，高峻之美眉也。东汉时，峨眉山中便有道教修炼者，晋初佛教上山，唐宋时两教并存各有信众，至明代中叶后，佛教渐盛而道教渐衰。到明清两代，峨眉山上佛教极一时之盛，有大小寺院近百座，如报国寺、伏虎寺、千佛禅院、洗象池、金顶等。金顶为峨眉最高峰，海拔 3099 米，400 多年前建有华藏寺，铜瓦铺顶，金光夺目，故有金顶之称。但 1890 年毁于火灾，今日游人上金顶是为了看佛光，时在午后，若天空晴朗，从金顶俯望，但见五彩光环浮生云际，祥和之气自天而降。科学的解释是阳光透过空间尘粒、水气，折射而出的光彩自然现象，但这一点也不影响游人香客视之为佛祖显灵佛光普照，而手之舞之欢欣雀跃。

那佛光也是风景，并且坠落成为岷江的一种气息。

沐浴着岷江的气息，那些在峨眉山上攀援、修路、筑庙的善人，修行者、炼丹者、隐居者，以及载酒而歌后临风题诗，醉心风月的文人墨客，缔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真正堪称不朽的山水文化。

峨眉山神水阁附近有“歌凤台”，相传是楚狂人陆通隐居之地，陆通字接舆，楚人，好养性，躬耕以为食，楚王相聘，笑而不应，后更名易姓游历名山，隐居峨眉，曾作《凤兮歌》讽喻孔子：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

之从政者殆而！

宋黄庭坚舟行嘉州往访峨眉，曾在中峰寺习静参禅，寻访接舆旧游之地后题词“歌凤台”。台上有过一联曾流传于世：有客曾歌凤，无人解濯缨。

中峰寺本是道教的乾明观，晋代成佛寺，唐慧通禅师重建，名为集云寺，寺后有 16 峰四环耸峙，集云寺适在其中的白岩峰，故又称中峰寺。宋、明两代，中峰寺禅风鼎盛，高僧们称通过契佛心印的感悟，可以修持到“坐能长江水不流”的空寂之境，寺中有联云：

修道贵诚中，顾上人念断根尘，相捐空色；

登峰宜造极，想佛子仰扣参拜，俯瞰华嵩。

清音阁位于牛心岭下，黑龙江与白龙江汇流阁前，江上有拱桥，与延福寺、广福寺联袂和白云峡壁合。明代书家彭端吾书“万古流音”四字勒石，至今笔锋犹健。明洪武初年，高僧广济到峨眉山为清音阁题集句联云：“春秋多佳日，山水有清音。”这十字联传为佳话直至近代，谈及名山诗词联语仍有津



津乐道者，盖因其对仗工整巧妙，而又出自两大名家之手笔。前者为陶渊明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后者为左思句：“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牛心石上有牛心亭，亭柱上是清“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弟的联语：“双飞两虹影，万古一牛心。”息心所有一联，绝妙：“佛云：不可说，不可说；子曰：如之何？如之何？”从峨眉金顶极目西望，可以远眺大雪山、贡嘎山，万千思绪甚至会飘向青藏高原那群山众水源头之地，思丝已经触摸冰雪远古，乃至江河之源了。这个时候宗教的内涵似乎与大自然完全是同声同气的。请读赵熙金顶题联：

瞻太古雪，幻出大千云。

源出青海巴颜喀拉山的雅砻江，干流总长约 1500 多公里，其最大落差为 3180 米，流域地形呈东西窄、南北长的狭长形，支流为羽状水系，以理塘河、鲜水河的流程分别为 430 公里、387 公里而为最大者。在这里，我们眼见的“河山”、“山河”中河与山的关系之紧密，绝非形容而只是准确的表述了：沙鲁里山位于甘孜、凉山州西部，是金沙江和雅砻江的分水岭；大雪山位于甘孜州东部，是大渡河与雅砻江的分水岭。

总有一座山脉护卫着、约束着一条大河，总有一条大河深切着、偎依着一座大山，总有河山之间的峡谷、森林，总有河山边缘的草原、台地。当雅砻江从海拔 5000 多米的高山上涌进石渠草原时，那气势就显得格外恢弘了。石渠的别称为藏语扎溪卡，意为雅砻江边。扎溪卡草原是康巴地区最大的草原，这里河谷宽阔，沼泽丰富，花草茂盛，但，人们不知道那花叫什么花那草叫什么草，还有斑头雁和野生黄鸭，驻足于花草丛中，怡然自得地看着陌生的游客，仿佛默默地宣告：我是这里的主人。

石渠的草地，又一次展示了风景是怎样

坠落的，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从高到低，石渠草原资源的垂直分布如下：高山灌木丛草甸、亚高山灌木丛草地、高寒草丘沼泽草地、高寒沼泽草地、高山单面草地、亚高山草甸草原。牧草品种有垂穗披碱草、老芒麦、鹅观草等 20 余种。高原野生植物蕨麻类中，有一种称为“人参果”，藏人称为“卓玛”的食物，食之可以延年益寿。在这片神掌管的山水相依的流域，那些忽然间在你的视野中探出头来的一只动物的眼睛，那眼睛的美连人间的美女也比不上，那眼睛的清纯只有人间刚生下的婴儿才可与之匹配。还有芳香的灌木，血红以及薰衣草蓝，矮杜鹃及无以名之的山野之花。花本无名，人独多事，所有的词语都用光了，再也取不出名字了，惟动物的眼睛与山中的野花才有天启神通。

雅砻江要展现它的另一面了。如果一直是温文尔雅的，那还叫雅砻江吗？又怎么能称得上大江大河呢？雅江城以下至木里约 400 公里的雅砻江河段高差悬殊，切割深刻，峡谷险峻，是地震与滑坡的多发地段。1967 年 6 月 8 日，雅砻江右岸雅江县唐古栋发生大滑坡，6800 万立方米山岩巨石分崩后一部分直飞对岸、一部分跌落江中，形成了长 500 米、高 175 米至 330 米的拦江大坝。雅砻江水受阻之后，激流忿而回头倒灌，回水区长达 42 公里。雅砻江水朝着大坝冲击了 9 天之后终于溃决，有目击者称，40 多米高的浪头，把比帐篷还要大几倍的石块轻轻托起再高高地抛向空中，然后重重地跌落。那飞溅的浪花会使人想起枪林弹雨、箭矢横飞外，已经无所措辞了。唐古栋大滑坡旧址的那些不知道在哪一场暴雨后飞身而下，那临危枯槁的姿势实在是一种警醒，滑坡泥石流区域也在发育、扩大中，至今这里已形成了长约 3000 米、高达 2000 米的崩塌危险区。在青藏高原这一辽阔的山原地带，风吹水蚀，山水在交融之中的相互作用

等等原因之下，山崩、雪崩、滑坡泥石流，原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内，自然灾害也是自然风景的组成部分。当人们接受风景并且享受风景的同时，便同样也面对着各种灾难的考验，人的智慧更多的是灾难赋予而非享受可得。但，现在的问题是：愈来愈猛烈的灾害以及在人与环境的平衡破裂之后的各种疾病，已经并且还将更加频繁地攻击人类。人们都在问：天那！为什么是这样？也许我们更应拷问的是人类自己：人啊！你怎么能如此贪婪？笔者踏访长江中上游防护林时，四川省林业厅的朋友告诉我，四川原始林区大部分在金沙江、雅砻江和大渡河三江流域，占全省天然林面积的近70%。而雅砻江是长江上游流域最大的林区，占三江流域森林面积的42%，尤以高大挺拔，遮天蔽日的云杉、冷杉、铁杉和桦木著称。几十年的砍伐之后，俟实行“天然林保护工程”时，原始林木已寥寥无几，基本上被砍伐一光。虽有人工林，其水土涵养与保持功能不复从前，大地不再稳固之后，便发生了1998年的长江大洪水，为此提心吊胆的日日夜夜，我们忘记否？

雅砻江就要流进金沙江了，然后它们会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长江。

对于江河而言，叫什么名字是人的事情，那奔流、坠落，“善下之”、“利万物而不争”、“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水之本性，却是神性之所在了。在中国西部的大荒凉中踽踽独行时，有时遥望雪山，有时目睹着长叩者的背影渐渐远去，总有一种气息轻轻地丝丝缕缕地深入内心，拔除我的焦虑，渐渐归于平淡，如同这雪域高原上一个冬日之野湖，静静地期待着牧草泛青、藏羚羊归来。总是会遇见玛尼石，在草丛里，在湖畔，在一条无名小河的上游，一块玛尼石，又一块玛尼石，在风中在水声中吟吼着：“奄嘛呢叭咪吽——”啊，莲座上的圣佛！我知道那

是藏民为我这样心上有太多污垢的人“伏藏”的，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被感动了，我知道那是神的拯救。横卧在扎溪卡草上的巴格玛尼墙全长116公里，厚约两米至三米，墙体全部用玛尼石垒砌而成。各种颜色的玛尼石，有人背来的、有牦牛驮来的，不知多少信徒在心的指引下用手刻写的六字真言、《甘珠尔》、《丹珠尔》的经文片断，在青草与鲜花中，与雅砻江一起流淌。据说松格石经堆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石经堆也有人称之为松格石经城堡，城墙高达10米，长宽100米，呈方形。这是一代又一代的藏民用玛尼石堆砌而成的。雪域高原上的人目睹高大向往高大，此种高大全无权势的意味，是精神和意志的升华，而玛尼城堡便是一处神人沟通的巅峰，对着上苍，那是多少藏传佛教信徒向往来世的心音。这个时候，也只有这个时候，语言才是对着天空开放的花朵。

关于横断山脉和穿行其间的河流，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我只能说，那是一种独特的存在，一种神圣的超然，一种思想的方式，一种家园的楷模。“除了是一种地理造物之外，还是一种思想造物（法国藏学家米歇尔·泰勒语）。”

经幡玛尼石。

经幡飘扬，那风中的声响是一种温情的呼唤，呼唤着人进入神的境界。这是一个以毕生的精力转经、转山、转湖、雕琢经文、堆砌玛尼石的族群的缩影，他们对于物质的要求则仅仅是“吃饭能吃饱就行了，今天捡够了明天烧的牛粪，余下的时间就要念经了”。也有乞讨者，那是朝拜路上耗尽了所有钱财的人，你施舍时当存敬畏之心。对于所有如笔者这样的精神贫困者而言，还没有找到一条乞讨之路，我们为什么不去乞讨？

乞讨是一种拯救。

雅鲁藏布江是西藏的母亲河,全流域平均海拔在 4000 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离开天堂最近的一条大河。它源出喜马拉雅的中段北坡的杰马央宗冰川东流,至派乡接引支流帕隆藏布江后急转南流,再偏西流至邦沟又改为南偏东流。雅鲁藏布江的下游河道是“U”形大拐弯。大拐弯顶部内侧为南迦巴瓦峰,外侧为加拉白垒峰。这是何等的殊荣啊,因为喜马拉雅山两座著名雪峰的恩爱有加、一路相送,穿越其间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在默默无闻千百万年之后,那涛声突然飞越雪山向世人宣布:我才是世界第一大峡谷。



第五章

雅鲁藏布江真是高高在上的啊!

雅鲁藏布江的激流、落差以及在峡谷的幽深、嵯峨、神秘等等所有的细节,无不刻画着喜马拉雅山的烙印,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条河流,如雅鲁藏布江那样分明显示着,它受制于一座极高山,喜马拉雅山的冰雪是这条大江永不熄灭的灯塔。当杰马央宗冰川的点滴融水开始汇聚、流出之后,它不断改变的流向,大大小小的拐弯,似乎均源于极高山的指向:哺育、滋润这雪域高原,还要有一个举世无双的大峡谷。然后在 2057 公里的流程之后从巴昔卡出境,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与恒河汇合,注入印度洋。恒河圣水,恒河沙粒,这恒河之水恒河之沙中有雅

鲁藏布江的水有雅鲁藏布江的沙,山与河就这样连结起了两个文明古国,山水相依,休戚与共。正是在巴昔卡,看雅鲁藏布江水奔流出境,莱奥波尔德的“大地完整性”的概念忽而变得十分具体了。“大地完整性”是关于整个大地的完整集合,流过国境线的江河,正以滋润万物稳固家园为使命奉献其所有,连缀着、催生着、养育着异域风景四时变化万类万物。江河依托着山,高山、大山、小山,那山总是源头之地,那水不是冰雪融水就是地底下的泉水,然后流出,纳百川成巨流,如此等等便是山水的神性了。

雅鲁藏布江的河流长度居全国大江大河的第六位,全流域水能蕴藏量仅次于长江

流域,居第二,单位流域面积、单位河长的水能含量为全国之最。自河源到里孜,为雅鲁藏布江上游段,里孜至派乡为中游段,派乡以下是峡谷下游河段,500公里稍多,天然落差达2725米。进入下游的河道急剧变窄,两岸山高坡陡,流速骤然加快,大峡谷已近在咫尺了。河谷深切,上部坡度约40度,下部坡度为60度至80度,有的陡壁甚至呈直立状。河道迂回曲折,90度以上的大拐弯不下10处,如西兴拉、扎曲、八玉、夺嘎、达木等。同是拐弯,有时呈直角,有时为“弓”字形,有时是“S”形的盘旋曲折。河道此种形态的变化,会使人愁肠百结,流水是否也有短暂的茫然与过失?地质学家说,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这里地壳运动的频繁剧烈,自青藏高原抬升至“世界屋脊”以来,以每年3厘米的速度继续抬升。古人云“高处不胜寒”,我要说,“高处不厌高”,没有更高、更陡、更险,又哪来雅鲁藏布江的无比壮美呢?多吉帕姆峡谷是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中最险峻的一段,亲往考察的李渤生先生著文说,峡谷两侧是高达400米至500米的如刀斧削成的绝壁,入口处,有4条300米至400米高的瀑布从陡壁上飞流而下直落江中,江流在这里作了一个“门”字形的大折转,“门”字形峡谷的两端基岩上又有两条瀑布奋不顾身地下落,激扬的水雾飘逸至数百米的空中,有阳光照射时,还会出现彩虹。在“门”字形折转的下方,两堵500米高的岩壁将峡谷收束至35米的宽度,湍急的江流又挤又吼涌将出来,沿东侧的岩壁源源不断地坠落,“整个峡谷在巨大水流冲击下发出骇人的颤动,让人仿佛感到悬崖上的岩石将要被抖落”。

亲爱的读者,你感觉到山水相间、刚柔相济的伟力了吗?让我们的心灵和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一起颤动,连石头都颤动了,人还有什么理由不颤动呢?

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还是印度洋暖气

流的水气通道,又为崇山峻岭阻挡,便凝结成雨水,是中国降水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大峡谷南部戴林的年平均降雨量为5317毫米,巴昔卡为4496毫米,墨脱为2260毫米。充沛的降水,使大峡谷地区发育了丰富多彩多姿的天然植被,从白雪皑皑的冰峰雪顶,到海拔百余米的高谷浅底,从上而下依次为:高山寒带冰缘植被,高山亚寒带灌丛草甸,亚高山寒温带常绿针叶林,中山暖温带常绿针叶林,山地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半常绿阔叶林,低山热带雨林。我国山地最完整的垂直植被类型,不知道由谁的手随意而巧妙地排布在大峡谷的山坡上,随着季节更替,色彩也更替。也有时红草地、绿草地并存,几棵粗壮硕大的老柳树绿枝依然,在它们的背后山坡上,则是花季刚过的高山杜鹃,茂密的由青蓝色笼罩的原始森林。

构成各生态系统的基本单元,是生存其中的生物物种。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暖湿气流,云雨连绵,以及复杂多样到难以描述的立体生态环境,加上除了下游谷地外没有人的活动的影响,整个峡谷几乎不为时光流逝所动,万类万物皆处于自生自灭再生再灭的自我演替更新的原始过程中,就连生活在谷地的门巴、喀巴族人,也与世隔绝,其习俗、服饰、文化传统与耕作方式,和大峡谷一样保留了本民族的原始性,大峡谷的生物多样性,仅墨脱全县和林芝、波密、米林县的部分地区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的统计,有维管束植物3768种,苔藓植物512种,大型真菌686种,哺乳类动物63种,鸟类232种,爬行动物25种,两栖动物19种,昆虫1500种。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面积只占中国乡土面积的0.23%,维管植物面占全国的13%,苔藓植物、大型真菌、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和昆虫则分别占全国的25%、17%、17%、25%、8%、10%、5%。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数据显然是不完整的,从根

本上说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还是人所未识的,有多少悬崖陡壁,拐弯角落中的一丛野草几束山花以及与之相伴的生物,人看不见更摸不着。毫无疑问的是,大峡谷是我国最重要的不可多得的生物物种基因库之一,是露天的高原特殊地理条件下生物分化的最美丽的实验实,也是 21 世纪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种与生物基因资源。

雅鲁藏布江末端的巴昔卡,年均流量为每秒 5240 立方米,径流量为 1654 亿立方米,居我国江河第 3 位,是黄河水量的 2.8 倍。大峡谷地区干流河道占雅鲁藏布江的 24.1%,区间集水面积高达 49959 平方公里,大峡谷地区的水能蕴藏量为 9361 万千

雅鲁藏布江还具有流量稳定、泥沙含量少、水质未受丝毫污染的独特性,使别的大江大河只能望其项背。雅鲁藏布江的水源地首先是源头的冰雪,然后是大峡谷地区广布的现代冰川,如亚龙冰川、喜日尤甫冰川、作求甫冰川、则隆异冰川、白马葛琼冰川的融水补给。大江上中游的原始森林和原始植被得以保全,从而涵养了雅鲁藏布江控制了水土流失,实在要感谢大峡谷的天险,阻挡了伐木者的脚步。但是,见到激流就想筑坝发电,看见森林就想伐木发财者,在中国还大有人在,殊不知,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地区,还是中国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的地区。

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峡深、谷险,是因



瓦,其中干流河段占了 6881 万千瓦,这些数字表明的是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地区的水资源、水能资源是何等丰盛、充沛,不仅如此,

为大峡谷地区正好位于以南迦巴瓦雪山为中心的三条巨大山系——喜马拉雅山、念青唐古拉山、横断山及地壳板块——印度洋板

块、欧亚板块、太平洋板块的复合交汇处。这样一个地理位置是数以亿年计的强烈抬升为它的地壳构造活跃区，此种活跃至今依然。地壳运动反反复复地雕琢着这里的地形地貌，是有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脱颖而出。同时，大峡谷也验证着这样一个真理：最美的往往也是最为脆弱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你看峡谷两岸欲倾欲倒的陡壁就知道了，这里的地质基础薄弱、破碎、敏感而且不稳定。不仅如此，从地面而言，大峡谷切开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

成为最大的水气通道之后，强烈的水热活动，包括源源不断的降雨，与薄弱的地质环境相结合，便从根本上决定了大峡谷的环境确实美，太美，美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却也有点弱不禁风。一旦气候异常，连续暴雨，尤其是人类在开发的名义下的侵入，便会诱发地震、泥石流、滑坡、雪崩等自然灾害。这样的警示已经发出很久了：

1950年8月15

日，墨脱8.5级大地震，山峦破碎，河道堵塞，地形地貌为之一变；因为川藏公路的修建，人类活动在通麦地区骤然加强，形成了著名的“通麦天险”；1967年6月至7月间，东久区拉月地方大山崩塌，几公里长的川藏公路被毁，遇难者众多；1983年7月至8月间，帕龙藏布培龙支沟发特大冰川泥石流，川藏公路30多米长的钢筋混凝土大桥毁于

一旦，道班房、推土机、拖拉机及等待通过的87辆汽车瞬间被吞噬，帕龙藏布江被堵塞后形成8公里长的回水河谷，今日仍然指证着这一场灾难；1996年4月，然乌至波密间川藏公路段大雪崩，300多米长的巨大雪团从山头崩落，过路车辆、500余人被大雪深埋，56人当场死亡……

世界四大著名峡谷的长度与极值深度对照如下：

中国雅鲁藏布江大峡谷：504.6公里长，极值深度为6009米；

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370公里长，极值深度为2133米。

秘鲁科尔卡大峡谷：90公里长，极值深度为3200米。

尼泊尔喀利根德格大峡谷：60公里长，极值深度为4403米。

一条大峡谷的长度、深度及其风景



的原始性、河流背景等等，都是一种不容争议的客观存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无疑已经在事实上取代了科罗拉多大峡谷，而成为世界峡谷之冠，但这远不能代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未来的命运。我们在20多年快速发展的时间里，不同程度地污染了所有的江河，以及近海水域，并且将流水清澈的淮河污染成一条肮脏之河。对雅鲁藏布江大峡

谷,能不能走出“发现美是为了糟蹋美”这一中国的怪圈,笔者深以为忧。科罗拉多大峡谷已经不是世界第一大峡谷了,若干往事却不能不记:100多年前,美国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开世界现代自然保护事业之先河。20世纪60年代,雷切尔·卡逊及她的著作《寂静的森林》引发了环境保护的浪潮,并在美国率先弃用了剧毒农药,这一浪潮20年后影响了中国。发育于美国洛基山西坡的科罗拉多河,在流经亚利桑那州时深深地切开了科罗拉多高原,构成了高阔与深刻的峥嵘景观,这就是科罗拉多大峡谷。1916年,为保护这一峡谷,美国政府放弃了开发峡谷河流水利资源的巨大的经济效益,建立了科罗拉多大峡谷国家公园,不仅成为世界旅游观光者的胜地,也是美国国家的象征,从20世纪末叶开始,游客数量已超过每年500万人次。

中国有多少世界第一,就第一地毁在了中国人手里。

长城是世界第一吧?那些渴望与长城共不朽者的乱刻乱涂,天天在毁我长城。

北京的古都风貌,城门楼子及城墙四合院,是世界独有的吧?毁损北京古都景观拆城楼拆城墙拆四合院,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拆到今天,在建设和发展的名义下,风景、传统与文化成为金钱和权力角逐的房地产地块。现在是高楼林立了,有的楼顶上还盖个小房子,那是古都北京吗?

从观念的先进性而言,科罗拉多大峡谷能得保全,为一方风景而不为利益所动,仍然是世界第一,不知读者诸君以为如何?

与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地区世世代代相依为命生息其间的民族,叫珞巴族,那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如此遥远而陌生的族群,直到1965年,国务院正式批准,认定为一个单一民族。“珞巴”是藏族对他的称呼,意为“南方人”、“山南人”,他们分布在以雅鲁藏布江大

峡谷为中心的喜马拉雅山区,是藏族聚居区以南的“珞瑜”的地方,在中国实际管辖区内珞巴族人约在3000左右,占总人口的1/10。其余的珞巴族部落和人口广布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南依县珞巴族民族乡以珞巴族命名,该族占全乡人口8%以上,也只有300人。人口少,生活的地域如此辽阔、高远、险峻,他们怎样生存?他们生活得幸福吗?

1999年第4期《地理知识》上李旭的文章介绍说,南依的珞巴族博格尔部落分南依、琼林、才照三个自然村,散落在长约10公里的山谷中,海拔3000米,山谷是南北走向,清澈的南依河由南向北流入雅鲁藏布江,山谷东西两侧山坡上原始森林郁郁葱葱。更久远的珞巴族的历史已经无法追寻,但仍然有迹可寻,珞巴族属蒙古人种,黑色直发,褐黑色眼睛,皮肤白皙细嫩,说藏缅语族的语言,大都通藏语。关于藏族和蒙古族的因缘际遇,历史是这样记载的:当13世纪时,这个因为征服、鏖战所带来的英雄的世纪,是蒙古族的世纪。蒙古的铁骑在成吉思汗带领下征服北印度后准备班师回故地时,发现了西藏这块令他心动的雪域高原,决定取道西藏返回自己的草原。成吉思汗没有想到的是山如此之高、雪如此之深、天如此之冷,西藏是如此难以进入,只能长叹一声而作罢。但,他已经感觉到了雪域高原上的藏民族,是如有神助的伟大民族;他也听说了甚至隐隐悟到了他本人以及能征善战的蒙古民族所需要的心灵的慰藉——佛教的神奇美妙。于是历史上饶有趣味的一幕出现了:成吉思汗派专使携书信、厚礼,拜见了西藏的教派领袖,表明他尊重佛教,愿皈依佛法,请西藏派最智者到蒙古传教。还没有听到回音,成吉思汗作古,窝阔台带兵占领了青海河湟一带的藏区,并作为封地赐给他的二儿子阔端,阔端的部下罗达纳波又攻占了卫藏,并在周密的调查后报告阔端:“卫藏教

派林立，噶当派寺院最多，达垅噶举的法王最有德行，止贡噶举的京俄大师很有法力，而最有威望、学问最好的则属萨迦派的班智达贡噶坚赞（《藏域春秋》）。后来的故事简言之是这样的：阔端致信萨班·贡噶坚赞，邀其到凉州面晤，希望听到他的智慧之言，指点迷津，传授佛法。信中阔端又说：“蒙古骑兵铁蹄无敌，这是您知道的，所以希望您体念佛教和众生，尽快前来，我会让您统领西部的众僧。”为了避免一场必败无疑的战争，63岁的萨班·贡噶坚赞带着侄子八思巴，走上了跋涉之路，走到第108天时，一路上不是狂风暴雨就是飞沙走石的景象，突然由晴空万里、佛光普照取代，一朵又白又嫩的云彩从空中飘然而来，萨班·贡噶坚赞仰首一看正是智慧之神文殊菩萨在祥云上笑而不语，萨班连忙伏地叩首，有天籁之音传来：“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便腾云归去，归去时回首眷顾，以手指弹下一滴甘露，落在萨班的无名指上……两年之后到凉州，讲法播道，点化阔端，归顺蒙古是必然的，13世纪的西藏怎么能与蒙古铁骑抗争呢？但，没有

大规模的战争，没有血雨腥风，而且从此后藏传佛教也深入了蒙古草原，除去阔端极为敬重萨班·贡噶坚赞行，他的侄子八思巴也成了大元汗王忽必烈的帝师……

让我们回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南依乡珞巴族人身边，他们的武士装束，弯弓搭箭的姿势很容易使人想起成吉思汗的后代，珞巴族是13世纪时的蒙古骑兵之后？可是又为什么到了这与世隔绝只能“射”不能“骑”的大峡谷中了呢？一切都只是猜想，大历史留给我们的永远是小历史，最最精彩的细节和篇章已不复存在，只有雪山知道，峡谷知道，他们不说，天有大美而不言啊！

20世纪60年代之前，珞巴族生活在高山上，住在用竹子、木头和茅草搭盖的干栏式屋子里。1970年前后，政府动员他们从山上下来，住到峡谷中，加入人民公社。盖的房子是仿藏式的，木头架子土坯砌墙木板顶压一些石块，再用木板隔成阁楼，住房坚实宽敞，家家有院子，每个院子里都养着一只或几只狗，珞巴人视狗为朋友，家家挂毛主席的画像，像两侧还挂着几穗麦子，几条哈达。

屋后是菜园子和果园，围以篱笆，除了居室，有些珞巴人家还有打酥油酿青稞酒的小作坊。

村里的家家户户都在一条流水清清的小溪边上，小溪中有的河段以整木挖槽导引溪水，并建有小小的闸门。这条小溪是村子里共有的水源，除了洗茶、做饭、洗衣之



外,还有几座水磨房用来磨粉做糌粑。小溪流水淙淙,如同珞巴人平和的生活平和的心态,他们并不关心峡谷外面的世界,但从拒绝外面的文化。珞巴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孩子们在学校里学藏文、汉语,他们已经习惯于用藏语交流,珞巴族融入藏族文化看来已是大势所趋,不过,珞巴人并不为此担心,只要日子过得下去就行了,南依的珞巴族人有还算宽敞的住房,水源充足而洁净,燃料是枯草树枝,粮食也够吃。森林中的山珍也是珞巴人的美味,而灵芝、红景天、虫草、沙棘可以卖钱,他们以血缘关系聚合,一个村里家家都是亲戚。耕地时,家家户户把放养在山上的马找回来,犁地播种,告别刀耕火种也就是十几年前,地里种小麦、大麦和青稞。打麦子的时候一个村子的劳动力,都会集中在村里共用的一个打麦场上,今天这一家,明天则是另一家,在这里互相帮助是祖宗传下来的传统。干活时中午饭在场院里吃,主人会尽力把饭菜做得较为丰盛,晚上麦子已经打完装好袋子,运到了家里。晚饭要喝青稞酒,有馒头、米饭、奶渣炒青椒,一大锅汤,吃饱了,喝好了,就踏着月光回家了。

这里的生活方式也是多样化的,横断山区的一些峡谷里除了“走婚”,还有弟兄几个共同拥有一个老婆的大家庭、和谐相处幸福美满。而南依乡的珞巴人达给家,李旭的文章说是一夫二妻 13 个人的大家庭。这些大家庭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在这些山高路险地广人稀之地,如果不是大家庭不要说富起来就是维持生计也会十分艰难,有多少劳动需要翻山越岭,需要付出极大的体力和耐力,需要有人可以协作互助,这些峡谷之外的人不是设身处地,又怎么能理解呢?达给和他的第一个妻子亚娘都是马尼冈人。1960 年,中印关系紧张,达给带着亚娘背着四岁的儿子从马尼冈到南依落户,亚娘觉得

家里孩子太少,便和达给商量娶进了第二妻子亚东,又生了四个孩子,这么一大家子一起生活了近 20 年,直到 1982 年因为孩子都已长大才分的家。

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若干变化,从达给这个大家庭里已经可以看出端倪了。亚东的 4 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老大亚拉当家,丈夫是 10 多公里外来林乡人叫巴桑,巴桑的父亲是藏族人,母亲是珞巴人,他高高兴兴地做了上门女婿,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女儿。亚东的另外三个孩子都考上了中专,当上了老师,最小的亚蝶所在的学校只有她一个老师教 15 个学生,亚蝶还想上大学,大学毕业后仍然当老师。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一个大家庭里出了三个中专生,而且还想上大学,这不仅是珞巴族也是雅鲁藏布江的骄傲。大峡谷啊,你有多长,你有多深,那都是可以测算的,只有等到教育和文化教化出来的一代又一代大峡谷的子孙,代表大峡谷发言的时候,才是雅鲁藏布江真正辉煌之日。他们将对热衷于雅鲁藏布江水资源的水利专家、水电老板们说:“是的,这里是世界级的最大水电富矿区,但也是生态最脆弱的地区。你们为什么不听听地质专家和生物学家的意见呢?在薄弱而破碎的地质基础上,请勿勿强加于高堤大库,不要忘记墨脱 8.5 级大地震!”

他们还会告示世人:在大峡谷最宝贵、最难得的是生物多样性以及稀有物种,假如没有了激越而清澈的流水,没有了这些鲜活的、蛰伏的生灵哪还有秀美灵动的风景可言?在污染、破坏了这片最后的净土之后,难道我们忍心让别国的人指着这片雪域高原大峡谷说:“瞧,这就是中国的崛起!”

雅鲁藏布江的涛声澎湃啊,轰鸣吧!

雪域高原那原始的却又总是鲜活的、神话尚未隐退的祥瑞之光啊……

当鬼氏部族且饮酒且扬鞭，征服穆族之后，一部分穆族人西逃翻越冈底斯山，在穹隆银建起城堡。由此诞生了出过诸本教圣人，并首创象雄文字的象雄王国。距今 4000 年左右，在布卡雅舟，又有马桑王朝兴起，与此同时，一个名叫“羯”的部族正游牧于靠近源区的黄河最上游，为了和天高云淡的神山圣水相呼应，他们发明了一种鼓，并以击鼓最佳者为大将，史称羯鼓。羯人羯族羯鼓，引领我们走向雪域高原的另一片圣地：三江源。

第六章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天籁之音，启发了这个被称为“羯”的部族，他们发明并创制了一种鼓。这种鼓圆面大、腰部细，两手可以击打两面，以其轻重、部位和节奏的变化，能发出各种激动人心的音乐之声。急骤时，如猛虎下山摧枯拉朽，有雷霆万钧之力；轻柔时，如雪花飘扬万千风姿，有丝丝入扣之感。在这个爱好鼓点的民族中，制鼓、击鼓、在击鼓中游牧，以及猎获归来后的狂欢，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生命的一部分。不是因为太寂寞，而是为了心灵的呼唤，他们想告诉蓝天白云、山山水水：在你们的庇保下，黄河源头水草肥美，羯族人的生活是平静而喜悦的，就让羯鼓声带走我们的感恩之心吧！

在羯鼓声中，一个孩子出生了。从娘胎落地时，孩子不哭也不叫，浑身包裹在胎衣里，接生婆和他的父母一看是个肉疙瘩怪胎，便赶紧把刚刚出生的小孩扔到了黄河边上。第二天，羯族的牧人们看见一大群睢鸠从天上飞来，悄悄落在黄河岸边，围着这个被弃之荒野的婴儿，啄呀啄呀，把胞衣一点一点地啄碎，然后伸展翅膀用羽毛护卫并温暖已经气息奄奄的孩子。另有几只睢鸠从不远处的草丛中叼来食物，先用嘴捣碎，然后一点一点地喂给嗷嗷待哺的婴儿。孩子的父母得知这一消息，一路狂奔把孩子抱回家中，母亲流着止不住的泪给孩子喂奶。多好的宝贝儿子啊，吃饱了奶便小脸蛋红扑扑地在母亲怀中睡着了。孩子的父亲说：“睢鸟救



了他的命,就叫睢吧。”

睢渐渐长大,他的心思似乎总在天空中牵挂着,不爱在家里也不爱说话。睢的父母因孩子出生时把他扔在黄河边,一直心存愧疚。睢能走路时,就喜欢到黄河岸上坐着,看远处的雪山近处的黄河水。雪山是白的,河水是清的,睢是沉默的。有时,会有成群结队的睢鸟飞来,落在他身边,互相偎依着。那时候,睢才会露出天真的笑容。睢和那些睢鸟分别时总是依依不舍,当睢的父母来找他,当别的牧人出现时,那些睢鸟便展翅而去,但会在睢的头顶上空转啊转啊,直到睢挥手再挥手,它们才飞向雪山高耸的远方。

睢跟着父母去参加部族的一个节庆,人们围坐在草地上,喝酒、吃肉、击鼓。酒和肉

一点也吸引不了睢,惟独那羯鼓声使他如醉如痴。次日大清早,睢又来到了黄河边,不久又有一大群睢鸟飞来,睢躺在草丛中,睢鸟一圈一圈地护卫着他,轻轻地啄他的衣服他的手。到下午,部族里男女老少都听见了羯鼓声,从黄河岸畔传来像黄河浪涛一样的羯鼓声。大家寻声而去,只见睢正在击鼓,而睢鸟们有的在倾听有的张开翅膀闻鼓而舞。人们惊讶了,那是自有羯鼓以来,羯族人从未听到过的美妙鼓声啊!众人齐发一声呐喊:“睢!”睢鸟们迅即飞离,鼓声停止了,如同一场暴风骤雨突然停歇一样。黄河岸边瞬间的平静之后,人们围住了睢,目光里充满了敬佩。大家又把目光聚集在他背着羯鼓上,鼓的样子和部族里家家户户的鼓一样,但鼓

面的皮子很厚,鼓上镶嵌了各色宝石。“睢,你这鼓是家里的吗?”不,是我自己的。”你以前没有鼓呀!”我这才拿出来。”就连睢的父母亲也纳闷了,从来没有见过自己儿子有这羯鼓呀!

但,睢是不一样的,他身上总是会有圣迹出现,怎么能去追根究底呢?

羯族人爱鼓,爱平静而优雅的游牧生活。他们不喜欢打仗,也知道小小的羯王朝不是高原上那些大王国的对手。他们谦和,甚至有点胆小,总是用美酒、羊肉款待客人,并且击鼓助兴。但战争还是降临了,与羯相邻的一个部落看中了羯人游牧的河源之地,那里湖泊星罗,牧草连绵,牛羊吃过这里的草,便毛也光鲜、肉也肥美,是羯族的风水宝地。家园所在怎能拱手相让?于是开打,双方各以青壮年牧人骑马列队,手执大刀厮杀。马队之后,两族的男女老少都在的呐喊助威。不分胜负时,突然有羯鼓声传来,羯族人听见羯鼓声自是热血沸腾军威大震,一路冲杀过去。对方却被这鼓点打得心烦意乱,阵脚大乱,很快便落荒而逃。这时候,羯族众将士才看见睢骑鼓而飞,追赶在对方大军之后。随着鼓点声,天上风云突变,地上飞沙走石,羯族大胜而归。

羯族人簇拥着睢欢声不绝,羯王当即任命睢为大将,所有兵丁一切军事行动,均由睢统一指挥。庆功宴上,酒过三巡,羯王兴致渐浓,要睢击鼓助兴。睢稍有犹豫,他自知刚才的乘风凌空击鼓厮杀,已耗去神功的十之八九,急需休养生息。但王命难却,睢微合双目气沉丹田,极缓、极慢、如行云流水般的鼓声,把羯王和众人等的心,似乎都要提将起来。就在这时候,又飞来数以千百计的各种有着美丽羽毛的飞鸟,在睢的头顶盘旋,周围的雪山之巅,云彩汇集层叠而上,羯王和部族里所有手端酒杯的人,无不惊讶地看见,那青梨酒也随着鼓点跳跃,然后溢出。踏

着鼓点,人们欢呼跳舞,鼓声又渐渐激扬,睢似乎已经不能控制自己了。这一天,羯族人谁都觉得过得太快,谁都没有注意到,太阳在他们的头顶居然多悬停了半天……

都说神话和传说是人类幼年时期的童话,这童话中弥漫着幼稚和天真,并且离不开各种各样从天国到地狱的神仙鬼怪。这些神话和传说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地磨损、剥落,最后在工业文明的污浊与轰鸣声中飘逝,或被遗弃。有患者偶然地在思的倏忽闪现中与之相遇,欣喜若狂地听见了初始的脚步和鼓点,原来那人类幼年的童话不仅永恒,而且是有指向的。

神话和传说中的三江源的先人,如羯族羯人,是何种样子的人?有没有史书记载及考古实物的证据?当其时也,三江源的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又与今日有何不同?

1956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在柴达木盆地南缘格尔木河上游三岔口海拔3500米处,以及高原腹地的长江源头沱沱河沿岸海拔4300米处,采集到10余件简单打制石器,有石核、石片等工具;1982年7月,中国科学院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生物地理地貌系联合考察队,在柴达木盆地小柴旦湖东岸采集到一批石器;1984年6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在同一地点,找到了与石器共存的原生层位,先后采集到石器112件,其中有雕刻器、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根据碳14测定和地层对比,这批石器距今约三万年;1993年,在格尔木市以南130公里,海拔4000多米的东昆仑山中,发掘出了古人类使用过的烧土及四层炭屑,还有经过人工磨制的精巧贝壳装饰品和一些石器,并伴有鹿类动物的牙齿化石,距今约1万年(《光明日报》1993年8月26日第2版)。又据《第四纪环境》(刘东生等编译,科学出版社)称:“上新世末至早更新世初,青藏高原湖泊广布,是晚新生

代一个重要的成湖期……孢粉组合反映了温带森林草原、草原和荒漠草原环境。湖相沉积中的生物化石反映了湖水为淡水环境，显然大多数湖泊尚未成为封闭湖泊。”

显然，在如今海拔 4000 米左右的高原腹地乃至长江源区，多处旧石器重现于光天化日之下，说明现已被视为生命禁区的那些大荒野，在原古年代的某一个时期，确是

森林密布鲜花盛开的环境。那是中国古代人类在青藏高原上采集、狩猎、自由自在游荡，并在游荡中完成了地理大发现的日子。山脉、冰川、草原的恬静美妙与神秘深邃，孕育了星星点点的部落，也孕育了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同时，我们的先祖在这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创造了诸多神话和传说，犹以昆仑神话著称于世。诸如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后羿

射日、西王母与东王公、周穆王西巡等。神话透漏出来的信息是如此的美妙而韧长，穿越几千年之后，对思者而言，仍然魅力不减，神话永远是老的也永远是新的。当人在追思远古时，仿佛可以听见“永恒最初的吱嘎声”（梅特林克）。中国神话，如鲁迅先生所言：“其最为世间所知，常引为故实者，有昆仑山与西王母。”

昆仑山绵延在青藏高原上，汉语语境中中国神话所展现的人类创生，与西藏传说中

的猕猴及岩罗刹女，有异曲同工之妙。昆仑神话称，在大地洪荒田地玄黄之时，盘古天王与太元玉女相结合，以西华至妙之气，在昆仑山化生出一位女神。女神喜欢穿兽皮衣服，豹尾系于身后，口中安两只虎牙，威严之极。有一猛虎两金龙为坐骑，有时也乘一只大鸟凌空而飞，来去无踪。这位美貌绝伦的

女神后来成了能化生万物、主宰英灵之气的月神、西海海神、昆仑山主、西王母国之王，人们称之为西王母。西王母在昆仑山上还修有一瑶池一蟠桃园，栽了许多桃树，结大仙桃。每年农历三月三，西王母在西海举行蟠桃会，宴请天上各路神仙。西周时，周穆王由造父驾八骏之车西巡，《穆天子传》称：“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史记》记道：“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无论如何，归期

已到，于是便有了 3000 多年前昆仑山中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周穆王送行的一次话别盛宴。席间西王母举杯祝酒，惜别之情溢于言表：“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周穆王为盛情所感，即席吟诗答道：“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历史地理学家认为，昆仑神话传说中的昆仑山，即是绵延于中国西北横亘在青藏高原腹地三江源区的昆仑山，与《汉书·地理



志》所说的西王母居住处的位置正相吻合：“金城郡……临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北则湟水所出，东至允吾入河；西有须抵池，有弱水，昆仑山祠。”《汉书》所说的仙海亦即鲜海，是青海湖的古名，所谓瑶池是也。

青藏高原及三江源的出土文物中，发现了许多陪葬动物的尾巴，这些“尾巴”隐隐地告诉我们，传说中的“虎齿豹尾”，并非三江源区羌族先人的本来面貌，而是缘于虎崇拜的原始装饰，是部落首领天威、神力的代表，而西王母则极有可能是昆仑山下江源大野上一个母系部落的国王。昆仑神话中记载的西王母“相与联臂，踏地为节”，所透漏出来的已经是开中华文明之先河的文化信息了。善啸者，善歌之先声也；豹尾虎齿者，装饰之先始也；相与联臂，踏地为节者，舞蹈之先行也。三江源头敞开的澄明之镜，不仅仅是山宗水源的风景之集大成者，在体现着大地完整性的同时，她所富含的生命内容已经指向

文化的创造，从而可以认定那里也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流出的源头了。亲爱的读者，那啸声、那踏地为节的舞步声，从青藏高原崛起处、从江河源头流出处传来时，你一定被感动了，而且会想到一个神圣的字眼：本原（即构成世界万物的根源、元素、始基或共同基础）——这让人激动，同时也令人惶恐、困惑的古来而遥远的代复一代的梦想之地，也是个体的生命总会结束、而有的梦想不会死去的明证。

人从何来？猿也罢，猴也罢，上帝取泥土拿捏再吹气而成也罢，总之是玄而又玄不得而知了。但曾经游荡、长啸、采集并狩猎，后来又以游牧而繁衍生息在三江源区的是羌人，却毫无疑问。

关于羌人的族源，《尚书·舜典》中有语焉不详的记载：“窜三苗于三危。”《史记·五帝本纪》略作释义：“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说得较为具体的是《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别也，其国近



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三苗原居住地在江、淮一带，其地域应为今河南南部至洞庭湖、鄱阳湖区域，后因战乱远徙三危，三危地望便在“河关之西”。河关之西本来就是羌人之地，是今甘肃临夏与青海交界处，其西南便是青海境内。“赐支河”即河曲与河源地区，即现在的阿尼玛卿山、西倾山及其以北地区，“至乎河首”，江河源区已经是古代羌人的活动中心了，对《后汉书·西羌传》所说的“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历代史学家一直有所修正，史马迁说的便是“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对“变”字作了恰当的解释：“变谓变其形及衣服，同于夷狄也。”换言之，是三江源区河曲一带的古羌人接纳并融合了三苗，使之成为羌族的一部分；而三苗的西迁也为河曲古代羌人，注入了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新活力，是两个民族两种不同文化，在三江源最早的接触与碰撞，乃至血液的交融。

追思我们的祖先还不能不说到禹。《史记·六国年表》云：“禹兴于西羌。”顾颉刚先生在《九州之戎与戎禹》（《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一文中说：“禹、稷、伯夷者，向所视为创造华族文化者也；今日探讨之结果，乃无一不出于戎。”禹之由来，虽不可详，而有兴于西戎之说……甚疑禹本为羌族传说中的人物，羌为西戎，是以古有戎禹之称。”

大禹治水，是一幅恢弘的历史画卷。导川凿石，以疏代坝，“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纳”（《史记·夏本记》）。积石即积石山，颜师古谓，“积石山在金城河关县西南羌中”，地处今青海、甘肃接壤处。河既安澜，三苗得以安身，禹贡曰：“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大禹治水，所带领的是一支羌人的水利大军，历尽艰险东进中原，终成治水大业。一部分羌人因跟随大禹治水有功，得封地成为

姜姓之国。“姜”与“羌”在古代文字中为同一字。姜姓，在夏商周三代时，成为一个显赫的大姓，尤以姜太公子牙的齐国，无论国势还是军力，都是诸侯国中举足轻重的一个大国。炎帝为姜姓，炎帝出于羌，而姜姓之民很可能是羌人中最早转向农耕的一支，后来炎帝的姜姓部落与黄帝的姬姓部落逐渐东移，教民耕种，尝百草，来耜耕耨，成为农耕文明的先祖。

当姜姓的一支羌人在中原春种秋收开始农耕时，三江源乃至河湟地区及整个青藏高原上的先人，还在游牧的草原与山野之间，自由流浪，或者以简单的采集农业为生。按照固有的说法，人类文明的进程，从整体而言是分阶段的，但千万不要据此认定，后来发生的便是先进的，或者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可以用优劣来判断不同地域发生的农耕与游牧文化。

1980年夏，青海省文物考察队在贵南县拉乙亥乡——今龙羊峡水库淹没区，发现了六处不同于新石器时代任何文化类型的遗存，其中一处出土文物1489件，其中石器1480件，骨器7件，装饰品两件。石器的加工技术除直接与间接打击法，还出现了琢修技术，后者说明拉乙亥遗址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遗存。石器中用以加工谷物的研磨器，除了证实采集农业的出现外，也说明我们的先人对食物的加工开始走向精细。骨针的尖端锐利，有针眼，说明人们已经开始用兽皮缝制衣服。在遗址中共发现30多处灶炕遗存，根据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判定，环颈雉、鼠兔，沙鼠、羊、狐狸、喜马拉雅旱獭，是主要的捕食对象。其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左右，属母系氏族社会的中期。大约在1000年以后，光彩夺目、地域辽阔的马家窑文化出现，青海境内到1990年为止，已经发掘登记在册的就有917处。马家窑文化的陶器，尤以精美彩陶著称于

世,质地有泥质红陶、夹砂陶,制法为泥条盘筑法,烧制时能控制火候达1000摄氏度左右。仅乐都县柳湾墓地一处出土各种陶器,竟达13000余件,其中半数以上为彩陶。这些陶器器形规整,彩绘图案构图美妙,纹饰繁富。有的纹饰以平行条纹、圆点纹、弧边三角纹、波浪纹等为主。马家窑彩陶的主题纹饰则是水波纹、圆点纹和连续的S形构成的漩涡状带纹。另外还有网状纹、回纹和菱形纹。纹路大处简洁粗犷,小处则细致入微。

考古的深入,就是对历史追问的深入。

首先是陶器本身,它不同于岩画、洞窟艺术等史前艺术,它已经不是随兴所欲即兴的发挥与创造了,它与我们祖先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从考古学中一层一层的文化层出发,关于文化的内涵及其形态,不知是否可以这样表述:文化是器物的,文化是生存和劳作的外延,文化常常以废墟的方式被埋没,而器物是时间之矢留下的历史不同时期的唯一信物。面对那些出土的彩陶,后人震撼之余无不感叹:多么伟大的史前艺术!然而,古代羌人生活在青藏高原以及三江源区那个已经显得十分遥远的年代里,陶器的制造只是为了生活,它很可能产生于我们先祖一次偶然的机遇:他们取水用的泥制器具无意中掉进了熊熊燃烧的篝火里。后来的发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泥巴在火中可以变得坚硬,这是烧制的开始,于是有了最初的陶器用以装水装物。虽然其发韧之初肯定不是作为艺术品而产生的,但毫无疑问,雪域高原上的先民已经在创造艺术了,或者可以这样说,当最初的创造者不以艺术为艺术时,艺术诞生了。

彩陶的出现,更是华夏先民在工艺及想象力上的一次巨大飞跃。当远古时代人们爱美的天性一旦迸发,对于美的追求便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创造开始了,创造与生活是水乳交融的,如果没有生活又谈何创作?

因为生活是自由的,所以创造也是自由的。一些出土陶盆上的色彩,是鲜艳、欢乐的某种原始图腾。是虎齿?是豹尾?是一根飞翔的羽毛?还是舞蹈时瞬间的身影?今人之思怎么可能复原古人之想!1974年乐都柳湾出土的人像彩陶壶更让人惊讶莫名。它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人体塑像,其制作精美构想独特。这个人像的性器官兼有男女两性的特征,胸前一个男性乳头的两侧是一对丰满圆润的女性乳房,触摸这个造型奇特的男女混合体,如同触摸远古根节。谁能揣度它的文化内涵及其指向?如同这彩陶壶里曾经留下的空气一般,若有若无,玄之又玄。

彩陶纹饰中有不少是抽象的线条,还有一些是原始的符号,仅柳湾出土的彩陶上,此种彩绘符号就有139种之多,常见的有“十”、“一”、“O”、“”、“”等。这些抽象的线条与符号还有云纹、水波纹、S纹等纹饰,按照现代人的思维定式,先问的必然是:意有何指?倘若离开这样的程式,设想成只是在精心而愉悦地劳作时,创制陶器者的灵感闪烁、乘兴一挥又何尝不可呢?然后沿着这原始时代的线条上溯、追问、冥想,你会强烈地感受到中华民族艺术的起始,至少有一部分是源于抽象。中国是抽象艺术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度。因为抽象之不明确后来出现具象,具象到以假乱真分毫毕现又觉得太明确,便产生了中国画的大写意泼墨,如是往复艺术之道也。

那时,文字还没有出现,假如思丝深入其中,感受这些抽象符号中思维与情绪的刻画,这刻画显然是含蓄的、浓密的,采撷自天地万物造化无穷之毫末,有欣喜也有压抑。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喷薄而出是什么呢?不知道,可是当时的人后来的人都被感动了:这是好的!把这些彩陶上的符号排列、集中,再凝聚,这些看似简单的符号便深不可测了。它们和甲骨文的文字略有相似,却保守

着远古时代刻画者的全部秘密,它是不可破解的。无论它们是不是中国文字的雏形或者开始,这陶器上的任何一笔彩绘、一种符号都足以说明,我们先人的智商及脑容量已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人类对美的追求是自始至终不可阻挡的。

山,在远古抬升;风,从远古吹来。

古风神韵之于三江源区,不是稍纵即逝、昙花一现,而是盘根错节,璀璨夺目。

1973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一件舞蹈人彩陶盆,年代早于柳湾彩陶,为新石器时期马家窑文化类型。陶盆高14厘米,口径29厘米,内外壁绘有树叶纹、线条纹、圈带纹,内壁有四道平行的带状纹;带状纹上绘有15个舞者,分三组,每组5人,每人头上有一道斜行发辫作朝同一方向摆动状,相与联臂上下舞动。人体下部绘有三道线,接地的两道为双脚,下腹体侧一道似为豹尾。这一舞蹈盆的出现震惊了中国和世界。1945年,同德县宗日遗址也出土一个彩绘舞蹈盆,绘有24人,分两组牵手舞蹈的图案。这两个舞蹈盆,是我国已知的最早的成形舞蹈图,它展示了青海高原上先人“相与联臂,踏地为节”的集体舞蹈的舞姿。舞蹈盆的一再出土使人想起昆仑山神话中的若干细节,如西王母的“能啸善舞”、“虎齿豹尾”。考古学家们争议最多的,恰恰也是大通舞蹈盆上下腹体侧的那一道“尾饰”究为何物?有人认为是先民以装饰的尾巴舞蹈,是对人类失去“尾巴”的怀旧,也是对猕猴和岩罗刹女及六只奔走六方的猴子的敬畏;另有专家认为这是舞者“男根”的外延,是男人裸体的裸体舞,意味着原始的生殖崇拜。以笔者之见,我们还是要回到西王母的“虎齿豹尾”上,那是舞者的豹尾装饰,与男女生殖并无关联,可是令人费解的是,既有豹尾,又何以不见虎齿呢?

三江源,谜一样的三江源。

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期,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从长江源头沱沱河沿岸的出土文物,到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彩陶、舞蹈盆,无不说明三江源区及周围乃至整个雪域高原,是中国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尤其是彩陶,实际上已经站到了那个时代的文化至高点。仅仅从纹饰而言,那些平行纹、圆点纹、波浪纹、三角行纹、S形漩涡纹,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后来出现于玉器和青铜器上的谷纹、云纹、水波纹和菱形纹,以及到战国时盛行一时精妙绝伦的S行玉龙佩饰及玉舞者等。所有这一切无不告诉我们,文化是有源头的,那源头便在一根线条一种纹饰上。中国从原始社会开始的器物制作上,纹饰的描绘、变化与刻画,看似无声无息,其实惊心动魄。它以损耗心智的代价换取了心智与大脑的发达,它美妙地展示了史前华夏先人生活中最富有艺术性的一面,在中国古文字出现之前承担着文化的传播与教化作用。尤其是以彩陶为先行玉器为继之的中国玉文化,几千年从未断裂,传承至今。虽然“玉有九德”之说已鲜为人知,但是洁白温润却又谁不爱之?你看那些圆点纹、水波纹、S纹、谷纹和云纹就知道了,那是久远的古老,也是眼前的新鲜。这就是我们至今仍然引以为自豪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及其虽有起伏却从未间断的继承。

当追溯源头时,那初始流出之地,原来是如此辽阔、丰富而深厚。

风,在可可西里呼啸而过,它带来的似乎既非指令也非变化,而是灵魂和精神的永恒。彩陶被紧锁在博物馆的玻璃柜中了,煨桑台的桑烟却袅袅不绝,经幡仿佛永远在风里吟诵着六字真言。在某一个季节,草绿了,花开了,会有“花儿会”,会有堆绣与酥油花及石板上的刻经者。当艺术作为信仰的一部分,从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源区和源头的神圣便可以向世界宣示了:我就是道路。

三江源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所在。在更加宽泛的意义上,三江源是一个地区的概念。它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包括青海的玉树、果洛两个藏族自治州,总面积 36.3 万平方公里,黄河总水量的 49%、长江总水量的 25%、澜沧江总水量的 25%,均源出于此。中国 13 亿人口中,有近 10 亿人的血管里奔腾着这三江之水。三江源惊心动魄的地质演变,以及难以言说的高峻、苍凉和神秘,似乎意味着一个道理:那崇高和神圣总是在茫无人烟的大荒之中。

第七章

玉树藏族自治州面积 19.8 万平方公里,位于青海西南,境内东西昆仑山及其支脉巴颜喀拉山屹立于此。可可西里山、祖尔肯山屏障在西,唐古拉山绵延于州境之南,海拔 5000 米以上的高山多达 2000 多座,举目便是大雪山、大荒凉、大宁静,山宗水源的万千气象大神圣啊!

青海南部的重镇结古是玉树州首府。

扎曲由西而下,巴塘河从南而至,这两条河流横穿结古镇,交汇后东流 30 公里,涌入通天河。

结古镇从来就是青海、四川、西藏之间的贸易集散地,是连接西宁、康定、拉萨的一处枢纽。有一则资料说,民国初年,川西每年发 9 万驮茶叶到结古,再由结古发 5 万驮至

拉萨,其余 4 万驮则在青海南部藏民聚居处销售。其时,结古镇有商号 200 多家,经营的货品中还有从印度经拉萨转运而来的美国、法国和日本货。

玉树结古寺的玛尼堆,人称世界第一大玛尼堆,当第一世嘉那活佛晚年定居于结古镇东新寨村后,便开始了修造玛尼堆,也称嘉那玛尼堆。这一玛尼堆的创世者,是晚年定居于新寨村的第一世嘉那活佛。活佛做过一个梦,梦里有菩萨告诉他,新寨村有一眼泉水,泉水有一玛尼石,泉眼中取出的玛尼石,水灵灵地散发着日月之精华。最初是一块玛尼石,后世是一堆玛尼石,这一堆玛尼石据测算近 26 亿块,堆砌这些玛尼石用去 200 多年时间。一个又一个信徒,一代又一



代传人，刻呀，搬呀，融注其中的使其稳固和显露神圣的是汗、血与灵魂和精神。玛尼堆须不断地升高，玛尼堆上的经幡浮动在天光云影，红色神塔高耸百丈。玛尼石上的字体与佛像的神态风格各异，那是万千信徒自己手刻而成的。焚香膜拜者络绎不绝，转动经轮，绕着玛尼堆转了一圈又一圈……一个崇尚精神的民族的子民，在三江源区堆砌的是这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另外一种高度——啊，玛尼堆，那是用来丈量灵魂和来世的吗？

就这样淡泊现世，

就这样转向来世。

假如不从宗教的意义上探讨，这一种来世哲学，是不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呢？对今人现世的要求不是满足、奢

侈，它要求的是温饱、节俭，奢侈和浪费则是会震怒神灵的犯罪，唯其如此才会拥有美好的来世。何必去争论人有没有灵魂有没有来世呢，可是当代人总有后人吧？后人后世难道不就是来世吗？

长江北源楚玛尔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即为可可西里，在玉树州西北部，是当今中国最大的一个无永久居民的无人区，却又是我国大型野生动物最多的地区。可可西里的北部是东昆仑山脉博卡雷克塔格山，南以唐古拉山为界，西边与西藏、新疆接壤，东至青藏公路，总面积 4.5 万平方公里。当第三纪新构造运动开始，可可西里便开始了震荡和躁动，是青藏高原隆起最剧烈的地区之一，平均海拔 4800 米至 5500 米。上升部分

形成断块山脉,相对下沉部分则成为谷地湖盆,呈谷地与低山相间分布地貌,宽谷达20至30公里宽,相对高度在500米左右,地形此起彼伏,地势平缓开阔。可可西里山、祖尔肯乌拉山纵贯境内。

可可西里是青藏高原最富神秘色彩的高原极地。

它拒绝人类,却怀抱着柔弱的小草与彪悍的野生动物;它是大荒凉也是大富有;它是中国大陆最年轻的土地却又是最原始的荒野并且保持着大地的完整性;它远离尘世超然物外却洋溢和充满着生命的广大和美丽。

可可西里年平均温度在零下6摄氏度以下,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无绝对霜期,多大风沙暴。高寒、干冷、强风和昼夜温差大及太阳辐射强烈的生态环境中,所有的植物均随之而变随遇而安。植被稀疏、矮小、类型简单,有紫花针茅型、垫状蒿草型、羽状针茅、硬叶苔草、西藏亚菊型等植物。一个不完整的数据说,可可西里有高等植物102属,200多种,其中为青藏高原特有的是44种,它们的生长是如此艰难:在高寒荒漠草原的环境中,当滴水成冰的夜晚过去之后,就要

面对中午40摄氏度的酷热了。环境与气候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这一区域植被的特征。可可西里的植物绝不繁富,叶子如针,丛生的似垫状或莲座状,即便在背风处,植株最高的也只有30厘米到40厘米之间。为了抵御强紫外线,大多数植物的表面均有密密的一层绒毛,有的则分泌大量的腺体。在极为柔弱的形态中,展现着艰难时世中的平和、愉悦。这里的很多植物为多年生一次开花,一旦花蕾绽放,植株即至枯亡。在可可西里行走,感觉这荒野的气息,那些荒草在风中的耳语时有所闻:“我想开一次花!”哪有生命不期待色彩的呢?可可西里的小草也是如此,但对于它们来说,环境所赋予的格调是明确无误的:没有鲜艳夺目,不会花枝卓越,却又从来未曾疏离生存的本质。根在,草是不会绝的。

可可西里荒漠草原上植物花朵的色彩,淡雅而简约,没有黄色花,因为黄色对紫外线的吸收更强烈,所以较多的是白色花和蓝紫色花,一闪而过的不知道是喜乐还是惆怅?

地势较低的河滩或者湖滨地段,植被要繁茂得多,分布着以生长藏蒿草为主的沼泽

湿地。这些沼泽湿地的海拔一般不超过3000米。高原产生了大量冰雪,冰雪融水创造了荒漠草原。有了水和草,就有了逐水草而居的人群,也就有了各种野生生物的繁衍生息。生命的链条就这样延伸,生命之网就这样编织,即使在高峻严寒的可可西里也是如此。你可以说,它们的生命



是如此艰难,也可以说它们的存在是如此美丽。假如我们读懂了可可西里,便知道莱奥波尔德为什么说:“这个世界的启示在荒野。”

冰峰雪山,河湖广布,草原荒野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使可可西里成了野生动物的天国乐土。它们的野性,它们对自由自在的酷爱,它们喜欢阔大苍茫的习性,使它们成了自有可可西里这一大片荒野高原以来的资格最老、历史最悠久的主人。这里稀疏的荒草因为日照长、温差大,富含蛋白质与脂肪,灿烂的阳光与低温寒冷又抑制了病菌的繁殖和传布,降低了发病率。大体的平坦可以让野生动物们尽情驰骋,而多种镶嵌地貌又为它们提供了各种天然避难场所和安居之地。每当严重的大风灾、大雪灾来临之前,它们总像得到某种来自天上的信息预报,它们走了,飞快地在避风处,在断陷谷地与草原镶接处的一个个洞穴中侧耳倾听,静候着灾难的过去。

黄羊、藏羚羊、野驴和野牦牛,是可可西里的“力大家族”,还有雪豹、盘羊、岩羊、黑颈鹤等珍稀野生动物。

黄羊天真而富有好奇心。当你骑车而过时,它们会在远处打量你,可是只要有人企图接近它们,黄羊们马上意识到对它们而言你是不怀好意者,是一种致命的威胁,于是撒腿飞奔,一羊当先群羊奔腾,这个时候可可西里的动物世界便传布着一个不祥的消息:人来了!

藏羚羊喜欢群集湖滨,有时会注视着湖水,若有所思。藏羚羊的鼻腔特别宽阔,肺活量大,血液中的血红蛋白含量高,在海拔6000米的冰峰雪岭上,不要说人了,就连很多动物也难以迈步,而藏羚羊却可以在这一高度上以60公里的时速奔跑一个小时,瞬间时速能达到120公里,有多少猛兽望尘莫及!

20世纪80年代,有探险者曾幸运地看

见,在卓乃湖、豹子峡一带,上万只母藏羚羊在这里集中产崽。当小羊羔可以独立行走后,老小藏羚羊便一路飞驰返回羌塘、阿尔泰和可可西里的湖滨、草场,当它们成群结队、争先恐后飞奔向前时,蹄下生烟,踢出的沙土几可遮天蔽日,等待它们的是夏日较为鲜嫩的牧草,以及偷猎者的枪口。

藏羚羊惨遭猎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但哀号之声不断从可可西里传出的时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当时涌进可可西里的采金者,每年以近万人的速度增加,到1989年时曾达10万之众,不仅使可可西里这处我国最大的沙金矿资源区疮痍满目,在食物短缺时,他们又把饥饿而凶残的目光投向了野生动物,藏羚羊自然难能幸免。最初是为了吃藏羚羊的肉,后来是为了剥藏羚羊的皮、取藏羚羊的绒。藏羚羊生活在高寒缺氧之地,千百万年的进化赋予了藏羚羊保暖性极好的绒毛,每只藏羚羊产绒100克左右,人称“绒中黄金”。用藏羚羊绒加工而成的披肩称为“沙图什”,长1米至3米,宽1米至1.5米,重100克,轻柔之极,一条长长的披肩可以从一枚戒指孔穿过,又称“戒指披肩”。一条披肩需用400克左右的绒毛加工而成,为此就得猎杀4只藏羚羊,价格在1万美元到3万美元之间。伦敦高级时装店里一条沙图什的标价,在上世纪90年代为1.1万美元,更高的可到4万美元。笔者曾目睹那些走在巴黎和伦敦街头,肩披“沙图什”的贵妇,背着命案的女人啊,你的美丽和高雅是不真实的。印度克什米尔是全世界最大的藏羚羊绒加工地。公元1992年,克什米尔藏羚羊绒加工量为2000公斤,是13000只藏羚羊的原绒量。进入21世纪后,“沙图什”需求量大增,每年至少猎杀20000只藏羚羊,才能满足富人的消费。

可可西里的牦牛曾经是一个小国家的象征。曾几何时,雪域高原上部落小国林立

。大约在党项、苏毗、白兰羌迅速发展时，青海南部有一个居住在被称为“当”的地域叫作“当迷”的羌人部落开始兴起，于唐朝初年建立了南磨王国，史称“当迷”或“多弥”。多弥国控制着长江源区通天河流域的一部分，包括青海的玉树及四川甘孜的邓柯、石渠等地，境内的通天河，当地人因其牦牛众多也称牦牛河，所以多弥国也被称为牦牛国。

三江源区西红水河，当地牧民在公元1998年时曾看见一队浩浩荡荡的野牦牛群，一派王者气概，目空一切地在玉树草原上漫步。通天河自西北向东南流淌着，横贯近1000公里，滋润着荒野和草原，藏族人总觉得它是从蓝天白云间流下来的，是天河之下游。通天河另有一个美丽的名字：珠曲，意为“美丽的河”或“奶水的河”。

世界的牦牛，中国最多；中国的牦牛，青海最多；而青海的牦牛，三江源最多。野牦牛心性温和，不好粗野，大约正是这种天性，才能使三江源的先民得以与之亲近并将其驯化。最初的驯化始于何年何月已无从考证了，但这是人类与大型野生动物

沟通和交流的一次伟大实践当无异议。从此，三江源人把牦牛当作是家庭的一个成员，牦牛为三江源人任劳任怨负重驮载，已是世所共知的佳话，三江源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牦牛文化”，雪山、江河与神牛使这里的神话和传说有血有肉、历久弥新。而

同样震撼人心的，是源头处雪山下清泉、绿草、鲜花与干枯的牛头骨，所组成的那种苍凉之极的诗意，古朴而遥远远，一如牛头骨上犄角的指向，以及枯槁之后才显出的深邃的两个窟窿似的眼眶。

三江源曾经的旺族是野牦牛，至今仍称为野牛滩、野牛沟的地方，便是历史上野牦牛浩浩荡荡的大军出没之地，可是现在已难得一见让人望而生畏、望而生敬的野牦牛踪影了，就连曾经与之血战的狼群也少而又少了。代之而起的，是越长越大的田鼠、鼠兔，是越来越稀少的青草，是满目可见的像暗堡一样占领了三江源的老鼠洞。神牛啊野牦牛，等到你重归三江源的日子，那些鼠辈就再也不敢如此嚣张了！

地处黄河源头的果洛藏族自治州，位于巴颜喀拉山和阿尼玛卿雪山之间，雪峰耸立，江河纵横，湖泊繁多。果洛就是在坦荡的

高原上，相间排列的一系列近于平引的低山宽谷和河湖盆地。造物的大手笔有时见诸复杂，有时见诸简单。无论复杂还是简单，果洛的线条只是如此清晰。

果洛的山势是西北——

东南走向，西北高而东南低，群山之间多川流河曲，并有小块草地、沼泽及荒漠地。果洛西北部海拔在4500米至5000米之间，地形平缓起伏缓和；渐次向东南倾斜，海拔降至3500米多，但相对高度变化大，山险沟深。昆仑山的支脉阿尼玛卿山，又名大积石



山,逶迤于自治州正北,主峰海拔 6282 米。周遭冰层覆盖,终年不化,山体由砂岩、石灰岩及花岗岩构成。13 座山峰呈锯齿状重重叠叠,平均海拔在 5900 米以上。阿尼玛卿雪山周围的冰川面积约 125.7 平方公里,有冰川 57 条,其中的哈龙冰川长 7.7 公里,面积 23.5 平方公里,垂直高差 1800 米,是黄河流域最大和最长的冰川。

有垂直的雪峰冰川就有垂直的自然景观。这个时候,风景的坠落与冰雪融水的坠落,其方向必定是一致的,并且蔓延化生万物。书上说是垂直带谱,我说是流水精神。在雪线上下,是高寒草甸、沼泽地带,有野牦牛出入,如同山神居高临下偶尔长啸灵光日射。往下至海拔 4000 米处,是雪域高原特有的灌木林,丛生作相依为命状,金露梅、高山柳、杜鹃等植物风姿别具,其间还生长着冬虫夏草、大黄、雪莲等名贵药材。说不清这是大自然为那些野生动物准备的,还是为人类伏藏的。再往下至海拔 3800 米处,便是高大苍翠的云杉、圆柏之类的针叶林了,有了高度的风景绵延而下层峦叠翠并向周边扩散。至山下河谷地带,便是草场、各色无名的野花,以及春小麦、青稞和洋芋等农作物的家园风光了。

在三江源,人们在目睹并思考山宗水源的神秘与神圣时,不能不想到人类家园,那是无不由山水护卫、滋养的风景的延续之处,并且渗透了人对这一切自然之物的感恩和崇敬,以及创造性的辛勤劳碌。

阿尼玛卿雪山是藏区的神山之一,“阿尼”意为先祖老者,并含有崇高博大之意;“玛卿”意为黄河源头最为雄伟壮观的大山。相传,在阿尼玛卿雪山中有诸多山神,居住在九层羊脂白玉琼楼殿宇中,是一个神仙大家族。当地藏民会如数家珍地告诉你,山下有“千顶帐房群”,藏语称“热格冬香”,是 360 位山神眷族和 1500 个侍从的居住处。

除此之外,还有“十万度母宫”。而格萨尔王为阿尼玛卿雪山煨桑祈祷之处,则是“岭山万朵莲花宫”。阿尼玛卿峰是藏民传说中世界开天辟地之处。九位造化神中排行老四者,是山河大地的主宰。他浓眉黑发,骑白色骏马,巡视雪域高原,其中心位置始终不离开江河源区;也有时着藏袍,戴高顶喇叭形白毡帽挥动牧鞭,在白云之上放牧。他以无穷的力量和智慧震慑群魔,守护着山山水水黎民百姓。藏历马年是阿尼玛卿雪山的本命年,每逢此年,从藏区四面八方赶来的转山者都会多达 10 万之众。

果洛的山千姿百态,通常的汉语表述是地理学名词的一般界定,而难以更确切生动地描绘其详。只有世代生长在这一环境中并始终保有敬畏之心的藏民,发明了一系列对山的举世无双的称谓。至少在这个领域,藏族文化的命名力是令人一叹再叹望尘莫及的。“对别的一些事物,果洛藏族也许是笼而统之,而对于山,他们是不厌其详的,因为山对于他们来说太熟悉,太重要了。这个侧面大概也可以说明藏族传统文化的丰富所在。”邢海宁先生的这一段话,带给我的震撼与启发是:文字在描述过程中激发出来的生命力,是与描述者的心态和被描述事物的准确度密切相关的,果洛藏人对山的命名尤其是如此,甚至在不经意间嵌入了宗教情感。他们呼唤山如同呼唤生命和神灵一样。

有关山体地形,果洛常用的有;

“日”:一般意义上的山的通称。

“岗”:山岗。

“通保”:高山。

“则”:顶峰。

“塘”:滩。

“降哇”:盆地。

“尼哈”:垭口、豁口。

“普”:山沟深处。

“绒”:川地。



“松多”：三岔口，河流汇合处。

“木达”：山谷口，河的下游。

“桑”：丘壑。

“拉果”：山口

“岗日”：雪山。

“杂日”：石崖山。

“哲日”：岩山。

“旁日”：草山。

“亚日”：层岩山。

“纳日”：有树的山、林山。

巴颜喀拉山脉似一条游走的苍龙，与莽莽昆仑为伴，自西北向东南蜿蜒而去时，在青海果洛久治县境内一变其沉雄大度为峥嵘挺拔。昔有智者从西域云游归来途经此地时，垂首合什，进而叹道：“山势突变精灵汇集，宝地宝地！”年保山便是这宝地画卷中壮

美的一道风景。年保山又名果洛山，是巴颜喀拉山自西北而到青海、甘肃、四川省交界地的延伸，且有昆仑山相依相伴，其引驾之隆重，气势之豪迈，让观山者无不为之一惊：巴颜喀拉山此来，莫非有大使命乎？

进入久治县境，山势便渐显陡峭，由青褐色的裸露岩石，渐次向上高耸入云是巅是峰是年保山。主峰年保叶什则傲然独秀海拔5369米，诸峰环绕青岩烘托之下，犹如白色莲花怒放于空中。据传说，年保山有山峰3600座，大小湖泊360个，走进年保山，只见嶙峋怪石扑面而来，湖泊如同天上掉下的星星闪烁其间。岩崖陡壁上有莲花生师的足印，山谷间有格萨尔王及王妃珠牡的温泉浴池，及山神的修行洞窟等。壁立千仞的悬崖，似剑似戟的群峰，如果不是造化神功的刀切

斧削，怎么会有如此姿态？年宝叶什则北麓，峰巅的冰川会使人想起李白的诗：“若非群玉山头见，应向瑶台月下逢”，日光下和月光下反射的光泽倒映在一个大山怀抱着的湖泊中，这个湖就是果洛无人不知的西姆措湖——仙女湖。蓝天白云，群山默默地守护，雪峰高高地俯视，湖水幽幽地把湖边的一切拥入心怀成为倒影，静极。静极了就是肃穆，这山与湖的气息就可以净化心灵，人啊人，你还躁动什么？你还折腾什么？你心神宁静，你就知道何为幸福？你感觉山水，你就明白为什么要心存敬畏？你再看看湖畔的那些青草野花，那草是绿的，那花是黄的，枯草有时，那青草从来不会说我要分分秒秒地绿，那黄花从来不会想我要一年四季地开。它们柔弱极了，柔弱得跟水一样，因而这仙女湖及仙女湖边的草与花，就这样平静淡泊，平静淡泊得跟天上的白云一样。

也许有读者会说，那年保山的花岗岩难道不是坚硬的吗？是的，一点都没错，当大地被创造的时候，山就是大地的骨架，它必须是坚硬得可以沉载、负重。你看仙女湖对面的群山像不像一方水土的守望者？是不是这个大地的思想者？它坚硬但平静，它从来不以坚硬为坚硬而攻击柔弱，它只是启迪我们：能像山一样坚硬地守望就好了，能像山一样庄严地思考就好了。

果洛的草地上散落着一些石头，巨大而浑圆。当地人说，这些石头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风吹不动雨打不蚀，永远是无声的存在。冰川学家说，这是大冰期时，冰川从年保山上一路搬运过来的。当冰川消退，大地复生，这些巨石便再也无法回到原先的山峰上去了，而它们曾经是触摸云天的高度之所在，如今则为青草黄花簇拥，也成了果洛传说中的一处出发点。“那是果洛山仙女远眺湖光水色的踏脚石”，有牧人如是说。“那是格萨尔王一时兴起手托巨石跟王妃珠牡闹

着玩的”，有藏民这样说。

与仙女湖相邻的是妖女湖。

和仙女湖两侧山坡平缓不同，妖女湖两岸是几乎笔直的石山石壁，奇形怪状风姿别具，峰巅壁顶是阳光下刺眼的白雪。湖岸曲曲折折，水色时有变幻。岸边的沙滩中有红色沙粒，与洁白的雪遥相呼应，会使人想起超短裙、红色碎花点与如水秋波。风吹湖水，那涟漪微波抚摸着沙岸，是抚摸而不是冲击，然而抚摸不也是冲击吗？那沙滩湿漉漉地脸红了，被感动了。

湖的尽头，有三顶帐篷一只藏獒。

藏獒警觉地走动、狂吠，雪山下的藏獒是威猛、忠诚、勇敢的象征。它守护的帐篷外是几个织牛毛绳的妇女，她们悠悠的编织，如同雪域高原上悠悠的岁月，那悠悠的牛毛绳牵挂着天地神人。

仙女湖、妖女湖里都有鱼，藏民不吃鱼，神山下严禁杀生，这湖里的鱼便不怕人，它们大概以为来到这湖畔的人一如往昔都是藏民，却不知这些年已经渐渐地有了游客，那些游客是除了四条腿的板凳和两条腿的人以外，什么都想吃什么都不敢吃的，况且鱼？

故事：2002年9月，有从成都经阿坝过来的5个广东摄影爱好者，一路跋涉，到了久治县城。夕照下，县城西边的雪山泛着白里透红的光，再行60公里翻过两个山口，汽车顺河谷进入草原；又行8公里，翻过年保山景区管理处后面的小草坡，便是仙女湖了。这是一批荒野雪山圣湖的虔敬者，他们惊讶、欢呼、拍照之后发现了湖中的鱼。他们站在湖边，鱼向他们游来，生猛湖鲜近在咫尺，几个人便摘下头顶上的帽子往水里一舀，居然各自舀得一条大鱼，众人雀跃，合计着回到久治怎么找锅找作料熬鱼汤、做红烧头尾时，有两个骑马的藏民经过，他们不愠不怒不说话，只是把塑料袋中的鱼放生湖中，看着它们得水重游便翻身上马走了……

历史上的果洛为羌人之地。《后汉书·西羌传》有载,《尚书·禹贡》也有“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及“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的记录,指出古雍州有大河,从积石山流至龙门,西戎即羌人羌地之称。这就告诉我们,先秦时黄河上游源区的积石山即阿尼玛卿山已为中原所知,同时还了解当时河源地区已有羌人驻牧。《后汉书·西羌传》对羌人习性和民俗的叙述尤为珍贵:“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畜牧为业……”;“其俗民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称号……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釐嫂,故国无鳏寡,种类每繁炽,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以病终为不祥,能耐寒苦。”

果洛的名称及其土官的授封,正式见诸汉文书籍是在清代康熙年间,清代史书上的译写名称并不统一,用字各不相同,读音大致相近,通常称为“郭罗克”,清末赵尔丰用兵这一带时又译作“俄洛”,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统一名之为果洛。

果洛又有三果洛之称,藏语为果洛克松,也有直译为果洛三部的。据藏族学者智贡巴·贡却丹巴饶杰所著的《安多政教史》所说,三果洛的名称正式出现于明朝,在藏传佛教前弘期,有一朱氏官人来年保山一带驻牧,到了朱拉加这一代,其子朱安本兼修佛教和本教成为佛、本两教大师。之后,朱安本与岭部官人不和,再迁玛饶上部扎帐游牧,与当地部落争斗,朱安本战而胜之,强者而立。朱安本有三子,遂发展成果洛三部,即上果洛昂欠本,中果洛阿什姜本,下果洛班玛本。果洛一词,在藏语中有“反败为胜的头人”之意。

每年藏历五月初四是果洛山神节。

各个部落的男子们和寺院的僧侣们都

会骑马乘牛来到年保叶什侧?山下的仙女湖畔,煨桑祈祷怀想山神,当然也怀想仙女似的山神之女儿,那是三果洛的起始啊!

这时候,湖畔草青了,花开了。

天上有鹰飞过,果洛的鹰比果洛的人还多。

鹰飞过时成群结队在空中巡视,那是年保山神在降伏黑雕魔之后放飞的,巡行三果洛天地之间的吉祥鸟。

高翔而自由的天使的翅膀啊!

勒巴沟、果洛山、可可西里……无论行车还是漫步,抬头就是雪山荒野,经幡桑烟,经过一个湖泊跨过一条小河的上游,不经意间就会看见一块玛尼石,或者刻着佛像或者刻着六字真言,总有一种崇高的肃穆感动着你,总有一种庄严的氛围萦绕着你,就连风吹过山野水淌过经石的声响,也仿佛都是寺院僧众的颂经之音,步步有真经,处处见佛陀。就是这样的环境孕育了江河流水的伟大源头,而对于我们这些来到青海踏访原区的人,意想不到的启迪是:因为物质的追求而欲望无穷,贪婪带来的满足又坠入万念俱灰的惊悚时,我们失去的最宝贵的财富却是精神。

无论你是不是信徒,都会被感染。灵魂的被撞击,似醒非醒时的晕眩,难言的忧伤夹杂着有可能被拯救的期待与彷徨,呼应着来之于源区的大荒凉、大神圣。

让心灵透过目光,去触摸那些山野中、河流中的玛尼经石,谁能说得清这是什么工程?是物质的工程呢,还是精神的工程?没有设计者、指挥者,只有虔诚的参与者,千百年如一日,不为一时之利而为万世心安。心安就是幸福、美好,心安就是三江源的平静和吉祥。

“爱!爱是灵魂通往上帝的阶梯。”(意大利马志尼语)

假如还有最后的旷野呼告者,并且行走在青海湖畔,他肯定会先是惊愕继而陶醉在这哲人一般虽然沉思,却不见波澜的大荒之中,仿佛青海湖总是睡着的,三江源也总在梦想。遥望着雪山与湖泊的宁静,以及宁静之下的伏藏。离开了雪域高原很难体会到的那种感动会告诉你:湿漉漉的青海,湿漉漉的雪域高原,神奇的盐湖与湿地,它们没有波涛,它们不是奔流,它们只是默默地守望着波涛,簇拥着奔流……



第八章

青海湖的早晨,第一缕桑烟升起了。

青海湖栖息着 160 多种鸟类,36 种兽类和大量水生动物,以及 455 种种子植物,53 属水生植物。

但是,青海湖的早晨是属于鸟岛上的小鸟们的。

这个面积仅为 0.8 平方公里的小岛,在每年春天生活着十多万只分属各个种类、长有各种颜色、唱着各种歌声,却无一例外都有一双美丽的眼睛、一对神奇翅膀的野生鸟类。这里是鸟的天堂。春夏时节,棕头鸥、斑头雁、鸬鹚、大天鹅、黑颈鹤等便从五湖四海不期而遇于鸟岛。不少候鸟从中国南方飞临,还有从东南亚、印度、尼泊尔风尘仆仆地赶来的,如果不是为了某种不能不完成的使命,并且从大宇宙的深处发出了指令,谁能组织起如此浩浩荡荡,没有任何灯塔与路标

指向的天上的长征?

青海湖鸟岛其实是一东一西两个小岛,东边稍大叫海西皮岛,地势高耸石头嶙峋,是鸬鹚的天然领地,西侧为蛋岛,是斑头雁,棕头雁,鱼鸥的乐土。鱼鸥在沙滩上筑巢产卵,鸟蛋难以计数,因而命之蛋岛。鸟岛很小,却是一个有序的和而不同的共同体。

儿时在崇明岛上的乡间小河里,我曾亲见过鸬鹚捕鱼,而且为这种黑色的长颈鸟鸣过不平;明明是它抓的鱼为什么不让它吃呢?江南多河港多鱼鲜,一直以为鸬鹚为江南独有。读了沈括的《梦溪笔谈》才知道,杜甫曾有记三峡地带风俗诗云:“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乌鬼学名鸬鹚,汉唐时便有“使之捕鱼,得鱼则倒提出之”。驯化野生鸬鹚的记载最早见于秦汉时成书的《尔雅》及东汉杨孚的《异物志》。不知青海湖的野生鸬

鹈又来自何方?吸引它们的是高原空旷还是青海湖的幽静?是鹈捕鱼的时代已经结束还是江南小河早就无鱼可捕?于是鹈家族不再有被驯养的危机,重得自由之身返回大自然中?

是的,假如我是乌鬼,我也会飞到青海湖。

青海湖为鸟岛上所有鸟类提供的食物,是鲜美的湟鱼,湟鱼耐盐碱,青海湖水盐碱度高,为使体内的盐碱更顺畅地排出体外,湟鱼赤身裸体连个鳞片也没有。当生命与环境之间为了达到某种平衡必须作出选择时,有所改变的总是生命本身,鳞片尽去光皮滑腻,这种选择是有趣的也是无奈的甚至是残酷的。

我是从西宁过日月山、倒淌河而抵达青海湖的。

九月的日月山上已经有一层薄薄的积雪,这南北走向的海拔 3500 多米的山脉,在青藏高原远远算不上高峻,从内地远处来的访客登上日月山往往会有去国怀乡感慨,这应是日月山特殊的地理位置所界定的环境,气候变化所致。它是青海省农业和牧业的分界山,是中国季风区和非季风区的分界线,还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分界线,同时,还标志着中国河流的内流区与外流区。日月山区分着天、地、水与人,这一种区分是小心翼翼几乎不着痕迹的,无关本质而只是气象,人变了,景观变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变了,熟悉的变得陌生了,陌生的生出新鲜感了,从文人墨客到商贾兵卒莫不触景生情了。

倒淌河原先也是东流的,曾经是黄河的一条不大的支流,后来日月山在青藏高原一系列地质演变中抬升而起,倒淌河只得向西流进青海湖。我见到的倒淌河只是一股细流,河床宽缓,宽处约有 2000 米,如此推测倒淌河里曾涌动过宽阔的水,现在已经十分

细小了,青海湖的入湖河水锐减,倒淌河可资证明。

深秋的青海湖畔草原已成金黄色,有牧人赶着黑牦牛和羊群放牧,缓缓地缓缓地如乌云白云飘向远方。可以看到大片的小块的裸露的土地,青海的农业已经越过日月山这道农牧业的界线,向草原深处推进。尽管每年七月前后金色的油菜花海与湖光水色煞是迷人,但这样的美丽风景却掩盖不住青海草原的生态危机:为了粮食,我们开垦草场,从河流中大量引水或者筑坝蓄水以灌溉。结果是流进湖泊的河水已所剩无几,湖泊渐次消失;开垦成耕地的草原在几度耕种之后,开始荒漠化。

起风了,沙飞扬。

2004 年春天,湟鱼洄流产卵季节,因为上游水库蓄水刚察县沙柳河断流,数以千吨计的按照大自然赋予的生命规律要去产卵的湟鱼,重重叠叠在干涸的河底,成了无水之鱼。再加上过度的捕捞,青海湖畔吃活鲜湟鱼的小饭馆生意兴隆,没有了湟鱼的青海湖还是青海湖吗?

青海湖在入湖水量日益减少,湖面不断缩小水位不断降低之后,湖水的矿化度从 1962 年的每升水含 12.490 克矿物质,到了 1986 年的 14.152 克。每升湖水含盐小于 1 克的为淡水湖,1-35 克的称微咸水湖,含盐在 35-50 克之间的则是咸水湖,大于 50 克的就是盐湖。

青海湖会成为盐湖吗?

啊!亲爱的朋友,你要记住青海湖的绿如蓝蓝如青,那液态的涌动着灵光与色彩的翡翠似的神女的披肩,因为实在不知道哪一个早晨或者夜晚,她会飘逝而去。

青海湖最深水深为 32.8 米,平均水深 21 米。无色的水只有在深度达到 5 米以上时,才会呈现出浅蓝色,随着深度增加,水就会越来越蓝,蓝到深处便是青了。这是因为

只有足够的深度湖水才能把可见光中偏于长波的红色、橙色、黄色吸收掉,而只把偏于短波的紫色、蓝色、绿色反射出来,让人觉得碧波荡漾或是“春来江水绿如蓝”,与之相比,中国五大淡水湖的深度就浅显多了,太湖的最深水深是4.8米,平均水深不足3米,水至浅则不蓝。

水是无色的,但,江河湖海是有颜色的。

柴达木盆地巨大、荒凉且有味儿,这味便是咸味。咸酸苦辣甜五味之于人的生命缺一不可,尤其不能或者绝对不能缺少的是“咸”。

这是东西长500公里、南北最宽处350公里的大盆地,围绕其边缘作护卫状的西北处阿尔金山、东北祁连山、南方是昆仑山三大山系的群峰突起绵绵无尽。在柴达木盆地边缘还有稀疏的植被,名为骆驼刺。有骆驼刺的地方就有骆驼,有十几只骆驼悠然漫步,自从它们被人类驯养成为“沙漠之舟”,大漠戈壁中的家园就再也离不开骆驼了。忍饥负重跋涉中的骆驼不急不躁不怒不怨,依然温文尔雅,使我想起了中国的古训: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它们偶尔还会与阿尔金山下的单峰野骆驼相遇,目光中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亲切温和,但只要有人一出现,那野生单峰驼便疾奔而去,野生的带不走家养的,家养的留不住野生的。望着奔驰的同类,野性的奔放顿时使这一片荒漠生机勃勃,它们有过逃亡的冲动吗?

柴达木盆地周边自然植物带也是垂直分布的,却是倒置的,山岭高寒却还有雨水。树种是难能可贵的祁连圆柏,树龄可达1800年,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树龄最长的树种之一。祁连圆柏之下是骆驼刺为主的灌木丛,然后是荒漠柴达木盆地的底部,茶卡盐湖了。

行走盐湖目光所及是一片灰褐色的土地,而不是想象中如大雪一样白花花的盐

盖,那只是因为大风卷来的沙尘成了新的覆盖层。只需浅浅地挖开一层土,就能看到结晶的盐,盐晶体之间有空隙,空隙中是尚未结晶的卤水,卤水中富氯化钾。

有一种叫做珍珠盐,颗粒状如珍珠一般,大小不一的浑圆或接近浑圆。当人们以珍珠为稀罕物的时候,珍珠盐显得那样普通,甚至有被世界冷落的感觉,可是,又有谁敢设想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没有盐?人啊,你要明白,最普通的往往就是最珍贵的。

那巨大的盐柱不知是怎样树立的?它想架构的应是一种生命的建筑,或者说生命共同体,它高耸着似乎告诉我们支撑生命大厦的骨架和血液均离不开水、离不开咸、也离不开空气、食物等等。生命是有味儿的,是吗?

盐花是盐湖微地貌的佼佼者,当水分蒸发迅速或水温骤然降低时,溶解在盐湖里的盐分因饱和度而析出。何为析出?大约就是脱颖而出吧?成为姿色各异的结晶体,成簇成堆可爱之极,盐湖中的人们称之为盐花。盐花美丽多姿也多变善变,它听命于空气里水分及温度变化。盐花是不谢的,盐湖里每天都有新的盐花。谁也无法以解释,在同一个盐湖里,盐花却千姿百态,谁也不喜欢雷同,谁都希望有多样化的美感,盐湖亦然。

盐湖中有湖中湖,与盐湖一体而又稍稍显得不合群,湖底都是盐的结晶体,唯独湖中湖的盐水深蓝、发青、不凝固、拒绝晶体的脱颖而出。湖泊专家的判断是,在湖中湖地底下,有泉眼,源源不断地喷出淡水,使湖中湖水不够咸。怎样才算够咸?咸到变成盐。

察尔汗盐湖区南北宽20至60公里,东西长180公里,总面积为5800平方公里,盐湖中储存的盐,足够当今世界人口吃2000年,中国人吃8000年。察尔汗盐湖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干盐湖,其食盐、钾、镁的储量超过美国的大盐湖,全国每年需要500

万吨钾肥，察尔汗年产 100 万吨。

在柴达木盆地发现钾盐矿，从此结束中国没有钾盐的历史，是在 1957 年 10 月 2 日。那是中国科学院盐湖科学调查队来到察尔汗盐湖的第二天，有两位值得人们敬重、历史将会铭记他们的科学家，在盐壳路上边走边聊边看，忽然发现路边有浅坑排列，两坑相隔 10 米左右，不知是这浅坑盯住了他们，还是他们盯住了浅坑。他们蹲下细察，坑内距地面 20 厘米以下为卤水充满，并有蚕豆大小的闪光的斜方锥晶体附着，抠下点置于舌间，有一点辣味，这很奇怪。经过化学分析，证实这是一种钾盐矿物，新沉积的光卤石。后经全湖物探、钻探，天哪！这察尔汗盐湖原来是钾盐，钾的富矿！钾啊钾，我们有钾了！

这两位科学家是著名化学家柳大纲先生和已故知名盐湖学者郑绵平院士。

柴达木盆地是奇妙的。通常只有在大海海底才有的钾矿，在盆地中心的察尔汗盐湖找到了。在地质时期柴达木盆地是不是一处古海？还是古海的一片海域？后来当盆地周围的山脉一次次抬升之后，一个封闭的盆地诞生了。源出阿尔金山、祁连山、昆仑山的诸多河流挟裹着各种矿物质——生命元素汇聚于盆地，只进不出成为饱和，于是水中的各种溶解物按照溶解度由低到高的顺序先后析出，依次为碳酸钙、碳酸盐、氧化钠，惟其深藏不露让中国人找了多少年的钾，潜伏在食盐结晶体的空隙中，人称为“晶间卤水”。

青海钾盐公司的盐池，以人力和科技再现了这一程序：食盐先从卤水中结晶，余下含钾的卤水进入下一道工序，把其中的化肥氯化钾提纯而出。氧化钾因为紧缺而身价百倍，氧化钠（食盐）尽管 13 亿人一日不可或缺，却因价格低廉而少有人问津。对经济增长的片面追求，以及无节制的金钱和财富的

欲望，正无可置疑地在加速人类心灵的荒漠化，是盐的悲哀呢，还是钾的悲哀？但结晶析出的盐花却在盐池边缘自顾自地开放着。

可可西里一个不知名的野湖畔上，有只百灵鸟正在孵蛋。

百灵鸟的眼睛明亮清澈，闪烁着幸福与自豪感，它显然知道此时此刻的责任和使命，它们警惕地瞭望田野，在蓝天白云下细致耐心地催生着小生命。这个镜头，使我想起一切生命的孕育与降生，阵痛以及血污，奉献所有的母爱，呵护喂养，一只只小小鸟飞上了蓝天，从此浪迹天涯，想到母亲的时候，母亲已经老了，回家的路越来越远了。

这只孵蛋的百灵鸟，小心翼翼地在这个爱巢里，已经孵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风和日丽，而眼下，天上的乌云越来越密，一场大雨即将来临。可可西里的六月气温依然很低，不一会儿，雨点变成了冰雹砸向荒原。百灵鸟伸展翅膀，用自己身体的所有部位遮挡住即将降生的雏鸟，大大小小的冰雹砸在它身上，如同雕像一般，百灵鸟纹丝不动。

风雨冰雹持续了近一个小时。

百灵鸟的两个孩子一个活了下来，一个刚出生便死了。百灵鸟已经筋疲力尽，它蹒跚着在巢边走动、观察，不时地用嘴拨动那个死去的孩子，它的心正在流泪。

啊！母亲……

可可西里地势高亢，雪线以上有零星冰川分布，青海与新疆交界处的雪峰冰川，是这一地区河流与湖泊的补给来源。这里有大大小小 50 多条河流，以湖盆为中心，呈辐聚式向心水系。主要河流有曾松曲、库赛河、跑马河、陷车河、天水河、还东河、流沙河等。流量小，流程短，属季节性河流，湖泊是它们的归宿。

可可西里的河流告诉我们：不是所有河流都流向海洋的，也不是所有河流都汇入大江大河的，伟大和细小有时缘以使命，有时

限以方式,有时得之机遇。大大小小都是河,点点滴滴都是水。

可可西里是世界上高原湖泊的密集区之一。面积在1至1000平方公里的湖泊约有70多个,其中淡水湖25个,咸水湖46个,盐湖2个。可可西里的湖泊率高达7.65%,与千湖之国芬兰湖泊率的8%,相差无几。

岗尔梅杂错,意为雪莲花湖,以湖畔生长雪莲而得名,海拔5274米。

乌兰乌拉湖中有珍稀的高原裂腹鱼,东西湖岸为冲积平原,湖的南岸与马河出山口附近曾发掘出旧石器。大约二三万年前,这里曾有人类活动,而且很可能是古羌人。

赤布张错,藏语意为水桥湖,湖的两头较大中间狭窄,形似水桥。由各拉丹东雪山与嘎尔岗日冰川融水形成的曾松曲注入湖中,自古以来便是青海西南部通往藏北的主要通道。

各拉丹东孕育了长江,同时是曾松曲的源头。曾松曲是没有也不想流出可可西里的

河。源头孕育恢弘,也从不拒绝渺小。

太阳湖位于可可西里北部,是可以饮用的淡水湖。源出布喀达坂峰,马兰山的太东河、太西河汇入湖中,向东经红水河穿过昆仑山支脉博卡雷克塔格山流进柴达木盆地,注入台吉乃尔湖,连结着可可西里和柴达木盆地,使这两个内流区域得以声气相通。

行走在可可西里,有时会有扑面的风沙卷来,但风沙之后,突然会发现一泓蓝色的水在注视着你,这一大片人类生命的禁区,因为有水从来几曾缺少过生命的故事?

湖泊是一种连接,是大荒野中草根之间的连接;湖与河的沟通,则是更加遥远的伴随着波涛和浪花、鸡鸣狗叫、家园故事的连接;当蓝天白云之一有倒映于湖中,恍恍惚惚,那是湖与天及神的连接;当野牦牛、藏羚羊在湖中饮水从湖边经过时,又有了大地之上生命得以完整集合的连接。

每一年的七月前后,湖面上冰层融化,蓝蓝的、青青的、似蓝非蓝似青非青的高原野湖如梦初醒,一个冬季的漫长的沉思默想



啊,曾经浓缩现在化开,所想为何思从何来?大山知道,荒草知道,百灵鸟知道,玛尼石知道:“这个世界的启示在荒野。”

纳木措,藏语意为“天湖”、“圣湖”,位于藏北高原,念青唐古拉山主峰北面,面积1962平方公里,海拔4718米,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大湖,是世界屋脊离开上界最近的天光云影的沐浴之水。

纳木措不是因为传说中吐蕃王南日伦赞曾夜宿湖畔,发现龙种宝马而闻名的,对于雪域高原上的所有圣湖而言,所谓名利也就是淡泊而已,淡泊到雪域高原的深处那蔚蓝的长波细浪可以直达天庭,神灵宝之,此其名乎?纳木措原本地处冰雪严寒的无人地带,这一湖圣水孕育滋润着辽阔的草场,却使藏北千家万户的牛羊有了越冬之地,此其利乎?一到夏天,草青了,花开了,纳木措的水烟波荡漾了,海拔近5000米的湖畔,饮酒,赛马,唱歌,跳舞,所谓天上人间莫过于此。如果置身其间,清澈的湖水一定能照见我们心中的污垢,超凡脱俗、一尘不染,形容在这里是平常与真实,歌者与舞者还有饮者及跑马者并告诉世人: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美好生活?在物质的包围和诱惑下,如何去靠近纳木措的精神!

纳木措宁静美好的气息可以净化天下吗?

我又听说,纳木措已经被当作当今世界极品旅游资源而被推广,人们正迫不及待地一切自然物当作商品,让风景变成花花绿绿的钞票,那么,污染包围纳木措的日子已经为时不远了。

浑浊或者污浊是为了扰乱视线,给人莫测高深的感觉。对于湖泊而言,水的透明度则与深度成正比,咸海的透明度为24米,贝加尔湖竟达到了40.2米,而贝加尔湖是全世界最深的湖,它的深度是1620米。纳木措平均水深约40米,透明度在12米左右,能

看见水下的游鱼。湖的透明度也是一种透彻明了的宣示:凡美好之物可以不以有有为,但必定拒绝浑浊的遮掩,并具有真实的深度;一旦失去透明度之后,那就是污染之物,真相被掩盖了。

雪域高原并非是旦夕之作,在一次又一次的抬升之后,古海后退,大地与山脉隆起,不可思议的漫长地质运动中,有抬升就有降落,以及冰期时冰川的推进和消融,造就了高原上数不胜数的大小湖泊。这些蓝蓝的、青青的、似蓝非蓝似青非青的极地精灵。那种旷古以来的沉默和隐逸,人只能理解为追怀和回想。追忆那古海,回想那气息。清晨之际,薄烟缭绕,吐蕃王所见的龙种马使我想起庄子《逍遥游》中所说:“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沈括解释道:“野马,乃田野间浮气耳,远望如群马,又如水波,佛书所谓‘如热时野马阳焰’,即此物也。”

就连纳木措的鱼也验证了这样的道理:因为地质演变而形成的某个地区的特殊地理环境,会在这一环境的生物中没有例外地留下印记,并且很可能会有这个环境中才能生存的特殊物种。大自然充满了一般和共性,大自然又是如此偏爱、珍惜个性。纳木措的高原无鳞鱼是裂腹鱼的亚种,学名叫小头裸裂尻鱼,它是随着高原隆起再隆起,为不断改变的环境渐渐演变过来的,后来居然也成了青藏高原隆起的证明之一。它不是“野马”,它是野鱼,巡游在天湖之中,守护神迹也为圣灵充满。

纳木措主神多吉贡扎玛是念青唐古拉山神的王后,藏历羊年又是念青唐古拉山神与多吉贡扎玛的本命年,这一年转山转湖,会得到非同寻常的加持。绕纳木措转一圈,需7天时间,还不包括寻幽探胜。可是纳木措的灵石奇木,湖边山壁上的古老岩画,都会让你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停留下来,你会沉

浸在其中,当你离开时你仍然读不懂那些石头岩画,但心里会有幸福美满的感觉,还有那两根石柱,高30米,两柱之间相距8米,一根浑然一体雄起挺立,另一根则有一人宽的空隙。有人说这是阴阳有别而又和合圆满的象征,也有人称这是纳木措的门神。

青藏高原是中国湖泊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大于10平方公里的湖泊有351个,总面积36552.3平方公里,贮水量约为 5752.3906×10^8 立方米,分别占全国的60.4%、53.2%、75.8%,其中淡水湖72个,湖水面积6198.3平方公里,咸水湖169个,盐湖110个。另外一个数据表明,全国大于10平方公里的湖泊已从《中国湖泊志》统计的656个减少到目前的581个,总面积从85256.94平方公里缩小到68671.58平方公里。中国湖泊的减少是水危机的另一种侧影。青藏高原是中国的水乡,我国湖泊资源的近一半在人迹罕至的雪域荒野,正是那一片高亢的宽阔的荒凉的湖沼湿地,涵养着大江大河的源区,那从源头、源区流出的江河之水离我们远吗?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血管里流呀淌呀。青海湖纳木措让人看见了无色之水难得一见的青色,流淌在血管里的水则又是另一种颜色了:鲜艳艳红。

面对着一张中国重要湖泊分布图,代表湖泊面积大小的蓝色圆点,就像一只只水汪汪的眼睛,在我看着它时它也看着我。“野马尘埃气息相吹”,那种湿漉漉的湿得滴水从而孕育、化生万物的湿的神奇,呼之欲淌。那蓝色圆点最密集的是青藏高原,在极高之地极寒之域与雪山冰川相点缀相配合,然后才有黄河、雅砻江、通天河、澜沧江、雅鲁藏布江的汨汨流出。再放眼蒙新黄土高原的大漠戈壁,湖泊显然稀少了,但在极旱的荒沙荒野之中,水的神迹并没有中断,尤其是艾比湖以中国第一、世界第二的低洼之地,自成一格,与纳木措相比,恰成天上地下,而美轮

美奂的喀纳斯湖可与中国乃至世界所有美妙之湖比美。作为过渡,宁夏有沙湖,那真是沙海中的奇迹,内蒙古有达赉湖、遗鸥湖、乌梁素海等,东北平原以天池、兴凯湖、扎龙闻名于世。中国湖泊的另外一个仅次于青藏高原的密集分布处便是东部平原区了,鄱阳湖、洞庭湖、洪湖、太湖等等,那里已将近众水奔流百川归海的万川气象了。

都说雪域高原是大山之祖、水之源,而少有风涛之声也不可能扬帆千里的雪山和荒原之间的湖泊,使我想起了西藏的桑耶寺、朴温扎寺以及青海湖海心山。海心山上有神威城,为唐朝天宝年间名将哥舒翰击败吐蕃军队占领环湖地区后筑造。岁月倥偬,小城已了无踪迹,海心山却依然在蓝蓝的、青青的碧波之中,远离尘世,妙若仙界。自汉代起就有藏传佛教的信徒于冬季踏冰而至,带着干粮,整年不出,面壁颂经,礼赞诸佛。青海湖又值封冻,再踏冰而归时,只见他们衣衫褴褛,仙风道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飘飘然不知所往。

青朴是藏传佛教圣地,位于三面环山的河谷之中,雅鲁藏布江的网状河道绵延不绝地流过。温扎寺的全称为“温扎那热祖拉康”,“祖拉康”是藏语大神殿之意。寺中,在别的族群的人看来,有一群神秘的年青尼姑过着极为简朴简单的修行生活,她们把自己从灵魂到肉体的一切都交给了她们信仰的藏传佛教,与青朴的修行洞、莲花生大师、伏藏与掘藏这些辉煌而神圣的历史,缠结在一起,那是宗教与传统总是年轻的奥秘之所在吗?她们读经诵经,在这里终老,但她们的神情是轻松的,眼睛清澈明亮,因为灵魂清静而有深度,便有了心灵的至真至善至美的透明度。

亲爱的读者,你说她们的眼睛像不像雪域高原的湖泊?

如果说山川就是大地的历史，寺庙便是青藏高原凝固的却又灵光毕现的宗教史。经过群雄竞逐、征战厮杀的漫长岁月之后，人们从刀箭与毒药交织的仇恨中，走上了礼佛之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再者，藏族信仰中对一山一水视同神灵的崇拜，而对中华民族来说独一无二的。这一处精神与文化的高地以及华夏子孙血脉相承的江河之源的珍爱，更加发人深省：环境与家园的守望是心灵的守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是文化的和谐。

第九章

也许，我们应该简略地追忆雪域高原上的一次大雪灾，由雪灾而诞生的象雄王朝，以及他们的祈祷词。

一部分战败而逃的穆族人到了高原西部腹地，并翻越冈底斯山后定居，定居处就是穹隆银。然后他们击败并吞了穹隆银周围的土著部族，俘获了他们的草场、牛羊和妇女，穆族又开始人丁兴旺了。而就在这时候，一次称得上历史性的机遇却以冬季大雪灾的形式出现了。在离开穹隆银骑马要走20多天路程的一处山谷间，世居着39个部族，他们已经听说穹隆银能征善战的穆族人了，因为路途很远倒也相安无事。历史是什么？历史有时是气候与灾变促成的，关于这一点真是很少有人想到了。这个冬天和以往的冬天也没有什么不同，无非是落雪，有足够七天的牧草和牛粪，按照以往的经历，就可以

安然渡过了。一个早晨，39个部族的人醒来后发现，大雪无休无止，埋没了土地埋没了帐篷，就连最耐寒冷的牦牛也有一些冻僵了，至于羊群，那些可怜的白羊与黑羊睁大着不愿离开主人的眼睛，死了。

这39个部族的人，又发现这深山野岭中的各种野生动物，在野牦牛和雪豹的带领下，顺着一条河谷夺路而逃。这些生灵对灾难有着天生的敏感，它们知道这一场大雪还要落下去，再不出逃就无路可走了。39个部落的首领们看到了这种异像，他们聚集在一起商议对策，大雪没完没了，粮草所剩无几，在连续十几天看不见太阳之后，部族里有一种恐怖的气氛在滋生、蔓延。在这种情况下，首领一致决定：逃亡，跟着野兽，带着剩余的牲口和粮草逃亡，他们相信，那些野兽们会把这39个部族的男女老少，引领到一处可



以安居乐业的地方。他们在风雪交加中出发了，到处都是雪，沉重的脚步，缓缓行进的队伍，能坚定他们信念的只是：这 39 个部族不是走向灭亡，而是走向新生。

他们走到了穹隆银。

在冈底斯山的掩护下，这里有阳光，天气略显干燥，冬季的草场上有成群的牛羊。

穹隆银的穆族人开始发现的是远道而来的好些野兽，尤其是格外容易受惊的野驴和羚羊的惊慌的眼神，它们没有了平时的那一份悠闲和调皮，而总是心有余悸地回首。穆族人本来就是刚刚安顿下来不久的战乱中的受惊之人，对于惊恐和灾难有着极高的敏感度，他们知道，那些野兽匆匆出逃之处肯定发生了什么变故，从而使那么多的动物来到穹隆银，有的留下了，有的远去了。再后来，穆族人又看见了那些逃难的人群，他们

受冻挨饿，有的已经奄奄一息，看见冈底斯山，又一次享受到了阳光的温暖，他们跪下了，有的人跪下了再也站不起来了。活着的人不停地朝着仁慈、安详、雄伟的冈底斯山叩头，大哭，哭他们 39 个部族曾经的家园，哭那些死在逃亡路上的家人……哭声把穆族人感动了。当他们得知这是因为雪灾而失去家园的一大群可怜人时，穆族人让出自己的洞窟，生火杀羊，逃难者终于喝上了热水吃上了热乎乎的羊肉，39 个部族的首领当即决定：归顺穹隆银，归顺穆族。

穆族是被战争击败的，穆族曾希望在战争中复仇，可是穆族后来的复兴和强大，却只是因为一场雪灾，因为他们的仁慈与友爱。在 39 个部族归顺之后，他们的穹隆银建立了以窑洞为主体的四大城堡：穹隆银城堡、普兰猛虎城堡、门香老鼠城堡和度邦波

磨城堡。因为对冈底斯山的感激和崇拜,因为这座伟大山脉的伟大宽容和接纳,穆族人和39个部族的人同病相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融为一体。他们所具有的共同信仰是如此简单而又如此坚定,天、地、山还有河流与湖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冈底斯山是穆族的守护神,当四个城堡不断扩大,人与牛羊布满冈底斯山下的草原时,雪域高原上影响深远的象雄王朝诞生了。

象雄王朝的祈祷词充满了感恩的深邃,以及战败和雪灾烙印在部族心灵中的沉郁,他们发自内心的诉说是:“向苍穹敬礼!我们靠大地生长,在山中避难。”

笔者曾一次又一次在夜深人静时,面对星空,向着远方默诵这两句祈祷词,并反复追问:这是过去的智慧呢?还是永恒的真理?

当原始人原始部落有了自己的祭祀仪式的时候,大约原始宗教便开始萌芽了,而此“萌芽”及其发生、发展又与环境密切相关,其指向大致类同:佑我强大,祈福消灾。这些祭祀及最初的宗教仪式,陪伴我们的先祖走过了漫长的后来人已经无法想象更无法描述的艰辛岁月,从中得到的精神抚慰使他们确信,在大自然无限的苍茫之中,有一种力量人可以与之沟通,对于雪域高原来说,那些神山那眼前的冈底斯山便是此种力量的体现,也就是说具有神性。

远在象雄王朝之前,不同的部族便有了大同小异的各自的祭祀方式,主管祭祀的长者和智者被称为“苯”,意为“吟诵”或“念诵”,而那些咒语有些是口口相传流传下来的,有些是根据各个部族的历史信口编撰的,久而久之,苯口中说出的语言,苯在这些祈祷词和咒语中所表达的原始崇拜,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某种信条,苯教由是应运而生。各个部族有各自的苯,但祭祀仪式中的杀生献血是共同的必不可少的程序,平常祭祀杀的是羊、狗与猴子;三年一次大祭,献祭

物是马、驴、牛和人,献人时如同献动物一样,剖腹,苯用双手伸进腹腔捧出鲜血,口中念念有词,用力洒向天空。被献祭的人,一般不从自己部族中找,而是从别的部族抓获的孩子。

这样的血腥的祭祀,当很多人习以为常地认为,这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谁还能有神力或者别的精灵相助,向苯提出异议呢?

在一次大祭之后,鲜血已经抛向空中,人、马、牛和驴的腹部像窗户一样洞开着,挣扎与哀号远去,穹隆银恢复了平静,但有一个女人为内心的不安所折磨,她甚至觉得在那一个剖腹献祭的时刻,穹隆银的城堡以及草场都在颤抖,穆族人至为崇拜的天和地以及冈底斯山,都有异样的表情,正在吃草的牲口都发出了悲凉的号叫。“我又能做些什么呢?”这个女人是象雄王朝托格王的王后嘉西玛。王后向国王真实而有节制地表白了自己的感受:不忍,为什么要杀掉那个孩子呢?难道这真的是神需要吗?嘉西玛只能暗自祈祷,祈祷神迹的指引,使象雄的苯教不再流血,无论是人还是兽。

嘉西玛!勇敢的嘉西玛!大智大得的嘉西玛!

苯教的变革实际上是从嘉西玛开始的,从嘉西玛的一个梦开始的。

一个晚上,嘉西玛梦见一位长老在色光光环的笼罩下,腾云而来,面目慈祥笑而不语,只是从怀中掏出一个玉盒,盒中有一轮明月八颗星星。长老的手轻轻一抖,那玉盒便飞速而又极为轻柔地扑向她的怀里。嘉西玛能看见自己身体发出羊脂玉一般的温润的色彩,以及在她体内闪烁的月亮和星星。她惊愕不已,待要请教长老端祥时,长老袍袖轻拂便不见踪影了。

后来王后生下一子,取名穆沃且。穆沃且13岁时,遵照天神的嘱托到俄摩隆仁的山谷修行,接受智者的教诲。王子将行,托格

尔王与王后依依不舍，穆沃曲一吐衷肠说道：“我要去的地方是和平吉祥之地，没有争斗和厮杀，穹隆银的城堡再多，人心要是像石头一样硬，那又怎么样呢？那些血淋淋的野兽和人死得那么痛苦，灵魂像醉汉一样游荡，找不到上天的路。我此去13年，回到穹隆银后告诉臣民不要仇杀，怎样去爱以及灵魂可以升天的路，你们应该为我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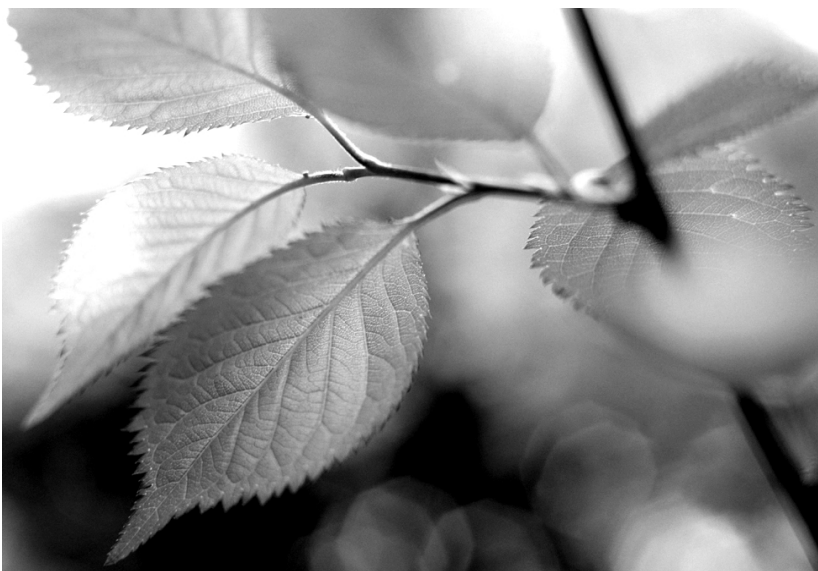
托格尔王与王后听得目瞪口呆，这13岁的孩子怎么比巫师还会说而且如此深不可测？13年后，穆沃且如约而归继承王位，开始了他理想中的也是雪域高原前所未有的文治教化。他不是发布东征西讨的命令，而是集臣下于一堂，讲天上众神之最爱是地

种残暴。母后嘉西玛为之喜极而泣，穆沃且的父王也深以为是。象雄王还规范了所祭奉的神祇的名字，有天神、山神、战神、地方神、人畜保护神、草原神、财神、灶神，河神，风神、雷电神，以及每一种神的不同祈祷词。要向神奉献祭品，那些祭品只需是我们日常的食用之物，神有好生之德，神不是享受者，神是拯救者，神以为奢侈和浪费是人间的顽疾罪过。还可以向神供奉石头和树枝，石头树枝是神巡行时的临时歇脚之地，而那石头和树枝是一个又一个人捧来堆砌的，会留下心迹和温暖，神能感受到并喜乐。

穆沃且带着他的八个弟子经常到城堡里和象雄的牧人一起，看望牲口和牧草，深

夜归去时，那些爱戴他的子民百姓却看见象雄王的背影发出光芒，一轮明月和八颗星星融和在天上的星光月色中……

被尊为苯布仙人的穆沃且，在完成了他的苯教大圆满法，并预言苯教会后人曲解为降鬼逐



上诸邦之和平，是不战不杀，休生养息；穆沃且又传令象雄所有的苯与巫师到穹隆银，先学习由他创造的有4个元音符号30个辅音符号玛尔体文字。那些苯和巫师本以先知自居，象雄王告诉他们：你们不是先知，我也不是先知，真正的先知还在更远的西方，所以我们要学习破除陋习。然后宣布：从今往后不论小祭大祭一律不得杀生取血，神厌恶此

魔的魔术，而另一位远在西方成就了布达即道、正果的大慈大悲完美无缺者，在晚些时候将会亲临或派他的高足来到雪域高原传教布道，经历了诸般苦难曲折，悟道沉痛之后，这里将成为人心向善的一方圣地。

穆沃且多少有点失望和凄凉，但他在冥想中得到的神的启示告诉他，苯教的使命行将结束，佛的来临，大吉祥的日子，是可喜可

贺的啊!

穆沃且还能做些什么呢?藏地的传说是,他80多岁时进入一个山洞修炼,让弟子们把洞口以巨石封死,以往也曾孤身入洞面壁冥想,不吃不喝,一年半载从洞里出来,仙风道骨飘游于冈底斯山间,然后再进入洞中。这一次,三年不见身影,他的弟子打开洞口,只见洞中四壁肃穆,弟子们做深呼吸,除了稀薄的空气中还留有穆沃且身上特殊的气味之外,山洞已经空洞。

弟子们守在洞口,穆沃且再无踪迹,惟天上明月还在,但,月光如水而不语。

雪域高原在公元前4世纪时,地处西藏山南雅隆河谷的吐蕃部落诞生了第一位藏



王——聂赤赞普。传说中的这个王,下眼皮向下耷拉,发出绿色光,手指和脚趾之间长有蹼,因长有异相,传说为天神之子。他勤政

爱民,神勇无比,一方面制定条例管理吐蕃的草原及牦牛,又征服邻邦扩展领地,在今乃东县东南、雅砻江东岸的一座小山上,建造了吐蕃的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聂赤赞普与长老们议事的决策中心,便从雅砻江谷地的碉楼移到了雍布拉康——初具王者气象的宫殿。如此这般,无不意味着吐蕃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

雅砻江畔的青稞收割了又成熟了。

雅砻江中的浪花堆砌了又消失了。

吐蕃王朝历经20多代赞普的征战与劳碌之后,到了拉托托日宁赞时代,苯教的法师还在,但拉托托日宁赞只要想起传说中的天竺,便心有所动。从吐蕃南行,有大雪山岿然耸峙,如有不畏艰险者越过这几座雪山,便是天竺,那里有众多的寺庙有普渡众生的佛教,山高路远啊,不知有缘一开眼界吗?

故事:雅砻河谷的秋收打碾在繁忙了一个多月之后结束了,又是一个王宫的粮仓中装满青稞、豆子的丰收年。这个时节往往是部落与部落、国与国之间互派使节、互致馈赠的时节。使拉托托日宁赞意外而又高兴的是,就连孙波、象雄、青海湖畔的吐谷浑等强大邦国,也派来了使者。雍布拉康大宴宾朋,灯火辉煌,送走使者之后,拉托托日宁赞在庭院中仰望星空,心生感慨,这世界之大、邦国之多,犹如天上的繁星,吐蕃不过是其中之一,什么时候可以任我驰骋,由我号令呢?正遐想间,天上有一颗流星划过,在雍布拉康山头似乎停住了,并发出七彩之光,就在拉托托日宁赞不胜惊讶之际,一个金子打成的宝盒从空中飘然落下,他伸手接住,这宝盒自动开启,内有佛经一卷,宝塔一座,金刚杵一件。拉托托日宁赞看完,宝盒又自行封盖。

“天哪！这是天神所赐之宝物！”当即双手托宝盒，供奉于大殿之中。是夜，辗转反侧时又有天神梦中降旨：“此宝盒中之宝经，需待五代赞普之后方能释义。”拉托托日宁赞细心供奉，60岁时重返青春，活了120岁。

故事：某日，大相努·年多热禀报说：有一个长着鹰勾鼻的怪人，求见赞普，被挡在雍布拉康宫门外。拉托托日宁赞一听说是鹰勾鼻怪人，心想定是来自异邦之人，何不一见？进得殿中，怪人双手合什，说了几句话，与他同行的翻译道：“我是天竺的法师，前来吐蕃传教，得见赞普缘分不浅”。拉托托日宁赞听法师说话温文尔雅，便有了几分好感，问：“法师远道而来，不知所传何教？”

“佛祖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

“愿闻其详。”

“佛陀出身于释迦族，故被尊称为释迦牟尼，圣者、静默者、苦修者、先知先觉者之意也。”

“然圣者必有言乎？”

“佛陀80岁时于午夜涅槃，遗言为：‘切记不可有骄傲之心、谄佞之心、欺诳之心、悭吝之心；利己利人，爱己爱人；比如良医，知病说药；比如善导，导入入善。’”

“佛陀今在何方？”

“一微尘中有大千世界，一刹那间含亘久永远，极乐世界，过往今来，佛陀云游去也！”

拉托托日宁赞只是得法师所言高深莫名，却又分明感到触动了心灵深处，他想留下那位天竺人。可是吐蕃的苯教师却忍不住也发问了：“你知道苯教和辛苦饶法师吗？”

天竺法师闭目合什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天地之间惟释迦牟尼为圣者。”

苯教师勃然大怒，拉托托日宁赞示意止怒，并亲自陪同天竺来客喝茶、用膳、送至客房休息。

次日，法师将一个黄布包着的包裹送给

拉托托日宁赞，并预言说：“你的后代的后代会读懂包裹里的佛经，雪域高原将是又一处佛教圣地。但，在这之前，还有苦难重重。”言毕，离去。拉托托日宁赞送至宫门口，天竺人又回头，再合什说道：“山高水远，来日方长！”那目光里洋溢着慈祥，那慈祥填满了深陷的眼窝。

拉托托日宁赞检视包中之物，有一卷布，上面密布着各种符号，苯教师说是异教之物不吉祥，拉托托日宁赞说，“此乃神秘玄物，供在宫中，不得有误。”并告诫苯教师：“世界有多大？你我皆不知。”

故事：吐蕃王南日伦赞“被进毒弑而薨逝”，13岁的王子松赞干布即位，时为公元629年。松赞干布即位后召集大臣议事，提出找一处更加开阔之地，重建大蕃都城，然后徐图征服松波与象雄的一统天下之业。

拉萨这一个注定要辉煌的都城，便应运而生。

据《西藏王统记》，公元7世纪初，松赞干布迁都拉萨“筑王宫于红山顶居之”。那时，拉萨是一片沼泽，中间有湖泊，名叫吉雪卧塘。传说一个夏日，松赞干布在吉曲河（即拉萨河）沐浴，抬头眺望之下，有两山即红山、药王山傲然而立，水草丰美，视野开阔，心中已有决断：何不迁都于此？最初是以山羊背土填湖，山羊在藏语中音为“萨”，寺庙建成后人们便以“慈萨”——山羊背土或山羊之地名之。汉文古籍中又把“惹萨”音译为“逻娑”、“逻些”、“拉撒”。荒原上的寺庙后来吸引了八方善男信女前来朝佛膜拜，“惹萨”之名又成了“拉萨”——圣地、佛地之意。

又传：松赞干布继位之日，一只金色山羊徘徊于宫门口，松赞干布得报后以为吉祥，便带侍从看望并请金山羊入宫。金山羊摇头不愿意入此宫，松赞干布心中一凛，莫非先王在宫中饮毒酒而死，天神有所提醒？正思虑间，山羊已出宫而起，走了几百步回

头看有没有人跟上，松赞干布命侍从跟着金山羊走，山羊最后歇脚时再回宫报告。金山羊从藏南到藏北，在加若突然卧下，侍从想要去报告时，金山羊“咩咩”叫着又把他唤回来，也许是累了或者有所思谋，金山羊只是打个盹稍息片刻，走到了吉雪卧塘，荒野、沼泽、湖泊、有山拱卫，灵气弥漫，胸襟为之一舒，金山羊目露迷恋。松赞干布闻讯策马而来大加赞赏，决定在此建都，先寺庙后宫殿。破土动工之日，金山羊一声号令千百只山羊成群结队，驮来干土以垫湖沼。寺庙落成后塑金色山羊之像万世供奉，并为寺庙取名“惹萨”（清代更名为大昭寺），建造“惹萨”的同时又造了小昭寺，修行者和朝佛者又以寺庙为中心建起了住房和客栈，八角街雏形由此出现。继之，松赞干布在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及唐文成公主后，又于红山扩建宫室成为今日布达拉宫的前身。

松赞干布与佛教的因缘还要从文字说起。

当吐蕃疆域日渐扩大之后，尼泊尔国有使者来访，并带有一封国王的亲笔信，松赞干布只见信上有许多符号，应该就是“字”了，想到吐蕃没有文字，不禁长叹一声，心生一念：何不派人到有字之国认字，识字然后造字？众大臣商议之下无不击掌称妙。吐蕃大国，眼看就要一统雪域高原了，竟然没有文字，凡事只能传口信，实在有失大国体统，造字实为头等大事。如何学字造字，大臣有两种意见，一是派人去大唐长安，大唐的字凡常用者有数千，还有专门靠搬弄文字吃饭而且颇得皇帝喜欢的诗人，用羊毛笔蘸一种黑色浓墨写在绢或纸上。另外有大臣认为大唐文字高深莫名，一时恐难学会更难造成吐蕃自己的字，不如派人去天竺或尼泊尔，拜师学字后相机造之。松赞干布点头称是，亲自挑选了屯弥桑布札等16个好学青年，前往天竺学习梵文。又在天竺大师的指点下，

以梵语为基础创制吐蕃文字。梵文的字母共50个，其中辅音字母34个，元音字母16个。吐蕃文则取梵文辅音字母24个、元音字母4个，又新造辅音字母6个，经过口语、书写的反复演练、比较，最后成为由4个元音字母和30个辅音字母组成的吐蕃文字（资料来源：《藏域春秋》）。

16人出国留学，15人因为天竺的高温、湿热而在创制吐蕃文的过程中先后客死他乡，回到吐蕃的只有屯弥桑布札一个人。松赞干布看罢写在羊皮纸上的吐蕃文，再用手轻轻地抚摸了一遍又一遍，抬头再温情脉脉地望着屯弥桑布札时，已经热泪盈眶百感交集：“人总有一死，有为征战而阵亡的，也有被人毒死的，还有为造字而死的，都是我吐蕃之痛、吐蕃之魂啊！”松赞干布并吩咐屯弥桑布札：“从今天始，你就是吐蕃君臣的识字老师。”然后，松赞干布又捧出祖传的神秘玄物，让屯弥桑布札翻译，看看究竟是何宝贝？屯弥桑布札细心地读了一遍又遍，禀告松赞干布：“这是《宝篋经》、《百拜忏悔经》和《六字真言经》，另有一物是佛塔，为佛祖释迦牟尼相传，其法彻上彻下无所不包，融通和谐，美妙之极。提倡奉善行，不杀生，度众生，众生平等而万物皆为生灵，善者必有善报。”松赞干布大喜：“如此善法，吐蕃不能不学，只是不知从何学起？”

屯弥桑布札进言道：“臣有一计，不知是否可行？世知尼泊尔国佛法如同天竺盛行，其国王的公主乃天女下凡，有闭月羞天之貌，吐蕃与之联姻有三得两开一失。”

“何为三得？”

“邻邦和睦一得也，佛法西来二得也，仙女下嫁三得也。”

公元632年，尼泊尔赤尊公主远嫁吐蕃，带来了佛法经典以及金刚佛像、弥勒法轮、旃檀度母像及能工巧匠若干，那尊不动金刚佛像，为尼泊尔镇国之宝，佛祖曾亲自

为其开光。佛法自此传到吐蕃，佛光在雪域高原的闪烁，将引领厮杀三千万年的人们忘记仇恨，敬天惜地修行来世，佛教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性格，以塑造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但那需要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两年后，松赞干布再一次以和亲外交的高明手法，派使者东赴长安向唐皇求婚公主，被拒。松赞干布便率兵北征大败吐谷浑，攻陷大唐松州（今四川松潘），以为“胁婚”之计。兵败之后，唐朝君臣才感觉到了吐蕃的分量：那不是可以随意驱策的番邦小国。因而当吐蕃大相噶尔·东赞为使者，带聘礼黄金5000两、珍玩数百件、羊脂白玉绿松石几大皮袋，再度为求婚事到达长安后，唐太宗李世民倒是左右为难了。又据《旧唐书》载，噶尔·东赞先呈金玉大礼，再以吐蕃人特有的豪情告诉唐朝君臣，倘若求婚再拒后果不堪设想，便是“兵伐唐都”，“如蒙见允，则汉藏和好，永熄烽烟。”于是“唐主上下咸为震惊，遂则允之。”唐贞观15年即公元641年，唐太宗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李道宗持节送文成公主远嫁雪域，松赞干布于黄河源区的札陵湖、鄂陵湖边率众迎亲。见公主国色天香，“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

随同文成公主来到拉萨的是佛经、佛像，以及大唐的文化与若干技术，其中包括医学、历算、建筑和酿酒术，大唐的音乐、舞蹈、谷物蔬菜的种子以及水磨、刺绣工艺、毯子、毡垫等。

故事：吐蕃的心是坚硬的，随赤尊公主与文成公主到来的佛像和佛教文化的萌芽，面临着苯教以及宫廷权贵的强大阻碍。在这茫茫雪域，强者为王的传统似乎已经深埋在雪山岩石之中了，在那些苯教师视佛教为异教邪说的反对下，佛法的传播可以说是步履维艰。

传道者于冥冥之中得到了佛祖的启示：

“你们要去吐蕃，让坚硬的不再坚硬，如同这雪域之地的雪滋润石头一样，滋润坚硬，当坚硬的不再坚硬，这世界极高极寒之地，将是人心向善之地，佛光普照之地，邻近天国之地，你们如雪融化成水，人心土地皆饥渴，雪域高原要成为流出之地。”

吐蕃王朝第三十六代赞普赤德松赞在王宫里听尼泊尔高僧寂护说法，说的是“十善法”中的“不杀生”。

赤德松赞道：“可是，吐蕃与诸多邦国交战连年，有些仇恨是老祖宗的老祖宗传下来的，战事一起，血流成河，怎能不杀生？”

寂护：“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赤德松赞喃喃自语：“放下，放下……”

寂护：“厮杀无意时，向善一念间。”

赤德松赞绕室徘徊心头郁闷：“可是，那些苯教师难道就不希望吐蕃的将来是向善乐土吗？”

寂护：“我走之后，莲花生大师会到蕃地，赞普要派人去迎候。”

在藏传佛教传说中，莲花生原是邬仗那国国王因陀罗菩提，得之于一朵世无其匹的巨大莲花中，收为义子，人称莲花生。国王爱其聪颖盼能接替皇位，哪知道莲花生不爱江山爱佛法，潜心修行，所获得的是非常的成就。

赤德松赞的使者随同寂护到了天竺南边一处尸林中。

天竺旧俗，一地区均有一处荒野为坟地，也称尸林。人死后并不葬入地下，而是用布包裹，尸体枕头下置有供米，放在坟地中，任其风吹雨淋，狗撕鸟啄。有的是骷髅的白骨鬼火在骨头上跳跃舞蹈，有的是尚未腐烂或行将腐烂的尸身，流着脓血。在这数以千计的白骨与尸体之间，坐着一位身披裹尸布的修行者，整整五年，喝尸林边上一处野湖中的水，吃尸枕下的供米为生。开始，那些鬼火在四面八方向他攻击，作龇牙咧嘴状。有

鬼叫声，撕心裂肺，这是一些生为恶人死为恶鬼者。更多的鬼魂张望着，在他们生命之火熄灭既已为鬼之后，对活着的端坐尸林中间的修行者，依旧不解而且惊恐：那是人呢还是鬼？

有人不知自己为人者。

有鬼不知自己为鬼者。

有视人犹如视鬼者。

有视鬼犹如视人者。

那坐在尸林中沉思冥想的修行者就是莲花生。

那些鬼火鬼叫近不了他的身，因为他的心中有无限慈悲无限怜悯。他正以他的神力超度一切亡灵，让恶者知恶从善，让愚昧在佛光下散去。于是所有的鬼都伏在莲花生的脚下，不再喧嚣，尸林寂寥，无形的形形色色的鬼魂们，伏地倾听莲花生无声的宣示。

莲花生除了拜师修法秘诀外，以天竺各处尸林为家。他与尸身、白骨、鬼魂朝夕相处，他甚至感谢这些死者，因为他未经同意便吃了他们的供米，他尽量少吃，每一个尸枕下都吃一点，再留下一点，大家吃一点，这样饿了的鬼魂就不会去骚扰

附近的村庄。可是村里的人抬送尸体到尸林时，却远远地避开莲花生，背后还叫他“罗刹鬼”。一个苦苦修行衣衫褴褛的人，学得了一切密宗要法的拯救者，那思想的光芒万丈凡人又怎么看得见呢？

探子来报，莲花生大师已到了吉曲河山。

赤德松赞亲自出城相迎，礼毕入城进得宫殿，让座，赤德松赞心有期盼道：“愿佛光普照雪域蕃地，大师此行，定会功德圆满。”莲花生谢过后便商定，由他亲自选址再造寺庙，使佛、法、僧三宝俱全。当赤德松赞得知天竺仅那烂陀寺一处便有僧众万人时，不胜惊讶便拜托莲花生：“雪域高原要有大寺，佛祖喜乐的大寺，这跨越人间传之后世的壮举，仰仗大师了。”

莲花生踏访了多处河谷，最后选定雅鲁藏布江北岸扎囊海不日山下的一处宽广谷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江，山基深厚，江涛汹涌，天生的三宝圣地。这未来之寺是何等模样？莲花生伸出一掌道：“请赞普先睹为快”。



只见莲花生的掌心上方先是彩云飘飘继之花雨纷纷，大殿岿然，宝塔高耸，释迦牟尼佛像金光四射。赤德松赞喜不自胜：“天国景象，大蕃有幸！”并当即命名为“桑耶寺”，“桑耶”为“存念、存想”之意，“桑耶寺”即存佛

念、存佛想之寺也。

桑耶寺落成，吐蕃举国欢庆，并剃度巴赛囊等七名贵族子弟出家为僧，在寺中修行。桑耶寺因此成为西藏第一座拥有僧人的寺庙，乃为寺院之祖。赤松德赞还在大殿正门南侧勒石铭文，以确保寺庙僧侣的权益，这就是著名的“桑耶兴佛证盟碑”，碑文云：

从今奉行佛陀教法，无论何时，均不得离弃，不得减少供养资费。每一代子孙均需按照赞普父子所作之盟誓发愿，不得变更。祈祷一切诸天、神祇、非人作证，不得违背。

桑耶寺名声大振，来自天竺、唐朝、于阗的僧人论经进道，翻译经典，同时又译出一批天文历算、医药医学、历史和文学著作，形成了吐蕃也是雪域高原与外来文化的接触和碰撞，此种碰撞的深刻及其吸收和融合之深远巨大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本文所涉及的范畴了。

莲花生将要离开吐蕃。

赤德松赞依依不舍：“大师此去何方？”

莲花生：“回到我日思夜想的天竺尸林。”

“大师理应功德圆满了。”

“鬼魂待我超度。”

“不知何日再见？”

“相遇是缘别是缘。”

“吐蕃之今后极望大师指点。”

“不妙！再过几代，吐蕃的王会禁佛灭佛，此后重又陷入争斗厮杀，赞普的子孙自立王朝，黑暗中的火花会暂时暗淡，但，佛在，光是不会绝的。割据混乱之后，佛教会复兴，雪域高原将是密宗唯一兴盛之地，人心向善而为和谐，山水相依而为源头，有佛光流出，有风景流出，有巨川流出，吐蕃之兴亡已不足道也？”

赤德松赞只能点头称是，风云际会、兴

衰存亡，不都是一个“缘”字吗？

莲花生西去天竺尸林之前，把桑耶寺的弘法重任交给寂护大师，同时考虑到后来之世佛教还会遭受的劫难，劫难之后佛法重放光彩的需要，又作了一番缜密周详的“伏藏”，即把佛教圣物、密宗经典、法器、珍宝等在佛塔、山沟、江边、洞穴、雪山裂缝处及寺院、佛塔中秘密埋葬，以待后人发掘。那掘藏者共有50人，莲花生一一诵言，并让弟子记录在册，以备后人查验，从而对那些掘藏师及掘藏物深信不疑。

“伏藏”这一字眼使人感叹：蛰伏是美丽的，而美丽总是蛰伏的。

莲花生伏藏的是器物，也是智慧、思想与光芒。

伏藏者已经远去了。自从伏藏者远去，这个世界便只有掘藏而没有伏藏了。

雪域高原佛教的复兴和昌盛，是不可阻挡的了。1737年，西藏地方政府写给清朝理藩院的一份报告中有这样一则数据：在西藏仅藏传佛教格鲁派便有寺庙3477座，僧侣30多万，雪域高原真个是佛国小西天了。

只有历经战乱与刀光剑影的族群，才能体会到平静与安详的转经、朝拜的日子，是充实而愉悦的。简单地活着，虔诚地修行，美好是可以期待的，而来世不也就在期待之中吗？

西藏是今生今世的榜样。

西藏是来生来世的楷模。

你看那些转山、转湖、叩长头礼佛者的目光，就知道了，那是把自己融进了至高、无限和永恒的人才拥有的毅力、襟怀与平和，以及喜悦。他们把物质的拥有减至生命必需的最少，从而减去了重重叠叠的负担；他们把雪域高原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均视为自己的同类，乃至神灵以生命方式的显现，纳木措湖中的鱼会对着他们微笑，野牦牛从河谷湿地经过时会稍停片刻，倾听桑耶寺中的

颂经声,那声音随时都会像春风细雨一般丝丝缕缕地进入人们心灵,不是喧嚣,不是仇恨,不是厮杀声和爆炸声,是和平之声,是吉祥之音:噯、嘛、呢、叭、咪、吽……

朝圣者吟唱的一首藏族民歌是这样说的:

黑色的大地是我用身体量过来的,
白色的云彩是我用手指数过来的,
陡峭的山壁是我用双脚爬过来的。
平坦的草原是我读经书掀过来的……
噯、嘛、呢、叭、咪、吽……

以大宇宙的目光观之,一个寂寂无闻的星球从太初的浑浊无序,进而成为江湖河海与陆地完美有序分布,有无数生命生存其间的家园,那漫长的过程和历史以及无比奥妙的演化,其实就是造物者最具深意的“伏藏”,大地何处不伏藏的同时,又特地拣选相对集中在这个世界的最高处的雪域高原上,为了“掘藏”之后的流出。那是何等玄而又玄的玄机啊!

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了:青藏高原是地球上最神秘、最神圣、最高旷的伏藏之地。

你说你已经看见昆仑山上的积雪了,你看见昆仑山中的白玉了吗?

你说你已经看见大昭寺前的朝拜者,已经听见桑耶寺中的转经声了,我们读得懂朝拜者的眼神和经文中的指向吗?

你说你已经看见重重叠叠地护卫,守望三江源区的荒野、湖泊与野种生灵,以及山水有灵众生平等的气息了。可是如风的气息,又怎样成为源头的流出?

大荒野啊大伏藏。

大山水啊大风景。

亲爱的读者,让我们一直猜想:为什么风暴总是与荒凉共存?也许当发生之初,造物的美意是巨大而浩茫的,风景从来不是仅仅属于人,而是为所有、一切已知和未知的物种所设造,人在其中,于是便有了亘古的

荒凉和人类世界繁华的共存,以及人类世界向着荒凉的不断进逼扩充。荒凉的被剥夺,也就是神性的被剥夺。如果我们不再无知地认定荒凉荒野即是一无所有,而体悟到那是无中生有之地,便能明白莱奥波尔德为什么说,“这个世界的启示在荒野”,荒野以及荒野思想,是拯救人类的唯一之地、唯一思想,荒野之地以容纳山川草木及各种生物为系,也从不拒绝人类。其实,早在地理大发现之初,地球上几乎所有的荒凉极地,都曾有过人类的脚印,那些脚印有的迁徙而去,有的留了下来成为这些地域的原住民,他们寄身于风景之中,实际上已成为风景的一部分。这些幸运的风景中的居民一般具有如下特点:他们在偏僻遥远之地远离繁华和喧嚣,他仍视环境为生命的依附,他们是某一宗教的忠实信徒,他们的生命延续更多的不是依靠物质而是仰仗精神。

风景的神性总是弥漫着宗教和传说,会有鲜为人知而惊世骇俗的物质、非物质文化,并且属灵。假如我们深入其中,便会感觉到所有被称之为文化的一切,在青藏高原则是由荒野诞生且为了保护这荒野的,简单如同这里的牧草,高峻如同这里的雪山,坚贞如同这里的岩石,拙朴如同这里的牦牛,热情如同这里的牛粪,娴静如同这里的野湖,灵动如同这里的雪豹,涌出如同这里的江河……

青海玉树叫囊谦的朝圣部族,一对夫妇正一步一个长头,叩向拉萨。“到了大昭寺,你们最想说什么呢?”那男的若有所思,女的却是快言快语,“为了三江源冰川不再后退,愿天上下雨地上长草。”这对夫妇憧憬着长头叩到大昭寺的那一刻:深红色的大门打开了,伏在神像前就是幸福美满,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他们用尽钱财之后是一边乞讨一边叩长头来到圣地的,他们要以内心里全部的仁慈与圆满为江河源头祝福:“扎西,秀!”

除夕之夜，就在笔者写完第九章要在新的章节里将笔触伸向江河源头，却不知为什么提笔犹豫而绕室彷徨时，窗外半空中炸响的爆竹以及它日光一般的亮丽震动了我的思绪：关于中国的大山水，怎么能忽略帕米尔高原和生活在其上，世代自称为“太阳儿女”的族群？如果不是中国最著名的两大山系，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天山和兴都库什山在帕米尔集结，成为帕米尔山结，然后各自驰骋而去，哪有中国地理中无比显赫的大山水格局？于是，丙戌春节，我便幸运地沉醉在帕米尔的回想中……



第十章

帕米尔，大山水的束放之地。当印度与亚欧两个大陆板块在漂移中碰撞、挤压，其叠压缝合部隆升了一大片腾跃起伏的高山峻岭，崛起了兴都库什山系和喜马拉雅山系，这两个在亚洲乃至全世界堪称伟大至尊的山系结合部，便是哈·麦金德所说的“亚欧大陆心脏地带”的帕米尔高原，其地学名称应为帕米尔山结或帕米尔扣结。在这个山结上，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天山和兴都库什山如苍龙蜿蜒亦如天马行空，却又行于当所行、止于当所止，其中海拔高于7000米的有乔戈里、公格尔、公格尔九别、慕士塔格……不妨说，环形天下大山莫不以此为宗，而喜马拉雅山则是帕米尔高原诸多大山之子中，走得更远长得更高的一座山。

帕米尔，在古波斯语中意为“平屋顶”，中国古称“葱岭”，颜师古在《汉书·西域传》中注道：“《西河旧事》云：葱岭，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以名焉。”葱岭之葱，应为野生葱，又名沙葱，碧绿，鲜美，略带辛辣。笔者在河西走廊腾格里沙漠边缘吃过新鲜的沙葱，在帕米尔高原吃到的是腌制以后的凉菜。许景澄在《帕米尔图说·帕米尔图叙例》中所说较为详细：“帕米尔，古称帕米勒尼耶，帕米者，波斯语平屋顶之称，犹言大地一屋顶也，后转称帕米尔。”

帕米尔高原位于青藏高原的西缘，同时却又是万山之宗的扣结所在，它对青藏高原的影响之巨大、关联之深刻，或许可以这样说：假如你不知道帕米尔，又怎么能去奢谈

青藏高原呢?《太阳部落》的作者刘湘晨说:“帕米尔高原才是地球的王冠。”而这个王冠是由世界极高极大的山系、山脉以及其中的黄金、美玉、冰川、荒野编织而成的。并且因为山的延伸才有了水的延伸,寻宗问祖,关于江河源头的遐想,其实,我们可以追思得更远、更远。除了山,帕米尔高原上流淌在大漠荒野中的诸多河流,一样是波涛汹涌的。而从开历史之先河长达千年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负载而言,其辉煌灿烂,更是中国大地上任何一条河流不能与之比肩的。“塔里木河流域是世界文化的摇篮,找到这把钥匙,世界文化的大门便打开了。”我在塔里木河畔的胡杨林中一次又一次地吟诵着摩尔根的这番话,我不知道在帕米尔高原还伏藏着什么?

那伏藏的都是大地的秘密,生命的秘密。

深秋,大漠胡杨的叶子金黄得让人心碎时,帕米尔高原便下雪了。一直到来年的7月,突然之间有名无名的山花一夜间烂漫,最后的一片白雪拥吻着最早开放的那一朵野花时,太阳升起了。

“塔什库尔干”意为石头城,在帕米尔高原的怀抱里,这里有一个建筑在地球极高处的古代王国,雄踞于海拔近5000米的高山之颠,伸手便可触摸蓝天、白云,是随时都能和天上众神耳语的高高在上的邦国。石头城和姑娘城的废墟还在,它们已经成为帕米尔高原的一部分,在慕士塔格峰——冰山之父仁慈的雪的光环映照下,高原上的历史和现实是一座大山、一个陡坡、一片草地一样的整体,只是有着先后的次序以及外表的沧桑,绝无切割、断裂之感。那些由旧雪和新雪簇拥着的断墙、散落的石块,已然虔诚地仰望着山父慕士塔格峰,仿佛在无言地倾诉:你是永久的父亲,我是永久的儿子。

塔吉克为“王冠”之意,塔吉克族男男女

女的帽子如此美丽,是不是被称为王冠族群的某种象征?大约在公元2世纪前后,不知道为什么,塔吉克人在帕米尔选择高山之巅营造自己的王国?他们是想更进一步地接近太阳吗?或者竟是太阳之神在一个梦中的召唤?今天塔吉克族以外的人都难以理解,并视之为畏途的严酷之地,却是塔吉克人渗透到了骨子里的骄傲与高贵,那就是“汉日天种”。

那残壁碎石与荒草,悠闲了几千年,它们如同塔吉克人一样,有着一双绝不类同于其他民族的大眼睛,静静地注视着你,庄严如山,清幽似水。

这个汉代被称为蒲梨国的羯盘陀国,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有记载道:“自此川(即帕米尔古称波谜罗,笔者注)中东南,登山履险,路无人里,唯多冰雪。行五百余里,至羯盘陀国。羯盘陀国,周二千余里,国大都城基大石岭,背徙多河(即今之塔什库尔干河,笔者注),周二十余里。山岭连属,川原隘狭。谷稼俭少,菽麦丰多,林树稀,花果少。原隰丘墟,城邑空旷……今王淳质,敬重三宝。仪容闲雅,笃志好学。建国已来,多历年所,其自称云,是至那提婆瞿恒罗(唐言汉日天种,意为中国与天神之种),此国之先,葱岭中荒川也。昔波利刺斯国王聚妇汉土,迎归至此,时属兵乱,东西路绝,遂以王女置于孤峰,极危峻,梯崖而上,下设周卫,警昼巡夜。时经三月,寇贼方静,欲启归路,女已有娠。使臣惶惧,谓徒属曰:‘王命迎妇,属斯寇乱,野次荒川,朝不谋夕。吾王德感,妖氛已静。今将归国,王妇有娠。顾此为忧,不知死地,宜推首恶,或以后诛。’讯问喧哗,莫究其实。时彼侍儿谓使臣曰:‘勿相尤也,乃神会耳。每日正中,有一丈夫从日轮中乘马会此。’使臣曰:‘若然者,何以雪罪?归必见诛,留亦来讨,进退若是,何所宜行?’众曰:‘斯事不细,谁就深诛?待罪境外,且推旦夕。’于是即石

峰上筑宫起馆，周三百余步。环宫筑城，立女为主，建官垂宪。至其产男，容貌妍丽，母摄政事，子称尊号，飞行虚空，控驭风去，威德遐被，声教远洽，邻域异国，莫不称臣。其王寿终，葬在此城东南百余里大山岩石室中，其尸乾腊，今犹不壤……子孙奕世，以迄于今，以其先祖之出，母则汉土之人，父乃日天之种，故其自称‘汉日天种’。”

玄奘为我们留下了一则离奇优美的传说，有波斯国王迎娶汉族公主，至此发生战乱，把公主安顿在孤峰高处，日夜守卫。三个月后，战事平息，将归波斯时，公主却已身怀六甲，使臣惶惧，公主的侍女告诉他，每天中午有一丈夫从日轮中乘马而来，“乃神会耳”。只好筑宫殿权且安身，不敢回国复命。公主生一男，立为王，即是羯盘陀国。公元643年，玄奘取经回国，在位的国王仍自称为“汉日天种”，即汉人与太阳之种也。这则传说同时也吐露了一些古老而依然让人振奋的信息：帕米尔很可能是华夏大地最初的人类家园之一，是中华民族的一处吉祥宝地，其历史人类学的探源，绝非偶然地又指向了前文已多处涉及的羌人。

追思历史总会让人怦然心动。

历史场景不可能重新再现，但，我们可以猜想：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甚至更早，不知从何而来的原始人便在帕米尔高原漫游、采集、择水草而居，并且已遍及青藏高原，这就是我们的先人先祖，他们是最早的也是最伟大的地理发现者，猎人，牧人，耕者，制陶者，诵经者，布道者，文明之初崎岖小道的先行者，他们是羌人。

最早开发帕米尔的是羌人，最早记载帕米尔的是《穆天子传》，那是公元前10世纪了，周穆王西游至帕米尔慨叹说：“春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清水出泉，温和无风……百兽之所聚也，飞鸟之所栖也……爰有赤豹、白虎、熊黑、豺狼、野马、野牛、山羊、野

豕。爰有白鸛、青雕，执犬羊……”春山，即是葱山、葱岭了。帕米尔最初进入史书《汉书·西域传》时，便以葱岭名之了，以“帕米尔”之称首次出现的是《大唐西域记》，音译为“波继罗”，与“帕米尔”已十分相近了。

很难言说慕士塔格峰在帕米尔高原上的位置，我说的是在高原上生活的人们心中的位置。慕士塔格处于帕米尔高原人畜过往的必经之要塞，山体作金字塔矗立，怀抱美丽的卡拉库力湖，既是王者之相，又有仁者之范。寻根溯源，会有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在古老的传说中相遇，并且困惑：是慕士塔格峰躺在时间的怀抱里呢？还是时间躺在慕士塔格峰的摇篮中？是亘古的沧桑刻画着慕士塔格峰呢？还是慕士塔格峰雕琢了亘古的沧桑？

故事：在很早很早以前，帕米尔高原平坦地舒展，是一个辽阔富饶的牧场，牧场上住着一对柯尔克孜族夫妇，美丽而贤淑的妻子生下两个小女儿之后便离开了人世。老牧人既当爹又当妈，还要照料一群羊，含辛茹苦地抚养着自己的女儿。两个女儿聪明伶俐，如她们的母亲一样爱披一条红色的围巾、穿红色的围裙，行走在雪地上，飘动在白色的羊群中。七月，野花开放时，姐俩把野生的红杜鹃摘下，各人的帽子上插一朵，再把一朵压在一块石头下，说“那是送给妈妈的”，老牧人见了，不禁喜极而泣。姑娘长大了，牧人的担忧却也与日俱增：这是两个长得太美丽却又瘦弱多病的孩子，牧人总是在心里寻思着，吃什么才能让孩子变得体魄健壮呢？牧人一天比一天老，以后谁来照料她们呢？当夜幕降临，老牧人轻轻地走出毡房，跪在星空下祈求天上的神保佑他可爱的女儿，并动情地诉说道：“趁我还没有太老，还可以放羊，还能够走路，还认得雪地里的灵芝和雪莲，神啊，请告诉我，为了我的女儿我还能做些什么？”

这个夜晚,老人梦见有神仙飘进了他的毡房,告诉他:“东方日出之地有一座日月仙山,山有日宫月宫,两宫以瀑布相连,瀑布后是一溶洞,洞中有九九八十一根玉柱,其中的一根玉柱下有一面日月宝镜。取回这面宝镜后,只需让你的女儿在阳光下或月光下照一照,便可以百病皆去,容颜常驻,青春不老。第二天大清早,老牧人告别女儿,要去日



出之东方取一面日月宝镜。牧人走得欣然也疾速。

老牧人一去不归,两个女儿放牧羊群时,总是眼巴巴地望着那一条走向东方的小路,就连老羊和小羊也都朝着东方“咩咩”地叫个不停,除了石头,除了开后又败、败后又开的野花们,那路上没有人影,不知过了多久,两个女儿的眼泪流尽了,头发变白了,她们站着、盼着,她们的身体渐渐地变成了两座秀美的大山,这就是号称“姊妹峰”的公格尔峰与公格尔九别峰。山顶不化的积雪就是她们的白发,山间晶莹的冰川就是她们的泪

水,那些连绵不断地偎依着公格尔和公格尔九别峰矮矮的、温顺的、有着无尽眷恋的雪峰,是她们心爱的绵羊……

花开一枝,话分两头。当老牧人千里跋涉披星戴月取得宝镜,昼夜兼程赶回牧场时,女儿不见了,羊群不见了,从空荡荡的毡房里飘出的女儿身上的气息,还在等着他,然后那气息又牵引着他的目光望去,在两座

雪峰间游移时。老牧人明白了:女儿已经变成了雪山,皎洁、美丽而强壮,可是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呢?为什么不让我再见面呢?老牧人知道,这正是神的旨意,他在心里呼喊着:“女儿啊,我的心肝宝贝啊,让我也永远陪伴你们吧!”老牧人静静地站在“姊妹峰”前,入定,岿然不动,也成了一座雪山,这就是宽厚、

仁慈的慕士塔格峰——帕米尔的冰山之父。

牧人手中的日月宝镜掉下了,掉下便裂开,成了一个湖,纤尘不染的卡拉库力湖。

七月,冰川融水的时候,野杜鹃开放的时候,帕米尔高原砾石满布的地表绿意涌动的时候,慕士塔格峰下所有的牧人都会讲述同一个故事。冰山之父的女儿们的妆季啊,谁没有看到她们散开的发辫比峡谷还绵长,比河水更轻柔?这是她们与石屋、毡房、草甸的一个季节的约会,天、地、神、人共享荣耀的时刻。

关于帕米尔的夏天,柯尔克孜族的民歌

唱道：

一年一度的夏天来到高原，
明媚的阳光驱散春寒，
山冈上风高气爽松涛响，
草地上牧草青青花开满，
沿着祖先走过的小路，
柯尔克孜人赶着羊群进深山，
河滩上搭起白色毡房，
山谷里升起蓝色炊烟。
一年一度的夏天来到高原，
夏牧场上的姑娘更加娇艳，
小伙子把鹰笛吹响，
雪山醉了便淌出清泉。
太阳神照着父亲的山，
转场的路崎岖不平曲曲弯弯，
转来了秋天又到了冬天，
雪花飘飘马奶子酒香甜……

转场是帕米尔牧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岁月的沧桑流变，往复如风。转场其实就是流浪，带着一个家以及羊群流浪，牧场与家园从概念到事实都是重叠的，重叠着简单、艰辛，以及视简单与艰辛为快乐的和谐。

简单到一个毡房就是家。

简单到一块干馕一杯茶就是转场途中的美味佳肴。

羊还有青草吃呐！

人啊人，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就看你怎么理解何为美好生活了。大千世界的人啊大千世界的生活，哪里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可以去量化可以求一体？谁能量化灵魂的直径？心灵的深度？精神的高程？发达的、欢乐的乃至奢靡荒淫的大城市竞相堆砌世界第一高楼时，我在回想中注视着帕米尔任一块砾石，那寂寞地守望姿态让我再一次心惊肉跳。

相比于民歌和情歌而言，帕米尔高原上塔吉克人、柯尔克孜人通常的语言表达、叙述方式要更为简单、朴实。假如你用心去倾

听，便会感觉到他们心灵深处伏藏之深厚与宽广，但也有严寒冻土一般地忧郁。

我在刘湘晨的《太阳部落》中读到了一位塔吉克老人说过的实在简单、对我而言又极具震撼力的几句话：

一千九百二十七年我生了，

一千九百四十五年山上那个石头掉下来了，

一千九百五十八年吃的没有嘛，

一千九百九十六年牦牛都死了，下雪了嘛……

这是何等简练的宏大叙事啊！

浓缩其中的帕米尔的山峰、岩石、风霜、雨雪及其人生的感悟，却只能属于这位塔吉克老人自己，比如笔者只能望文兴叹！我以及所有的读者都要感谢刘湘晨，不是所有去过帕米尔的人都能听见这样的语言，也不是曾经听见了，便为之心动的记录下来，更重要的是刘湘晨用了诗句的排列，使内容和形式以及独特的叙事达致完美。我甚至想，倘有《帕米尔史诗》，老人的这几句话便是最恰当的序言了。

离开帕米尔以后，我总是想着高原上空的那只鹰，从冰山雪峰间掠过，张扬着翅膀，给大块冰雪涂抹着流动的黑色线条。塔吉克人把慕士塔格峰视同“父亲之山”，把冰峰间淌出的河流视作母亲之河，把天上的鹰则当作是自己的魂魄之所在。

对于鹰，我只是敬畏地凝视。我只能说：在帕米尔，我见过鹰。一只鹰的飞临，是可以期待的。在我看来，飞翔的鹰更是一种展示：不是因为飞翔而自由，是因为自由而飞翔。

现在，你看见鹰了吗？

除了把诗和想象托付给翅膀之外，我还能做什么？亲爱的读者，请允许我记下那一则关于鹰笛的传说，然后再由你们去口口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巴依有一对青年男女仆人，男的英俊能干，女的聪明美丽。在年复

一年的放牧生涯中,他们相爱了。巴依知道后怒不可遏:“仆人是干活的,哪能谈情说爱?”这一天的半夜时分,这一对恋人出逃了,他们想走得远远的,走到慕士塔格峰脚下,自己走出一条路,有自己的毡房自己的羊群自己的家。可是,巴依率领着家丁打手追上来了。巴依的一支箭射中了姑娘的肩膀,这时候雪山顶上飞来一只巨大的鹰叼走了姑娘。从此姑娘也变成了一只鹰,在找巴依复仇时受了重伤,即将永别雪山高原时,她留下了遗言,让自己的心上人用她的腿骨做成一只笛子,在他吹响笛子时,她的灵魂就会随着笛声而来……

忽然间我明白了曾使我感动却又百思不得其解的海德格爾的话:从人的口中向着天空开放的花朵。

鹰笛和帕米尔高原上如同大山一般的沉默与肃穆,以及盖孜河的流水声中,我在心里默念着曾经忘却此刻又蓦然浮现的鲁迅先生的话:

无穷的远方,
无数的人们,
都和我有关。

帕米尔高原上众多的河流,没有一条能进入中国大江大河的名录,似乎是名不见经传了。可是就其出身而言,却无不高贵神圣。如塔里木河的源流之一叶尔羌河,发源于乔戈里峰,另一条与叶尔羌河汇流后进入塔里木河的喀什噶尔河,则发源于帕米尔高原之上的冰山雪峰。叶尔羌河与喀什噶尔河水系,分别由提孜那甫河、乌鲁克河、柯克亚河、克孜河、盖孜河、库山河、艾格孜亚河、恰马克河、布谷孜河等分别源出帕米尔及喀喇昆仑山的源流组成,这些大大小小的河流在高山峡谷间时而激流奔突,时而悠哉游哉,散漫、自在、潇洒、倜傥,依山傍谷兀自流去。那古往今来的风云变幻,丝绸之路的兴衰更替,远戍边关的刀光剑影,都不会使之流得

更快或流得更慢,而只是形象地极其平淡无言地启示人间:一切都会过去,一切又都将开始。

塔什库尔干河流经的塔什库尔干河谷,是帕米尔高原东部宽阔而较为平坦的谷地,清冽的河水滋养着麦田与牧场,把石头城、吉勒尕勒驿站、公主堡、古炮台、南瓦根基达坂乃至更苍老的历史以及当今的四季往复、日月更替连成一线,是盛世终会衰落,平淡却能持续的明证。

塔什库尔干河是叶尔羌河的又一支源流,玄奘记为徙多河,也有文献称之为葱岭河。塔什库尔干河流淌近百公里后出峡,连接一处大草甸,至卡拉苏一带。据称,正是在这一片地域,当年长有遍地鲜嫩的野山葱,风尘仆仆的旅人为之雀跃,为这高原之上难得的绿色食品。所以葱岭的名字,今日呼之,犹有葱香飘出。

叶尔羌河所向何方?

每当盛夏来临山洪滚滚之时,叶尔羌河与和田河、阿克苏河不约而同地从帕米尔高原、昆仑山、天山奔流直下,向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腹地一个叫肖夹克的渡口汇合,一条名叫塔里木河的中国最大的内陆河流诞生了。

塔里木河是激情汹涌的河,它要去滋润沙漠。在“死亡之海”中左冲右突,曾经注入罗布泊,孕育了名震世界的古代西域36个绿洲之国,仅干流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今日中国浙江与江苏两省面积的总和。“塔里木河的流域及其源流面积105万平方公里,比黄河流域的面积多30多万平方公里,约有10个浙江省大,相当于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面积的总和。”

曾经为塔里木河未能走出沙漠流归海洋而感叹。

可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原先就是一片烟波浩淼的汪洋古海。在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的作用下,当塔里木盆地周边的山体骤然抬

升,河流发育,盆地的盆底风化剥蚀加剧,风与石头磨砺然后剥落,那磨砺的声音,像塔克拉玛干沙漠那样宽广,不知道是风在磨砺石头还是石头在磨砺风?当我随着塔里木河走向干旱深处,遥想着沧海大漠时,忽然想起:大地沧桑才是集智慧与启示之大成的丰富多彩。比如这塔克拉玛干沙漠,这大沙漠中细小的沙粒,它们中至少有一部分,是从高山险峰上跌落粉碎的,再由风磨砺、揉搓成细小与浑圆,不再棱角高耸,被称为沙的一个颗粒,直径介于0.05毫米到两毫米之间。如此之小的一个沙粒便很难使之消失,就连风的磨砺也是象征性的了:一粒被风刮到1.6公里远处的沙子,失去的重量为千分之一。

这就是高山岩石经过粉碎被磨掉棱角之后的细小与坚韧。

高大的,倾塌了,粉碎了。

细小的,得救了,有福了。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风告诉我:你要面对高大,你要歌颂细小,如塔里木河。

自叶尔羌河源头所在的帕米尔大雪山至肖夹克,塔里木河干流长度为1116公里,从肖夹克至罗布泊为塔里木河干流长1501公里,历史上的塔里木河全长2617公里,现在的实际长度为2137公里。塔克拉玛干沙漠曾经难以想象地吸引并汇集了天山南坡、昆仑北坡的所有水系,汇入塔里木河的河流也曾多达数十条,还有一些则纵横于塔里木盆地的周边,滋润、孕育、化生万物,与汹涌澎湃地涌向大漠深处的塔里木河遥相呼应。

塔里木河怎能不涛声汹涌?

西部夏日的阳光炙烤下,河流生命最为活跃的季节到来了,激情奔放灵感洋溢的塔里木河涛声,在胡杨、红柳、沙枣这些植物生命听来,不也是母亲之河的摇篮曲吗?牧人的羊群以及野鹿、野骆驼和黄羊,都在河畔不期而遇了。这个时候没有争斗没有厮杀,

只是尽情地毫无限制地享用水、享用洪水奔流时的塔里木河水,清香的甘甜,一去往日枯水时的咸苦,味道好极了。被波浪与涛声吓得四下乱窜的是狐狸和野兔,但当它们跃上沙丘以胡杨林为依托回眸一望时,也顿时明白了。但它们仍然不会匆忙地奔下沙丘,加入到畅饮的行列中,胆小与谨慎的本能使这些敏感的小动物更习惯于独往独来,当夕阳西下牧人走了之后,它们会不失时机的出现。那时,剩下的便是戏水的小鸟及塔里木河中的大头鱼。新疆虎还没有绝迹的年代里,踏着涛声的鼓点踽踽独行的那一只虎,会给河边带来一阵喧嚣与混乱,别的动物以最快的速度迅即走避,而新疆虎也不会去追赶、扑杀,对它而言眼下最迫切的是大口饮水而不是大块吃肉。饮完水,它会抬头四顾,一片空旷,不知是失落还是满足,迈着王者的脚步,它走了……

塔里木河至今还是一条野性十足的河流,而《山海经》则干脆称之为“乱河”。“敦薨之水注于幼泽,盖乱河自西南注也。”敦薨之水”指今日之孔雀河水系,“幼泽”又称“盐泽”、“蒲昌海”,即罗布泊。《山海经》简约地以一个“乱”字告诉我们,塔里木河自西南野性十足地闯入罗布泊的动人情景。这个“乱”字又准确地表述了沙漠中河流的形态:它只能是摆动的、放任自流的,因为它无拘无束。河道两旁的流沙怎么能够约束洪水泛滥时的塔里木河?于是便改道、不断地改道,但大体的方向始终不变。古代塔里木河流域的绿洲与城邦之国也随之变迁。在西域,绿洲与家国的兴废,不在乎人而在乎河。就连塔里木河一年一度的泛滥,也同胡杨长出了新叶、沙枣开花一般,成了大地的一个节日,是源自洪荒年代却又生生不息的节律与冲动,是水与大漠万年不变的纵情的约会。期待是美好的,波涛总会如期而至,水是信水,沙如情海。会有淹没也会有新生,淹没是浸淫的

宽阔与深化,胡杨与红柳的根还在而且是湿漉漉的,就会有绿洲,就会有葡萄、郁金香与手抓羊肉,还有石窟、壁画和佛塔,那皇皇钟鼓便传得很远、很远的。

某种意义上说,塔里木河是独一无二的。

塔里木河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千年万载地驰骋奔突,它从世界屋脊上流出又为群山环抱,充满玄机地伏藏于亚洲心腹之地,成为一根流动的血脉。我们已经知道塔里木河所向何方了,可是塔里木河又所为何来呢?塔里木盆地的南缘是青藏高原及阿尔金山,西南是帕米尔高原、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北方则是把新疆一分为二成南疆与北疆的天山。盆地由西南向东倾斜,周遭的大山海拔均在5000至6000米以上,最低处是东边的罗布泊,海拔高为近800米。塔里木盆地的底部是浩瀚无垠的沙漠,在正午的阳光下热得发烫的沙子,似乎随时都会化成火焰。没有一种生命能够在这样火烧一般的灼烤下生存,无论是草木还是动物,这里就成了进得去出不来的“死亡之海”。只有沉寂,干燥与烘热中的沉寂,死亡一般的沉寂,把水分与血液蒸发殆尽,再烤干烤酥骨头的沉寂,还用问塔里木河所为何来吗?

毫无疑问,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先民,是追随塔里木河而来的,一切都只是因为河的呼唤水的吸引啊!远古时代的原始人以及稍后的帕米尔高原的古羌人,沿着叶尔羌河向东北走去,他们只能走到塔里木盆地。面对完全不同于帕米尔的环境,他们肯定大为惊讶,有的退缩了,也有勇者沿河而下,从此便与沙漠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很快发现,在塔里木河流过的河滩边上,有树有草有动物,那些草木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很可能就是胡杨、芦苇、红柳与梭梭了。不得而知的是,这些最早沿着叶尔羌河、塔里木河来到塔里木盆地的人,因为什么离

开了帕米尔高原的河滩谷地?是因为部落之间的战争?还是出于逐水草而居的流浪的天性、发现的冲动?总而言之,他们走来了,而且还将沿着塔里木河走下去,他们将是在沙漠之中因为一条大河的恩典,成为西域文明之初的创造者,他们还是如大漠戈壁一样襟怀坦荡的接纳者。当他们经营绿洲建设城邦,小心翼翼地寻找人类、畜群、家园与沙漠的平衡点,从沿着塔里木河游牧狩猎,到绿洲农耕的变化,很可能是划时代的,塔里木河的清清流水以及一年一度的泛滥,给大漠带来了蓬勃的绿色生机,有了森林草原,有了牛羊成群,有了农田种植。从塔里木河引水灌溉的必然过程,使西域的农田水利以“坎儿井”为代表,达到了令千年之后技术时代的人们仍叹为观止的高度。

重述历史总是过于简单,而且容易断裂,这就需要审视和梳理,从中发现某些端倪以及细密而柔软地蛛丝马迹。不妨说,初创时期的西域文明,也是在为一个伟大时刻的到来做准备,这个时刻就是当丝绸之路开通,世界五大文明即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与华夏文明,在塔里木河流域的不期而遇,从陌生、惊讶到碰撞、接触,乃至交融,使西域文明的辉煌达到极盛,有了西域36个或更多的绿洲之国,以及塔里木河流域的于阗(今和田)、龟兹、楼兰罗布泊三大文化中心,然后徐徐东进,丰富并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化。同样,美轮美奂的玉石、青花、丝绸以及中国四大发明尤其是造纸和印刷术的走向世界,不仅使西方知道了东方自有东方的文明、美丽及神秘,而且推动了世界不同文明的发展进程。

一条塔里木河。

一条丝绸之路,

一次人种与文明的碰撞和交汇。

古称江、河、淮、洛为四渎。《汉书·沟洫志》称：“中国川原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河者，黄河也。清朝王念孙在《读书杂志·汉书二》中考证说，“西汉以前，无谓河为黄河者”，“史表无黄字”。《汉书》成于东汉，黄河一词从此绵延于史书、流淌于子孙的心灵。《汉书》谓：“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爱及留裔。”《左传》襄公八年有：“周诗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这是说黄河在周以前便是多泥沙的河流，浊流汹涌“黄河如带”在封爵之誓中，便是某种巨大的关联国家和权力的象征了。



第十一章

黄河，在大地的背景上流过。

在大地的背景上流过的黄河，浑浊、压抑、狂放而沉重。它很容易使人想起混沌初开、天地玄黄、洪水横流的岁月，那是蛰伏太久、浓缩太久，而生命的创造已经开始的岁月。流动的、咆哮的、有时决溢、有时改道、也有时平静的黄河，给出了浑厚、生动的田野图像：一个古老民族的辉煌的历史时刻，或者是由江河引领的，或者是由波涛推动的。黄河、黄土、黄皮肤，黄河水刻画着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这千沟万壑又爬上了我们先祖的额头，延展出村落、古城、家园、彩陶与玉石上的纹饰、甲骨文、象形字……留下了一处又一处灵光四射的废墟。废墟中堆砌着沉

默无言却又是见证华夏民族历程的文化层，那才是真正的大文化啊，淡泊平静、在暗无天日中沉思默想。让地面上所有的喧嚣、所有的光怪陆离、所有的奢华都变得无足轻重，那在黄土地下埋没的，未必就是最珍贵的；可是对于忘却历史的人来说，却无疑是不肖子孙了。

历史在成为历史之后便不会出场，只是漫不经心地留下一些残缺的、蒙尘的、沟通神人却又是蚀斑累累的信物，在慈祥敦厚、雍容大度的黄河两岸不知哪一个角落的荒野的怀抱中。那是旧石器时代的若干碎片，人称刮削器，当茹毛饮血的年代成为过去，便留下刮削的痕迹让后人去想象。那一只盛



过黄河水的粗陶罐，朴厚而典雅，假如我们回想，会依稀看见火焰与泥土的亲近，但难以深究此种灵感的发生是得之天启？还是纯属偶然？当黄河之水进入第一个陶罐时，黄河不动声色，黄河流动依旧。流动，然后流变，没有发生的将要发生，已经发生的如同没有发生。惊愕属于取水的人，陶罐可以盛水而且不漏水，对于火的崇拜，由此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黄河中汹涌的水，黄河边闪耀的火，上有天，天上是日月星辰风云莫测，下有地，地上是沼泽荒野林莽百兽，这就是黄河牵动的史前大地图像吗？其间是走动的人，惘然地走动的人，惘然是人的天性并且永不泯灭，你是特立独行的，又身处大山大水大野之中怎能不惘然？生命可以如此奇妙地开始，又如此倏忽地结束，又怎么能不惘然、不恐惧呢？但，劳动已经开始了，因为活着为了活下去，狩猎采集刮削打水。那时没有劳心者只有劳力者，以后的一切创造都是

从劳动开始的，但必须依托土地，所以人们才会这样说，劳动是创造之父，土地是创造之母。

惘然是追寻和发现的开始，我们的先祖在乱石中拣拾、打制石器时，发现了石之美者，那就是玉，以及绿松石。这是人类文明史上又一次意味深长的惊讶，因为玉比起别的石头富有光泽、温润而且更加坚硬，先是作为工具，后来琢磨成龙及各种动物像，再后来又成为人的饰物。从玉石开始的美的感觉与惊讶，演化成了玉的琢磨、游丝线条及回纹等纹饰。然后又演化成刻在甲骨上的文字甲骨文，文字在发生之前，先人们便已在玉石上雕刻琢磨了。文字、文化不就是那些线条及纹饰的延伸与组合吗？黄河滋润的河南安阳殷墟，1928年10月，先出土了甲骨文。1976年又从“妇好墓”中发掘玉器755件，玉凤、玉龙、玉虎等均双勾纹饰，精美无比，直至玉飞天、兵马俑与汉唐气魄……所有的

细枝末节都是华夏初祖沿着黄河迁徙、生息、繁衍与创造的明证。你只要沿着黄河溯流而上,面对黄河滚滚波涛慢慢地走,你就能感觉已经逝去岁月的某种气息、蛮荒与火焰、专心致志的琢磨与刻画,还有锦城丝管、长信宫灯,西望长安的诗,侠客手中的剑,不可思议的建筑与能工巧匠和劳役的兵丁士卒……所有这一切,无不发生在黄河流过的地方,由黄河牵动、交融,无论幸运与灾难、欢乐与痛苦、创造与埋没,金戈铁马与铸剑为犁。黄河既是华夏史诗的弹奏者也是见证者,可是黄河除了涛声却不置一词,假如涛声是黄河的言说,黄河又说了些什么呢?

黄河什么也不说,对黄河而言流动才是一切,当流动时便有了一条大河的方向及流程,流动着便是鲜活的。黄河把创造历史的丰功伟绩以及解释历史的纷繁复杂,统统留给人类了。

历史的若干细节记录在粗陶、彩陶、玉器、甲骨和青铜器及随后出现的瓷器上。历史的不少篇什埋没在废墟中,由土地一层一层小心翼翼地包裹着。在更加宽阔的视野中,形象地体现历史并能读出其沧桑的是群山的高峻连绵,大地的深厚宽阔,蓝天的宁静悠远,一条或几条大河的流动不息。人可以遥望,人可以捡拾,人可以沉思,千年万年过去了,人总是高山仰止啊,总是追随流水,在空旷、寂寥的大地的背景上。水的那种太过平常的随意自然的流动,似乎总是某种隐喻:流动是流变的根源,流变是流动的结果,在江河流动的常态中发生的变化,往往与人类祸福相依。

或者可以这样说,没有黄河就没有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丰富性、多样性、深刻性和坚韧性,黄河对于华夏民族的生存及其文化发展的重要性在于:黄河水黄土地是中华大地上生命与文化的最早的摇篮。同时,它还包括了另一种残酷的真实:黄河浩大而散

漫,人类不能不面对洪荒之灾,并从灾难中累积智慧寻找天人合一的和谐之道,否则给了人类以家园的黄河,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人类逐出家园。也因此,黄水浊浪把中国人推到了一个纠缠在民族与历史情感深处的两难表述:当我们感谢黄河时,信誓旦旦地说,黄河是母亲河;当我们言及洪灾时,又众口一词地指责黄河是“害河”。

母亲河能够是“害河”吗?

害河可以成为母亲河吗?

我曾不止一次踏访黄河,只是因为血脉里有一种原始的冲动,想走近黄河,带着崇敬也带着困惑。我是喝长江水听着长江的涛声长大的,我又渴望着哪怕一次在黄河岸边的徘徊,倾听黄河。壶口瀑布震惊我的不是落差之高远,而是浊流的气势,以及原来如此宽阔如今已经干裂的河床。在陕西与山西交界处的黄土高原上,那三株删尽冗繁的枣树下,看黄河平静地东去时,心里却回荡起了壶口的轰然大响,并且与长江的涛声互为呼应。正是中华大地上这一清一浊的两根血脉,才有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的万千气象。在水、气、云、雨的往复循环中,自有长江、黄河之日起,长江里便有黄河了,黄河里就有长江了。

黄河,在大地的背景上流过。

在大地的背景上流过的黄河啊,像一头昂首穹背、腾挪跳跃的雄狮,从冰云霄峻岭横空的青海高原出发,九曲十八弯,但总是向着东方流去。其发源地青海玉树巴颜喀拉山脉各姿各雅山东麓,海拔4800米。各姿各雅,雄伟美丽之意。有几条山沟分别名为各姿各雅贡玛、各姿各雅巴玛、各姿各雅朵玛,山沟里有泉眼,泉眼中涌出的清水,就是黄河的最初水流。各姿各雅的泉水沿着谷地缓缓流淌,汇成小溪、潺潺流去,这里的地貌多红黏土发育,丰水时节呈现为红黄色,藏名称之为卡日曲,即红色的河、红水河之意。卡

日曲由西南向东北流去,沿途吸纳了几十条小溪流,在大约120公里处与约古宗列曲汇合。“约古宗列”是藏语“炒青稞的锅”的意思;曲即是河。因为约古宗列曲的周围是一片盆地。再东流进入星宿海,星宿海是两山夹峙的洼地,比约古宗列曲盆地低200米左右,东西长约30公里,南北几公里至十几公里不等,其间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湖泊水塘,在天高云淡月朗星稀的夜晚,水光闪烁恍若群星,星宿海由此而得名,星宿海是汉语译名,原称则是蒙古语“火敦脑儿”,“火敦”即星宿,“脑儿”为湖海、海子。江河源头那些山川的最初的美妙的名字,是由藏人、蒙古人给出,其逼真形象的命名力是由藏语、蒙古语体现的。流经星宿海的黄河,则又由藏人

最大的两个湖泊,总面积约1100平方公里,位于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境内。两湖水面的海拔高度约为4200米,比《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中认为世界海拔最高的南美洲喀喀湖,高出300多米。置身其间却又并无格外高峻之感,两湖之中波涛不惊,湖面开阔,湖边上相对平坦的草滩,而围绕两湖的丘陵小山又有一段较远的距离。真正的高峰总是由石头堆积,而不是由水堆砌的,是为一叹!

黄河之水从鄂陵湖流出后,折向东南,滔滔滚滚,流至玛多,已经是一派大河景象了,远远望去,你只能发出“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感慨。可是,我们已经知道源区的那些泉眼了,那是黄河的初始流出,还有星宿海、

玛曲、扎陵湖与鄂陵湖,那流出之初是如此细小,那源头之地是如此平静;然后是吸引和接纳汇合成巨川,在曲折与落差中积蓄并且爆发出轰然巨响,流布在中国大陆的三大阶梯上,中国地形的自西向东由高而下,倘不是黄河的流动与滋润,哪会有今天的庄严宏伟、千姿百态、生动鲜活呢?

在最高一级阶梯的青藏高原东北部,有三座自西北向东南的巨大山脉。北为祁连山,是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分界;南是昆仑山支脉巴颜喀拉山,是黄河上游与长江上游通天河的分水岭;阿尼玛卿山横亘两山之间,其海拔6282米的主峰雪岭耸天,是黄河流域的最高峰。黄河流经玛多,绕阿尼玛卿山南麓朝东南而



命名为玛曲即孔雀河,藏谚云:孔雀河上有孔雀,羽毛插在宝瓶中。得到大量水源补充之后,黄河再东流,已变成一条清澈的小河,丰水时河面宽约50米,水深1米至2米,约20公里流程后注入扎陵湖,湖水浅湿生动,平均水深约8米,再进入鄂陵湖水呈青蓝色,典雅庄重,扎陵湖与鄂陵湖是黄河流域

去,穿过 500 公里的高寒山区,为岷山所阻又折向西北流至若尔盖的中心地唐克时,却走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掉过头来由东南流向西北,黄河是想回到它发源的摇篮之地呢,还是另有美意?

若尔盖是默默无闻的,在青藏高原隆起的过程中,它既不是拔挺的高峰,也没有玲珑的冰塔林,它是中国最大的高原泥炭沼泽地。红军右路军在 1935 年的长征中,以不可思议的顽强毅力及牺牲精神,走出若尔盖,走进班佑的藏民毡房和一片柳林时,中国现代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这一段历史,才使若尔盖声名远播,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有名的一处沼泽地。七十年后,当世人的目光再一次聚焦若尔盖时,除了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之外,若尔盖又有了一个新的称谓:若尔盖湿地,黄河与青藏高原共同的神奇创造。若尔盖的东西南北四周分别为岷山、邛崃山、巴颜喀拉山、阿尼玛卿山和西倾山环绕,其东南侧的邛崃山与岷山抬升更为剧烈,形成了岷江、清江、嘉陵江源头的松潘高地,把黄河迎头拦住。黄河回头向西,沿阿尼玛卿山北麓再流入青海省共和盆地,这一大拐弯便是黄河的第一弯。这个弯对黄河来说是受制于地形地理的限制,同时却也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使命:黄河把流出自青藏高原冰川及湖泊的水源,统统揽进了自己的怀抱。

于是,浩浩荡荡的河水直到龙羊峡,重又东流。

可是,在若尔盖眺望时,那黄河第一弯却是温顺平和,甚至带点羞涩,与这一望无际的沼泽湿地草原组合成的和谐氛围,湿漉漉地弥漫着。已经壮大的黄河,还没有“咆哮万里触龙门”的气势,这时候的平缓其实只是积蓄、等待,并非深藏不露,黄河在积蓄能力等待落差,因而你可以任意想象曲折和扭结之后,一旦释放的那种气势那种不可阻挡的力量。

在若尔盖你要慢慢走。

若尔盖的一切都呈现出多样性,从黄河、长江水系的袭夺到旧时河道,从曼扎塘草滩的大野绿茵到牛羊成群,从数以百计的野生动物到世所罕见的珍稀黑颈鹤……这一切告诉我们,黄河从源区、上游开始就是丰富多彩的,黄河之水孕育创造的过程,就是中华大地上堪称经典的文明史诗。

远在几万甚至几十万年前,黄河先于长江接纳了若尔盖湿地的水系。这两条同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大江巨川,至少在若尔盖的分野是不甚明朗的,因为河流袭夺,长江黄河各自的源流互为交叉难分彼此。从地质学来说,无疑因河流袭夺而形成的此种景观,也不妨看作是江河之间的惺惺相惜。河流之间的袭夺实质上听命于自然环境,是自然而然的。河流发育过程中,总是不断把上游侵蚀而下的泥沙向下游搬运,同时河流也不断往源流地区扩展。不同水系之间的分水岭看似固定不变,其实不然,因河床坡度、流量大小、水动力强度的不同,便出现了向源流侵蚀扩展速度更快的河流,迫使分水岭向另一侧的水系挤压后退,并把另一水系的部分河段扩充为自己的一部分。夺取其它水系的河流称为袭夺河,被夺者称为被夺河,被夺河的下游因上游改道而源头被切断,也称断头河,发生河流袭夺之处往往形成突然的拐弯,是为袭夺湾。

大自然中河流之间的袭夺,总的来说是文质彬彬的。假如以人类时间的尺度衡量,其速率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倘以地质年代衡量,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若尔盖,长江是袭夺河,黄河是被夺河。在梭摩河段,原属黄河上游的白河源流被大渡河袭夺后,留下了袭夺湾,北流之河如今南流。毛儿盖的北侧,黄河支流黑河上游的河段被岷江水系袭夺后,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袭夺湾,北流之河如今东流,一些河段因改道而被废弃,原先的河床

砾石依然在,没有流水的“衣被”之后,是裸露的历史河道的见证。也许这一切无非是从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大自然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若儿盖水系袭夺的结果,无疑长江将会取黄河而代之,这是天算。即将开工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要以长江之水补充黄河,这是蓄谋已久、耗资巨大的人算。人算还在争议的时候,在若儿盖,大自然却按照自身的规律正进行着以黄河之水补充长江的北水南调。

若尔盖湿地是生物多样性的典范,它拥有200多种植物,400多种动物,其中国家保护的一二级动物达22种,正是这些或者以若尔盖为生存家园的水草生物,或者迁徙来往的黑颈鹤,共同组成了若尔盖的生命共同体,使之成为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的瞩目之地。

黑颈鹤是若尔盖的光荣与尊贵。

在动物世界中,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最为苛刻的,大约莫过于黑颈鹤了。它不仅需要空气清新水草丰茂,而且还必须远离喧嚣及繁华躁动,因为高贵而孤傲,因为美丽而索

居,它们只能在四川若尔盖、青海隆宝滩、西藏的申扎及贵州草海等地繁衍生息。黑颈鹤是鹤类家族中,与人类相遇最晚者,那是因为凡人类啸聚之处,它一概规避,只是与荒凉偏僻为伴,所以便选择了青藏高原和云贵地区的几处湿地自在生活。第一个在中国发现黑颈鹤的是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1872年,他第一次中亚考察旅行,在青海湖畔,看见了身披白羽、黑颈红顶的野鹤时,便以对珍稀野生动物的热爱及了解,幸运地感觉到自己的名字将与这一种美若天仙的野鹤连在一起。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并第一个取得黑颈鹤标本的人。

每年的3月至4月,春季迁徙开始,黑颈鹤们飞往藏北、新疆南部、四川北部、青海及印度的拉达克等繁殖地。黑颈鹤迁徙时,分批启程井然有序,而其中的繁殖对群体有先行权,因为它们承担着繁衍小生命的重任,这一次迁徙的时间约为15天。若尔盖湿地很可能是迁徙中黑颈鹤的首选之地,近两年到这里的黑颈鹤多达900只左右,其中包括近200繁殖对。若尔盖水清草长花艳,黑

颈鹤在这美丽宁静的湿地中将要度过一段浪漫时光。那里的牧民和鸟类观察者注意到,黑颈鹤的世界既是有序的,也充满了竞争,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天性使然。比如在若尔盖湿地,那些成双成对的繁殖群,会得到位于湿地中央最安全最安静的地域,与此同时在负有繁殖任务的每一对黑颈鹤之



间,通过舞步、鸣叫、攻击开始领域的争夺。而更多非繁殖群的黑颈鹤,则已经被挤到核心区域的外围,或者肩负着护卫繁殖对的任务。

若尔盖牧草金黄秋风乍起时,南去越冬地的迁徙又开始了。这一群黑颈鹤的队伍中有了新丁,也许是为了照顾这些初上蓝天的小鹤,南归之路要风雨兼程飞行40天,个中甘苦,哪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呢?

黄河造就了若尔盖湿地。

黄河要进入峡谷河段了。

黄河东流、东流。

甘肃玛曲以下至宁夏青铜峡,黄河被束缚在峡谷河段中,龙羊峡、刘家峡、黑山峡等20多个峡谷长短不一,有的长达近百公里,最短的仅一公里。峡谷是河流的另一种风景,比降大,多险滩,水流急,有川地。河出青铜峡,豁然开朗,进入宁夏平原与内蒙古河套平原。河道平缓,流速较慢,这一河段的黄河心境平和而放松。西面是贺兰山阻挡大漠,北面有阴山屏障着西伯利亚寒流,早在西汉,这里就修建有灌溉渠道,是黄河上游开发最早的农人家园。黄河水流到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镇时,黄河上游结束了。为了两岸的农田、家园,黄河为此付出的水量仅兰州至河口镇,便高达93亿立方米,尽管如此,这里的人和地还是干旱的,母亲河听到的永远是“渴啊,渴啊”的呼唤。

束与放之间,任重道远的黄河啊!

黄河,在大地的背景上流过。

在大地的背景上流过的黄河啊,当我置身你的上游,在青海的一处荒原上远望,我才真正明白什么是源远流长、深厚朴重。大山连绵,江河奔流,这就是天地造物赋予中华民族的脊梁与血脉,这就是华夏文明几千年中历尽劫难却从未中断的奥妙所在,因有大山水,才有绵延无尽坚忍不拔高低起伏错落有致的大文化。

中国地形第二阶梯以太行山、崤山与熊耳山为界,黄河穿过青藏高原的边缘后,便进入黄土高原,面对着流经黄土高原的浊流汹涌的黄河,有时会生出由衷的感叹:真正的黄河啊!而关于黄土高原,我们现在目睹的、听说的,都是植被稀少、土壤贫瘠的故事,殊不知就是这茫茫无际的黄土高原,催生了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并将其演绎到在相同历史时期举世无比的高度。当远古的风,不知道得自何方神圣的指令,一阵又一阵,一年又一年,摧枯拉朽携带着大量的黄沙从西部卷来,要堆砌一个黄土高原时,那风便在输沙的过程中吹扬拣选了。因而,黄土高原的黄土颗粒相对均匀,多孔隙,渗透性强,植物与农作物的根系很容易生长。地质学家认为,在旧石器时代或者更早,黄土高原有丰富的草本植物,也有稀树森林,黄土中的腐殖层深厚肥美,而黄土的结构也极为疏松。沿着黄河择水草而居的古人类发现黄土高原的时候,一定欣喜若狂。这里气候温暖,塬、梁、峁、沟各种地貌形态,有的避风适合穴居,有的地表平缓,有杂丛生可以采集也可以耕作,沟谷近水,水中有鱼,美味也。那时的生产工具也就是各种形状的石头,刚刚开始以石击石打制一些石针、石镑、石斧之类的器具。打制是辛劳的也是愉快的,从捡拾石器到打制石器,以工具自主创新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了。因为黄土高原土质疏松,简单的石器便可以用来耕作、收获。华夏先民最早从游牧走向农耕转型之地,没有证据说是黄土高原,但,黄土高原肯定是远古中华大地上万众瞩目的这一伟大转型时期的亮点,那时候人们就已经安居乐耕了。

所有这一切历史的辉煌,又怎么离得开黄河呢?

黄土高原不是一个完整的高原,而是由一系列断块山岭连同陷落盆地组成的高地,

海拔在 1000 米至 2000 米之间，虽然不算太高，却也是可以俯瞰华北平原与黄河谷地。从单纯的地形地貌来看，这块高原似乎支离破碎，是地质时期剧烈运动的断块、褶皱及陷落处的互为镶嵌的组合。但厚厚的黄土沉积层，把一切的破碎覆盖、修复并且连接，虽说是高低起伏、沟壑纵横，却又浑然一体，那不是名副其实的黄土高原又是什么呢？高原上黄土的厚度一般在 50 米到 100 米之间，六盘山以东到吕梁山西侧达到 100 米至 200 米，兰州附近有的地区厚达 300 米以上。浩浩无边的黄土高原由区域内的六盘山及子午岭将其分成三个部分，自东向西，分别为山西高原、陕甘黄土高原和陇西高原。以陕甘高原的黄土分布之广、厚度之

世。中更新世的“离石黄土”又称“红色黄土”，是覆盖塬、梁、峁的主体物质。“马兰黄土”位于黄土高原的最上部，颜色灰黄，质地松软，形成时间最晚。是不同地质时期、不同形态的黄土层次分明的层垒叠加，使今日之黄土高原最终形成。中国史书对黄土高原的记载颇多，其中释放出来的信息丰富多彩，如《尚书禹贡》说：“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是对当时雍州今日黄土高原大部之黄土为“上上土”的描述，“上上土”即是最肥美之土。东汉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中记载，汉成帝建始元年四月，“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终日夜下着地者黄土尘也”。寥寥数语，对风向、风力、气象、黄土满天及其飘落的描述，可谓精当。《汉书》及相关类



深、地貌形态多样，而成为中国黄土地理的典型。

黄土自下而上的堆积分为三层，即“午城黄土”、“离石黄土”与“马兰黄土”。“午城黄土”是黄土高原的先驱者，形成于早更新

世的记述，还会使后来的读者、研究者联想顿生：黄土高原的沙尘暴，不是在提醒我们黄土高原的成因吗？沙漠是黄土的制造工场，经过不知多少年的风吹扬沙、层层堆积、成土作用等一系列过程而形成，这是风成

说。还有学者认为,是黄河及它支流的泛滥,使其所携带的岩石风化物质,形成广大的冲积扇并不断淤积,在冲积扇达到一定高度后,河道迁移,淤积处变成黄土;又有新的泛滥新的冲积扇新的黄土,黄土铺张日积月累达至深厚,黄土高原形成,这是水成说。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论述雁荡山“当是为谷中大山冲激,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耳。如大小龙湫、水帘、初月谷之类,皆是水凿之穴”时,笔锋一转至黄土高原,“世间沟壑中水凿之处,皆有植土龛岩,亦此类耳。今成皋、陕西大涧中,立土动近百尺,迥然耸立,亦雁荡具体而微者,但此土彼石耳”。沈括所指的是黄土高原沟壑为大水冲激流水侵蚀所致,这和水成说相近。

黄土高原西起青海日月山,东抵太行山,北至长城,南及秦岭,横跨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和河南七省区,面积41万平方公里。其东缘的太行山是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黄河流域与海河流域的分水岭;南缘的秦岭,是中国亚热带与暖温带的地理分界线;秦岭东延的崤山、熊耳山与伏牛山,又是黄河与长江、淮河流域的分水岭,这一个大高原可以说是气象万千了,黄河滋养了它,它又挟带着黄土高原的大量泥沙,把黄河水变成真正的极浓极浊的黄色,黑头发黄皮肤的华夏子孙,谁不是一见黄河就心惊肉跳呢?

不要说黄河是在无情地剥夺黄土高原,黄河带来的大量泥沙造出的新地,是华北平原的主要组成部分,面积约为25万平方公里,是黄土高原总面积的一半还多。华北平原的富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黄河与黄土高原给予的,华北平原的城与人,可不要忘记了黄土高坡。

黄河、中原、问鼎、逐鹿,殷商以后直到北宋,2500年间,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中心。从西汉到隋唐,11

个朝代建都长安,历时1100年;9个朝代建都洛阳,历时近千年。文学家、史学家与科学家云集黄河之滨、洛水之阳的帝都,那就是堂皇华丽而又深不可测的汉唐气魄,河洛图书。

开封是一个教人忧患顿生的古都,在开封城头望黄河,河悬在天,你也不知道开封城地底下历史上的洪水,在淤泥中埋没了多少历史。它背负着辉煌的另一面,便是洪灾与忧患的影子,一个科技昌明的北宋帝国的消亡,多少让人有点困惑:落后了就要挨打,先进的却也先灭亡了。

黄河,在大地的背景上流过。

在大地的背景上流过的黄河,穿过有林草的山谷,穿过荒漠与黄土高原,穿过喧嚣的城市,穿过家园旷野,穿过寂寞的废墟。正是黄河,让人从头至尾感觉着水的沉重、水的宝贵和水的无可替代。黄河啊,一个伟大族群的摇篮,从80万年前开始,我们的人文初祖就开始在黄河岸边的狩猎与采集,然后是游牧、农耕。与此同时,泛滥的黄河在改变河道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毁灭并创生新的家园之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是由黄河激发的。汹涌而善决、善淤、善徙的黄河,磨砺着中华民族的意志和智慧以及精神,从而使我们坦然地面对水、感觉水、体验水、利用水和治理水,并由此产生了神话、传说、诗歌、哲学和河工水利。

大起大落,大浪淘沙,兴衰衰,泥沙俱下,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语)。正是黄河引领着中华民族,在多灾多难的艰辛跋涉中,创造并坚持了堪称为东方大道的历程和方向。

黄河,母亲河,你的儿子能这样读你吗?

黄河,在大地的背景上流过。

在大地的背景上流过的黄河啊……

责任编辑 任启发